

848
167-5

盧隱創作選目錄

△海濱故人.....	一〇四
△或人的悲哀.....	八一
△淪落.....	一〇四
△麗石的日記.....	一三六
△房東.....	一五三
△現代的犧牲者.....	一六五
△地上的樂園.....	一八一
△歧路.....	二二六
△歸雁.....	二四九
△寄異雲.....	二六一
△給我的小鳥兒們.....	二七〇

盧隱創作選

目錄



3 0526 6983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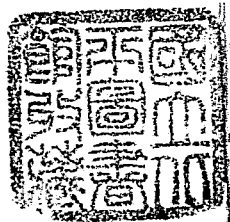
△月下的回憶·····	二八四
△吳國秋思·····	二九〇
雷峯塔下·····	二九四
著作家應有修養·····	二九八
今後婦女的出路·····	三〇五

廬隱創作選

海濱故人

呵！多美麗的圖畫！斜陽紅得像血般，照在碧綠的海波上，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，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，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，五個青年的女郎，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，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；只要早晨披白綃的安琪兒，在天空微笑時，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。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，她們也必定要到。

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，有一個名字叫露沙，她在她們五人裏，是最活潑的一個。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，用雲母石作枕頭，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。她在城裏念書，現在正是暑假期中，約了她的好朋友——玲玉，蓮裳，雲青，宗瑩住在海邊避暑，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。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，露沙是個骨瘦的面龐和體格。但却十分剛強，她們給她的贊語是「短小精悍」，她的脾氣很爽快。但心思



極深，對於世界的謎，鬢已經識破，對人們交接。總是談諧的。玲玉是富於情感，而體格極瘦弱，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。她認定世界的偉大和神祕，只是愛的作用，她喜歡笑，更喜歡哭，她和雲青最要好。雲青是個智理比感情更強的人。有時她不耐煩了，不能十分溫慰玲玉，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。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。蓮裳爲人最週到，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，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，她和雲青很好，宗瑩在她們裏頭，是最嬌豔的一個，她極喜歡豔妝，也喜歡向人誇耀他的美和她的學識，她常常說過分的話。露沙和她很好，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，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，待人很好，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，來附和露沙，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，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，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，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。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，築起高壘來隔絕了。

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。她們五個人又來了，露沙睡在海崖上。宗瑩蹲在她的身旁，蓮裳、玲玉、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，看碧波閃映，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，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。玲玉說：「船來了！」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，

漸漸看見煙筒了，看見船身了，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，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，直到走到極遠才止。她們因又團團坐下，說海上的故事。

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，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，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，有一天因為心裏煩悶極了，不住聲的啼哭，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，也止不住哭聲，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，也是無效。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，被她攪得急起來，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。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，才止住哭聲。

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，多着呢，我都知道。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，露沙生的那天，我媽媽也在那兒。玲玉說你既知道，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？宗瑩看着露沙微笑，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，露沙說：『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，你說說也好，叫我也知道知道。』

於是宗瑩開始說了：『露沙出世的時候，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，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子。當孕着露沙的時候，只盼望是個女兒。這時露沙正好出世。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，十分愛護，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，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，

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，她的外祖母死了。並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，爲了露沙的出世，終沒去成，事後每每思量，嘗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，她便想到母親的死，晶瑩的淚點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。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，把思量母親的熱情，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！

還有不幸的，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，使露沙沒有乳汁喫，稚嫩的哀哭聲，便從此不斷了。有一天夜裏，露沙哭得最凶，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。他母親又急又痛，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，她父親也嘆息道：「這孩子真討厭！明天僱個奶媽，把她打發遠點，免得你這麼受罪！」她母親點點頭，但沒說什麼。

過了幾天，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，那個新奶媽，是鄉下來的，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，兩道細縫的小眼，上唇撇起來，露着牙齦。露沙初次見他，似乎很驚怕，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，後來那奶媽拿了許多糖果和玩物，才勉強把她哄去。但到了夜裏，她依舊要找娘去，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，輕輕拍着，唱催眠歌兒。纔把她哄睡了言。

露沙因爲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，身體十分孱弱，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，她有時哭了，奶媽竟不理她，這時她的小靈魂，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。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。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，並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。這可憐的小生命，更沒有人注意她了。

在那一年的春天，鳥兒全都輕唱着，花兒全都含笑着，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，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，關閉在一間廂房裏。嘗她病勢沈重的時候，她母親絕望了，又恐怕傳染，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，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：「唉！怎變成這樣了！……奶媽！我這里孩子多，不如把他抱到你家裏去治吧！能好再抱回來，不好就算了！」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，嘗時就收拾起來，到第二天早晨，奶媽抱着露沙走了。他母親不免傷心流淚。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，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，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，并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。

奶媽的家，離城有二十里路，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，她的屋子，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，一共四間，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，籬笆外有一道小溪，溪的隔岸，是一片

田地，碧綠的麥秀，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，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，天天都在田地裏工作，家裏有一個紡車，奶媽的大女兒銀姊，天天用牠紡線，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，露沙到了奶媽家裏，病漸漸減輕，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，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，從前那黃瘦的面孔，現在變成紅黑了。

露沙住在奶媽家裏，整整過了半年，她忘了她的父母，以為奶媽便是她的親娘，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妹。朝霞幻成的畫景，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，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，是她的良友，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。

露沙回家的時候，已經四歲了。到六歲的時候，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，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」

宗鑿說到這里止住了。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，雲青忽喊道：「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，太陽已經到了正午，我們回去喫飯吧！」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。

在這一個暑假裏，寂寞的松林，和無言的海流，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，她們對着白浪低吟，對着激潮高歌，對着朝霞微笑，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。不久暑假

將盡了，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，她們黃昏時擎着簫笛等來了。露沙說『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，這海上的風景，只有這一次的賞受了。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……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，但和我們也混熟了，縱晚點回去也不要緊，今天總要盡興才是。』大家都極同意。

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，海水染成紫色，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，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，有時露出兩道紅來，彷彿火神怒睜兩眼，向人間狠視般，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，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，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，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，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。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，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。

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，如柳絲輕舞，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：

『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，

白雲阻其去路。

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；

盧隱創作選

懼頽巖而踟躕。

傷煙波之蕩蕩兮；

伊人何處？

叩海神久不應令；

唯漫歌以代哭！』

接着歌聲，又是一陣簫韻，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，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，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，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，最後音響漸杳，歌聲又起道：

『臨碧海對寒素令。

何煩紆之縈心！

浪滔滔波蕩蕩兮，

傷孤舟之無依！

傷孤舟之無依兮，

愁綿綿而永繫！」

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，沈思無言，便是那作歌的宗鏗，也只有微嘆的餘音，還在空中蕩漾罷了。

二

她們搬進學校了。暑假裏浪漫的生活，只能在夢裏夢見，在回想中想見。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。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，一張長方桌前坐着，擎着一枝筆，癡癡地出神，看見同學走過來時，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，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，手裏正擎着信，含笑的看着，露沙等她走後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，層層地分析，過了半點鐘，便抽去筆套，在一冊小本子上寫道：

「一個很體面的女郎，她時時向人微笑，多美麗呵！只有含露的茶蘼能比擬她。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。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！這時不止像露沙的茶蘼了。并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。又柔媚又艷麗呢！」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。她放下她的小本子，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，她將那個後來的

同學照樣分析起來。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。——大約將近四十歲了——她擎着一堆書，縐着眉走過去。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。不禁長嘆一聲，又舉起筆來寫道：——「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，——她的兒已經十歲——當她擎的先生發的講義——二百餘頁的講義，細細的理解時，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。她那時縐緊眉頭，合上兩眼，在那眼淚把講義溼透，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。」

先生們常說：「她是最可佩服的學生。」我也只得這麼想，不然他那縐緊的眉峯，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：我必定要想到：「人多麼傻呵！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——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，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……」噹噹一陣飯鐘響，她才放下筆，從圖書館出來，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，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，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，叫「著作家」，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。只是微笑說：「算了吧！著作家談何容易？」說完這話，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。

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。她每天除上課之外，便坐在講堂裏，和同學們說：「人生的樂趣，就是情，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，一個叫作蘭馨，一個叫作孤雲，她們兩人

最要好。然而也最愛打架。她們好的時候，手挽着手。頭偃着頭，低低地談笑。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，用什麼樣花邊，或者作一樣的鞋，打一樣的別針，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，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，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，誰到誰家去，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，竟手舞足蹈，合唱起來。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：『你看她們多快樂呵！真是人若沒有感情，就不能生活了。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，要想開美麗的花，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，』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。我們級裏誰最有情，誰有真情，宗瑩笑着答她道：『我看你最多情，——最沒情就是露沙了。她永遠不相信人，我們對她說情，她便要笑我們。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。』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：『真的嗎？……我不相信露沙無情，你看她多喜歡笑，多喜歡哭呀。沒情的人，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。』宗瑩聽了這話，沈思一回，又道：『露沙這人真奇怪呀！……有時候她鬧起來，比誰都活潑，及至靜起來，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。』

她們一天到晚，只要有閑的時候，便如此的談論，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。叫『情迷』。她們也笑納不拒。

雲青整天理講義，記日記。雲青的姊妹最多。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。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，下課的時候，除理講義，抄筆錄，和記日記外，就是作簡章，和寫信。她性情極圓和，無論對於什麼事，都不肯喫虧，而且是出名的拘謹。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，或是愛國運動。她雖熱心幫忙，但叫她出頭露面，她一定不答應。她唯一的推辭只說：『家裏不肯。』同學們能原諒她的。就說她家庭太頑固，她太可憐，不能原諒她，就冷笑着說：『真正是個薛寶釵。』她有時聽見這種的嘲笑，便呆呆坐在那里。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？她便悲抑着說：『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！』露沙早聽慣看慣她這種語調態度，也只冷冷地答道：『何必求人了解？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？』雲青聽了露沙的話，就立刻安適了，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。

蓮裳和他們四人不同級，她學的是音樂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，便是操場上唱歌。她無憂無慮，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，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，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：『哎呀！你們真討厭。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，有什麼用處

呢？來吧！來吧！操場玩去吧！」她跑到操場裏，跳上秋千架，隨風上下翻舞，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，她的目的，只是快樂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，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一處，只有假期中，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。

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，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。到了第三個年頭，學校裏因為愛國運動，常常罷課。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。開學的時候，同學們都來了，只短一個露沙，雲青、玲玉、宗鏗都感十分悵惘，雲青更抑抑不能耐，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：

「露沙：

賜書及宗鏗書，讀悉一是，離愁別恨，思之痛；言之更痛，露沙！千絲萬縷，從何訴說？知惜別之不免。悔歡聚之多事矣！悠悠不決之學潮，至茲告一結束，今日已始行補課，同堂相見，問及露沙，上海去也。局外人已不勝爲吾四人憾，况身受者乎？吾不欲聽其問，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！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，他日共事社會，不難舊雨重逢，再作昔日之遊，話別情，傾積愫，且喜所

期不負，則理想中樂趣，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；又何惜今日之一別，以致永久之樂乎？雲素欲作積極語，以是自慰，亦勉以是爲露沙慰，知露沙離羣之痛，總難超然於心。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，嘗耐味之，榆枘可也。

今日校中之開學式，一種蕭條氣象，令人難受，露沙！所謂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」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，奈何！得暇多來信，餘言續詳，願頌康健！

雲青

雲青寫完信，意緒兀自懶散，在這學潮後，雜亂無章生活裏，只有沈悶煩紆，那守時刻司打鐘的僕人，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，但課堂裏零零落落，只有三四個人上堂。教員走上來，四面找人，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。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，微微點頭。玲玉、宗瑩和雲青三個人，只是在操場裏閒談，這時正是秋涼時候，天空如洗，黃花滿地，西風爽涼。一羣羣雁子都往南飛。更覺生趣索然。她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，已覺前途的可怕，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，玲玉說：「露沙走了，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。只是想到人生聚散，如此易易，太沒意思了，現在我們

都是作學生的時代，肩上沒有重大的責任，尙且要受種種環境支配。將來投身社會，豈不更成了機械嗎？……」雲青說：「人生有限的精力。消磨完了就結束了，看透了到不值得愁前慮後呢？」宗瑩這時正在葡萄架下，看壘壘酸子，忽接言道：「人生都是苦惱，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！」雲青說：「也只有作如此想。」她們說都着覺倦了，因一齊回到講堂去。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，是露沙寄來的，她忙忙撕開念道：——

「人壽究竟有幾何？窮愁潦倒過一生；未免不值得！我已決定日內北上，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，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。」

宗瑩！雲青！玲玉！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——傳我們心弦之音了！

呵！再見！

宗瑩喜歡得跳起來。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，她們并且忙跑去通知蓮裳，預備歡迎露沙。露沙到的那天，她們都到火車站接她。把他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拿回去。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。在公園裏喫過晚飯，便在社稷壇散步，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會叮囑到月望時，兩地看月傳心曲，誰想不到三個月，依舊同地賞月了！在這種極樂的環境

裏，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真活潑的本性了。

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。露莎感觸極深，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：

『我從九歲開始念書，啓蒙的先生是我姑母，我的書房，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。我的書桌是紅漆的，上面只有一個墨盒，一管筆，一本書，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。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，教完之後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，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，念渴了就喝白開水，她走了以後，我把我的書打開。忽聽見院子裏妹妹唱歌。哥哥學貓叫，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裏，從窗眼往外看，妹妹笑，我也由不得要笑，哥哥追貓。我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，我這樣站着兩點鐘也不覺倦，但只聽見姑母的脚步聲，就趕緊爬下來，很規矩的坐在那裏，姑母一進門，正顏厲色的向我道：「過來背書，」我那裏背得出。便認也不會認得。姑母怒極，喝道：「過來！」我不禁哀哀地哭了，她擎着皮鞭抽了幾鞭。然後狠狠的說：「十二點再背不出，不用想吃飯呵」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。但爲要吃午飯，也不能不拚命的念，饒倖背出來了，混了一頓午飯吃。但是念了一年，一本三字經還不會念完。姑母恨極了，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

責罰了一頓，從此不教我念書了。我好像被赦的死囚，高興極了。

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，忽聽見母親叫我說：「露沙！你一天在家裏不念書，竟頑皮，把妹妹都引壞了。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，你若不改，被人趕出來，我就不要你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又怕又傷心，不禁放聲大哭。後來哥哥把我抱上車，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，我才邁進校長室，心裏便狂跳起來。在我的小生命裏，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，高鼻子的外國人，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。我哥哥和她說：「這小孩是我的妹妹，她很頑皮，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。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。」那校長對我看了半天說：「哦！小孩子！你應當聽話，在我的學校裏，要守規矩，不然我這裏有皮鞭，牠能責罰你。」她說着話，把手向牆上一捺。就聽見「瑯瑯！」一陣鈴響，不久走進一個中國女人來，年紀二十八九，這個人比校長溫和得多，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，並不說話，只聽見校長叫他道：「魏教習！這個女孩是到這兒讀書的，你把他帶去安置了吧！」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：「小孩子！跟我來！」我站着不動。兩眼望着我的哥哥，好似求救似的，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，因安慰我說：「你好好

在這里念書，我過幾天來看你」我知道無望了，只得勉強強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。

這學校的學生，都是些鄉下孩子，她們有的穿着打補釘的藍布褂子，有的頭上扎着紅頭繩，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，我心裏又徬徨，又悽楚。在這滿眼生疏的新環境裏，覺得好似不繫之舟，前途命運真不可定呵。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。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，那門便「呀」的一聲開了。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，兩頰嬌紅，眉長入鬢，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的長衫，微笑着對魏教習鞠了躬說：「這就是那新來的小學生嗎？」魏教習點點頭說：「我把她交給你，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，」說完又回頭對我說：「這裏的規矩，小學生初到學校。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，她的名字叫秦美玉，你應當叫她姐姐，好好聽她的話，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。」說完站起身走了。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：「你多大了？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……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，外國人是不容情的，你應當事事小心。」她正說着，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拿進來了。我這時忽覺得詫異，怎麼這屋子裏面沒有牀鋪呵？後來又看她把牆壁上的木門推開了。裏頭放着許多被褥，另外還有一

個牆櫃，便是放衣服的地方，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，都在這木板上睡覺，此外，有一張長方桌子，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，我從來沒看見這種簡陋的生活，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，事事都覺得不慣。并且那些大學生，又都正顏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，我在家從來沒作過，况且年齡又太幼弱，怎麼能作得來。不過又不敢不作，到煩難的時候，只有痛哭，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，有的說「這孩子真沒出息！」有的說：「管管她就好了。」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，真使我又羞又急，後來還是秦美玉有些不過意，撫着我的頭說：「好孩子！別想家，跟我玩去。」我擦乾了眼淚，跟她走出來，院子裏有秋千架，有蕩木，許多學生在那里玩耍，其中有一個學生，和我差不多大，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，對我含笑的望，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同学不同，很和氣可近的，我不知不覺和她熟識了，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，走到後院來，那里有一棵白楊樹，底下放着一塊擣衣石，我們並肩坐在那里，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，柔媚的晚霞，綴成慢天紅罩，金光閃射，正映在我們兩人的頭上，她忽然問我道：「你會唱聖詩嗎？」我搖頭說「不會，」她低頭沈思半晌說：「我會唱好幾首，我教你一

「首好不好？」我點頭：「好！」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，歌詞我已記不得了。只是那爽脆的聲韻，恰似嬌鶯低吟，春燕輕歌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，我們正在玩得有味，忽聽一陣鈴響，她告訴我吃晚飯了。我們依着次序，走進膳堂，那膳堂在地窖裏，很大的一間房子，兩旁都開着窗戶，從窗戶外望，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，迎着殘陽，真覺爽心動目。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桌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凳，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，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，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，每兩人共喫一碗，在桌子東頭，放着一菠蘿棒子面的窩窩頭，黃騰騰好似金子的顏色，這又是我從來沒喫過的，秦美玉替我拏了兩塊放在面前。我拏起來咬了一口，有點甜味，但是嚼在嘴裏，粗糙非常，至於那碗茄子，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，又澀又苦。想來既沒有油，鹽又放多了，我肚子其實很餓，但我拿起筷子勉強吃了兩口，實在嚥不下，心裏一急，那眼淚點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，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，有的誹笑我，有的談論我，我彷彿聽見她們說：「小姐的派頭倒十足，但爲什麼不吃小廚房的飯呢？」我那時不知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第的，有錢的吃小廚房飯，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，我

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們說什麼，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，直等大家都喫完，才一齊散了出來。我自從這一頓飯後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，這一夜翻來覆去，無論如何睡不着，看那清碧的月光，從樹杪上移到我房子的窗櫺上，又移到我的枕上，直至月光充滿了全屋，我還不會入夢，只聽見那四個同學呼聲雷動，更感焦燥，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。直到天快亮，我才迷迷糊糊忽睡了一覺。

第二天的飯菜，依舊是不能下箸。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，到喫飯的時候，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，撥了一半給我，我才得喫了一頓飽飯，這種苦楚直挨了兩個星期，才略覺習慣些，我因為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。因此更加親熱，直到光復要一年，我家裏搬到天津去，我才離開這學校，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。到光復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，我的小朋友十二歲，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，後來她因為想學醫到別處去，我們五六年不見，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，我們因又得歡聚，不過現在她又走了——聽說她和人結婚——很不得志，得了肺病，將來能否再見，就說不定了。」

『你們說人生聚散有一定嗎？』露沙說完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，這時公園遊人已

漸漸散盡，大家都有倦意。因趁着光慢慢步出園來，一同僱車回學校去。

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，宗瑩和雲青，玲玉，都覺格外高興，這時候她們下課後，工作的時候很少，總是四個人拉着手，在芳草地上，輕歌快談。說到快意時，便哈哈大笑，說到淒楚時便長呼短嘆，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，什麼是人生！什麼是究竟！不過嘴裏說說，真的苦趣還一點沒嘗到呢！

三

光陰快極了，不覺又過了半年，不解事的露沙、玲玉、雲青、宗瑩、蓮裳，不幸二連三都捲入愁海了。

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，當她幼年時飽受冷刻環境的薰染，養成孤僻倔強的脾氣，而她天性又極富的感情，所以她竟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。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。天上飄着鵝毛片般的白雪，空中風聲凜冽，她奔波道途，一心只顧怎麼開會，怎麼發宣言，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，討論這一項，解決那一層，她初不會預料到這一點的因，而生出絕大的果來。

梓青是個沈默孤高的青年，他的議論最澈底，在會議的席上，他不大喜歡說話，但他論文極多，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，在心流的溝裏，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，因此不斷的通信，從泛泛的交誼，變為同道的深契，這時露沙的生趣勃勃，把從前的冷淡態度，融化許多，她每天除上課外，便是到圖書館看書，看到有心得，她或者作短文，和梓青討論，或者寫信去探梓青的見解，在這個時期裏，她的思想最有進步，并且她又開始研究哲學，把從前懵懵懂懂的態度都改了。

有一天正上哲學課，她擎着一枝鉛筆記先生口述的話，那時先生正講人生觀的問題，中間有一句說：『人生到底作什麼？』她聽了這話，忽然思潮激湧，停了手裏的筆，更聽不見先生繼續講些什麼？只怔怔的盤算，『人生到底作什麼？……：……牽來牽去，忽想到變愛的話問題上去？——青年男女，好像是一朵苞含未放的玫瑰花，美麗的顏色以安慰自己，誘惑別人，芬芳的氣息，足以滿足自己，迷戀別人。但是等到花殘了，葉枯了，人家棄置，自己憎厭，花木不能躲時間空間的支配，人類也是如此，那末人生到底作什麼？……其實又有什麼可作？戀愛不也是一樣嗎？青春時互相愛戀，

愛戀以後怎麼樣？……不是和演劇般，到結局無論悲喜，總是空的呵！并且愛戀的花。常常襯着苦惱的葉子，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，清淨一輩子呢？……」她越想越玄，後來弄得不得主意，喫飯也不正經喫，有時只端着飯碗擎着筷子出神，睡覺也不正經睡，半夜三更坐了起來發怔，甚至於痛哭了。

這一天下午，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，忽然梓青來了一封信，裏頭有幾句話說：「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單調了！……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潤澤，在我空漠的心田，開朵燦爛的花呢？……恐怕只有膜拜「愛神」，「求她的憐憫了！」這話和她的思想，正犯了衝突。交戰了一天，仍無結果，到了這一天夜裏，她勉強強寫了梓青的回信，那話處處露着徬徨矛盾的痕跡，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，自己覺得不妥，因又撕了，結果只寫幾個字道：『來信收到了，人生不過爾爾，苦也罷，樂也罷，幾十年全都宗了，管他呢！且隨遇而安罷！』」

活潑潑地露沙，從此憔悴了！消沈了！對於人間時而信，時而疑，神經越加敏銳，閒步到中央公園，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，她便想到，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，

一樣的愚鈍，人生到底作什麼？聽見鸚鵡叫，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，刻板日說那幾句話。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，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——死——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，悲霧迷漫，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，弄得精神衰頹。

露沙的命運是如此。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，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，她目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，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——綠山碧水，——的所在，招募些鄉村的孩子，好好的培植她們，完成甜美的果樹，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，每每表示反對。

這天下午她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下閒談，同級張君，擎了一封信來，遞給露沙，他們都圍攏來問『這是誰的信，我們看得嗎？』露沙說『這是蔚然的信，有什麼看不得的。她說着因把信撕開，抽出來念道：——

『露沙君；

不見數月了！我近來很忙。沒有寫信給你，抱歉得很！你近狀如何？念書有得嗎？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，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，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，

好像黑夜中，獨架扁舟，漂泊於四無涯際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，徬徨到底點了呵！日前所云事，會否進行，有效否，極盼望早得結果，慰我不定的心。別的再談。

蔚然

宗瑩說，『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？……他真有趣，抱着一大細講義，睡在椅子上看，……他託你什麼事？……露沙！』

露沙沈吟不語，宗瑩又近問了一句，露沙說，『不相干的事，我們說我們的吧！時候不早，我們也得看點書纔對。』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唧唧囔囔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，宗瑩招呼了她們，一齊來到講堂。玲玉到圖書找書預備作論文，她本要雲青陪她去，被露沙攔住說：『宗瑩也要找書，你們倆何不同去。』玲玉才捨了雲青，和宗瑩去了。

露沙叫雲青道：『你來！我有話和你講。』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，她們就在柳陰下，一張凳子上坐下了。露沙說：『蔚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？』雲青懷疑着道：『什麼怎麼樣？我不懂你的意思？』露沙說：『其實也沒有什麼？……我說了想你也不至於

惱我吧？」雲青說：「什麼事？你快說就是了。」露沙說。「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，你猜爲什麼？……就是精神無處寄託，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安慰他靈魂的枯寂！他對於你十分信任，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，要我先容，我怕碰釘子，直到如今不會說過，今天他又來信，苦苦追問，我才說了，我想他的人格，你總信得過，作個朋友，當然不是大問題是不是？」雲青聽了這話，一時沒說什麼，沈思了半天說：「朋友原來不成問題，……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？等我回去問問再說吧！」……露沙想了想答道：「也好吧！但希望快點！」她們談到這里，聽見玲玉在講堂叫她們，便不再往下說，就回到講堂去。

露沙幫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，混了些時，玲玉和宗鑒都伏案作文章，雲青拿着一本唐詩，怔怔凝思，露沙又着手站在玻璃窗口，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，心裏只覺悶悶地，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，書也懶看，字也懶寫。孤雲正從外頭進來，撫着露沙的肩說：「怎麼又犯了毛病啦！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！」露沙滿腔煩悶悲涼，經她一語道破，更禁不住，爽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，玲玉，宗鑒和雲青都急忙圍攏

來，安慰她，玲玉再三問她爲什麼難受，她只是搖頭，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，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沉悶無言，各人歎息各人的，這種的情形，絕不是頭一次了。

冬天到了，操場裏和校園中沒有她們四人的影子了，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，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，她們不能談心，講堂人又太多，到不得已時，她們就躲在櫛沐室裏，那裏有頂大的洋爐子，他們圍爐而談，毫無妨礙。

最近兩個星期，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，很覺懷疑。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。喜歡談的，現在却不然了，鎮日坐在講堂，手裏擎着筆在一張破紙上，畫來畫去，有時忽而玲玉說：『作人真苦呵！』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，絕對不是無因，這一天的第二課正好教員請假，露沙因約了宗瑩到櫛沐室談心，露沙說：『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嗎？』她沉吟了半天說：『你怎麼知道？』露沙說：『自然知道，……你自己不覺得，其實誠於中形於外，無論誰都瞞不了呢！』宗瑩低頭無言，過了些時，她才對露沙說：『我告訴你，但請你守秘密。』露沙說：『那好啦，你說吧！』

『我前幾個星期回家，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，要向我求婚，據父親和母親的意

思，都很歡喜他，他的相貌很漂亮，學問也很好，但只一件他是個官僚，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，和官僚結婚多討厭呵！而且他的交際極廣，難保沒有不規則的行動，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，我父親似乎很生氣，他說：「現在的女孩子，眼裏那有父母呵，好吧！我也不能強壓你，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，我作父親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，你若自己錯過了，那就不能怨人，……」據我看那個青年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……」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真覺難堪，我當時一夜不會合眼，我心裏只恨爲什麼這麼倒霉？若果始終要爲父母犧牲。我何必念書晉學校。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，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，看看不相干的閒書，作兩首調調的詩，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，三從四德的觀念，那末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自然遵守，也沒有什麼苦惱了！現在既然晉了學校，有了智識，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，怎麼辦得到！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，其奈良心上過不去，你說難不難？……」宗瑩說到傷心時，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，露沙到弄得沒有主意了，只得想法安慰她說：「你不用着急，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，她絕不忍十分難爲你

.....」

宗瑩垂淚說：「爲難的事還多呢？豈止這一件。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？」
 露沙詫異道：「師旭！是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？」宗瑩道：「是的」……「他頭一封
 信怎麼寫的？」露沙如此的問，宗瑩道：「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，叫我一定須答
 覆，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，這是使我不回信的原因。」露沙聽完，
 點頭嘆道：「現在的社交，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，那招牌實在是堂皇得很，等
 你真真和他討論學問時，他便再進一層，和你討論人生問題，從人生問題裏便渲染上
 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，打動了你，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。……簡直是作
 戲，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，不然豈不味同嚼蠟！」宗瑩說：「什麼事不是如此？
 ……作人只得模糊些罷了。」

她們正談着，玲玉來了，她對她們作出嬌癡的樣子來，似笑似惱的說。「啊啲！
 兩個人像煞有介事，……也不理人家，」說着歪着頭看她們笑，宗瑩說：「來！來！
 ……我頂愛你！」一壁說，一壁走，過來拉着她的手，她就坐在宗瑩的旁邊，將頭靠

在她的胸前說：『你真愛我嗎？……真的嗎？』……『怎麼不真！』宗鑿應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。露沙冷冷地笑道：『果然名不虛傳，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！』玲玉插嘴道：『噫！世界上你頂沒有愛，一點都不愛人家。』露沙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：『自愛還來不及，說得愛人家嗎？』玲玉有些惱了。兩頰緋紅說：『露沙頂忍心，我要哭了！我要哭了！』說着嘗真眼圈紅了，露沙說：『得啦！得啦！和你鬧着玩呵！……我縱無情，但對於你總是愛的，好不好？』玲玉雖是哈哈地笑，眼淚卻隨着笑聲滾了下來。正好雲青找到她們處來，玲玉不容她開口，拉着她就走說：『走吧！走吧！露沙一點不愛人家，還是你好，你永永愛我！』雲青只遲疑的說：『走嗎？……真是的！』又回頭對我們笑道：『這是怎麼回事？……你們不走嗎？……』宗鑿說：『你先走好了，我們等等就來。』玲玉走後。宗鑿說：『玲玉真多情，……我那親戚若果能娶她，真是福氣！』露沙道：『真的！你那親戚現在怎麼樣？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？』宗鑿說：『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，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，大約很有希望吧！』『哦！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會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，有這事嗎？』露沙又

接着問，宗鑒歎道：『可不是嗎？現在正在離婚，那邊執意不肯，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！』露沙說：『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，……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，到是個大問題呢？……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，到底也不知什麼結果？』宗鑒道：『慢慢地再說吧！現在已經下堂了。底下一課文學史，我們去聽聽吧！』她們就走向講堂去。

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。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，一天一天消失。感情的花，已如荼如火的開着，燦爛溫馨的色香，使她們迷戀，使他們嘗到甜蜜的愛的滋味，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。

這一年暑假，露沙回到上海去，玲玉回到蘇州去，雲青和宗鑒仍留在北京，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，約齊了住在學校裏，把兩張木牀合弄起來，預備四個人聯牀談心，在傍晚的時候，她們在殘陽的餘輝下，唱着離別的歌兒道：

『潭水桃花，故人千里，

離歧默默情深戀，

兩地思量共此心！

何時重與聯襟？

願化春波送君來去，

天涯海角相尋。」

歌調蒼涼，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，直至無聲，露沙嘆道：「十年讀書，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，究竟知識誤我？我誤知識？」雲青道：「豈是無聊！記得我小的時候，看見別人讀書，十分羨慕，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識，不知怎樣的快樂，若果知道越有知識，越與世不相容，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。」宗登說：「誰說不是呢？就整我個人的生活說吧！我幼年的時候，沒有兄弟姊妹，父母十分溺愛，也不許進學校，只請了一位老學究，教我讀毛詩左傳，閒時學作幾首詩。一天也不出門，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，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，沒有一點別的思想，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不可惜，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，其實我自己到一點不覺得。後來我有一個親戚，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，及各種常識給我聽，不覺不知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，從此覺得自己

的生活，樣樣不對不舒服，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晉學校，晉了學校，人生觀完全變了。不容於親戚，不容於父母，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，什麼悲愁，什麼無聊，逐件發明了。……豈不是知識誤我嗎？」她們三人的談話，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，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，一語不發，雲青無意中瞥見。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，拊在她的肩頭說：『你怎樣了？……有什麼不舒服嗎？』玲玉仍是默默無言，搖搖頭回過臉去，那眼淚便撲朔朔滾了下來，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，拉着她到櫥沐室裏，替她拭乾了淚痕，談些談諧的話，才漸漸恢復了原狀。

到了晚上，她們四人睡在牀上，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，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了。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，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，當火車頭轉動時，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，露沙生性古怪，她遇到傷心的時候，總是先笑，笑夠了，事情過了，她又慢慢回想着獨自垂淚，宗瑩雖喜言情，但她却不好哭，雲青對於什麼事，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，這時對着漸去漸遠的露沙玲玉，只是怔怔呆望，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，這影子都不見了，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。

在這分別的期中，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：

「雲青：

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；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，無論怎樣聰明，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，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，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——海邊修一座精緻的屋子，我和宗鑿開了對海的窗戶，寫偉大的作品；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裏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，晚上回來，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喫飯，談故事，多少快樂——但是我恐怕這話，永久是理想的呵！你知道宗鑿已深陷於愛情的漩渦裏，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。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，至於我們呢？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，我到上海後，見過他幾次，覺得比從前沉悶多了。每每仰天長嘆，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。我屢次問他，雖不會明說什麼，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。雲青！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？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，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到的觀察，對於蔚然的誠摯，能始終不為所動嗎？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會表示相信，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，豈另有苦衷嗎？……

按說我的爲人，在學校裏，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，其實人間的蟲子，要想作太上的忘情，只是矯情肥了！不過的人喜歡用情——卽世上所謂的多情——有的不喜歡用情，一旦若是用了，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？我相信你不是無情，只是深情，你說是不是？

你前封信會問梓青的事，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，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。外來的桎梏，正必能防範得住呢？以後的結果，實不可預料，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罷了。

『露沙』

雲青接到這封信，受了極大的刺激，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，仍不能決定，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，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，雲青答道：『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，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，至於蔚然的人格，我始終信仰，不過我向來理智強於感情，這事的結果，若是很順當的，那末到也沒什麼，若果我父母以爲不當……或者親戚們有閒話，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，報答她的情義，叫我勉強屈就是作不到的。』

宗鑒聽完這話，沉思些時說：『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，叫她託人對你父母提出，豈不妥當嗎？』雲青懶懶道：『大約也只有這麼辦了，……
噯！真無聊……』她們商量妥當，宗鑒也就回去了。

傍晚的時候，蘭馨來找雲青，談話之間，便提到露沙，蘭馨說：『我前幾天聽見入說，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，但梓青已經結婚了，這事將來怎麼辦呢？』

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，啟了半天說：『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！……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！』

『噯！你也不要說這話，……固然露沙是極明白，不至於上當，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強迫的，本沒有愛情可言，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，按真理說並不算大不道，不過社會上一般人；未免要說閒話罷了。……露沙最近有信嗎？』

『有信，對於這事，她也會說過，但她的主張，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？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，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，也總得相當的機會。』

『其實她近年來，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，還是不結婚好，不然埋沒了未免

可惜……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！」

她們正談着，一陣電話鈴響，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，因打斷了她們的話頭，蘭馨接了電話。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，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。

雲青等她走後，便獨自坐在廊子底下，默默沈思：「覺得人生真是有限，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，也不能自拔？宗鏗更不用說了……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因物！」雲青正在還想的時候，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，雲青因急急迴避了，到屋裏看了幾頁書，倦上來就收拾睡下。

第二天早晨。雲青才起來，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，她走進父親的書房，只見她父親皺着眉道：「你認得趙蔚然嗎？」雲青聽了這話，頓時心跳血漲，嚶嚶半天說：「聽見過這人的名字，」她父親點頭道：「昨天伊秋先生來，還提起他，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，而且相貌也不魁武，」一壁說着，一壁看着雲青，雲青只是低頭無言，後來她父親又道：「我對你的希望很大，你應當努力預備些英文，將來有機會，到外國走走才是。」說到這里，才慢慢站起來走了。

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，覺有無限悵惘的情緒，縈繞心田，因到書案前，申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：

「露沙：

前信甫發，接書一慰，因連日心緒無聊，未能即覆，抱歉之至！來書以處世多磨，苦海無涯爲言，知露沙感喟之深，子固生性豪爽者，讀到「雄心壯志早隨流水去。」之句，令人不忍爲設地深思也。「不享物質之幸福，亦不願受物質之支配。」誠然！但求精神之愉快，閉門讀書，固亦露唯一之希望，然豈易言乎？

宗鑒與師旭定婚有期矣，聞宗鑒因此事，與家庭衝突，會陪却不少眼淚。究竟何苦來？所謂「有情人都成眷屬」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，百年容易，眼見白髮蕭蕭，荒塚纍纍，誰能逃此大限？此誠「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。」渠結婚佳期聞在中秋，未知確否，杲確，則一時之興尙望露沙能北來，共與其感，未知如願否？

玲玉事仍未能解決，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，可憐！有限之精神，怎經如許

消磨，玲玉爲此事殊苦，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！嗟！嗟！造化弄人！

最後一段，欲不言而不得不言，此卽蔚然之事，雲自幼卽受禮教之薰染。及長已成習慣，縱新文化之狂浪，汨沒吾頂，亦難洗前此之遺毒，况父母對雲又非惡意，雲又安忍與抗乎？乃近聞外來傳言，又多誤會，以爲家庭強制，實則雲之自身願爲家庭犧牲，何能委責家庭，願露沙有以正之！至於蔚然處，亦望露沙隨時開導，雲誠不願陷人滋深，且願終始以友誼相重，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，否則只得從此休矣！

思緒不寧，言失其序，不幸！不幸！不知無常之天道，伊於胡底也，此祝健康！

雲青

雲青寫完信後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們談話去了。

四

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後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，仍是相見苦稀，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，就是獨坐書齋，看書念詩，這一天十時左右，郵差送信來，一共有五六

封，有一封是梓青的信，內中道：——

『露沙吾友：

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！我到家以來，只覺無聊，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時。我到學校去找你，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，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，現在并此而不能，悵惘何極！

上次你的信說，有時想到將來離開了學校生活，而踏進惡濁的社會生活，不禁萬事灰心，我現雖未出校，已無事不灰心了！平時有說有笑，只是把灰心的事擱起，什麼讀書，什麼事業，祇是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遣，何嘗有真樂趣！——我心的苦，知者無人——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，免得他們更和我格格不入了。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，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！這是我最高興的事，唉！露沙！這的是我們一線的生機！有無上的價值！

說到「人生不幸，」我是以為然而不敢深思的，我們所理想的生活，并不是烏托邦，不可能的生活，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；若使我們能夠到應得的生活，雖

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，聊且滿意，於不幸的人生中，我們也就勉強自足了！露沙我連這一層都不敢想到，更何敢提及根本的「人生不幸！」

你近來身體怎樣，務望自重，有工夫多來信吧！此祝

快樂！

梓青書

露沙接到信後，只感到萬種淒傷，把那信翻來覆去，看了無數遍，直到能背誦了，她還是不忍收起——這實在是她的常態，她生平喜思量，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，總是這種情形——她悶悶不語，最後竟滴下淚來，本想即刻寫回信，恰巧蔚然來找，露沙才勉強拭乾眼淚，出來相見。

這時已是黃昏了，西方的豔陽餘輝。正射在玻璃窗上，由玻璃窗反折過來，正照在蔚然的臉上，微紅而黑的兩頰邊，似有淚痕，露沙很奇異的問道：「現在怎麼樣？」蔚然悽然說：「不知道爲什麼？這幾天心緒惡劣，想到西湖，或蘇州跑一趟，又苦於走不開，人生真是乾燥極了！」露沙只嘆了一聲，彼此緘默約有五分鐘，蔚然才問露沙道：「雲青有信嗎？……我寫了三封去，她都沒有回我，不知道怎樣，你苦寫信

時，替我問問吧！」露沙說：「雲青前幾天有信來，她會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，她恐怕終久叫你失望……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慎重，很可佩服，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！……你對她到底怎樣呢？」蔚然道：「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，不過這事也并非不是勉強得來的，她若不肯，當然作罷，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，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」露沙說：「是呀！這話我也和她談過，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，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，便是書信也擬暫時隔絕，等到你婚事已定後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……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。她對於你絕非無情，不過她爲了父母的意見，寧可犧牲她的一生幸福……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青、玲玉、宗瑩、蓮裳，我們五個人，在天津住着，有一天夜裏，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廝併，紅浪碧波，掩映鬪媚，那時候我們坐在日本的神壇的草地上，密談衷心，也會提起這話，雲青會說對於你無論如何，終覺抱歉，因爲她固執的緣故，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，……但是她也絕非木石，所以如此的原因，不願受人訾議罷了。後來玲玉就說：這也沒有什麼訾議，現在比不得從前，婚姻自由本是正理，有什麼忌諱呢？」雲青當時似乎很受了感動，就道：「好吧！我現在也

不多管了。叫他去進行，能成也罷，不成也罷！我只能順事之自然，至於最後的奮鬥，我沒有如此大魄力——而且鬧起來，與家庭及個人都覺得說來不好聽……」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，但她的態度可算得很明瞭。我想你如果決心非她不可，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。」蔚然點頭道：「暫且不提好了。」

蔚然走後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，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吳淞去接劍卿去，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，晚飯後閒談些時，便睡下了，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，悄悄下了牀，梳好了頭。這時露沙也起來了，她們都收拾好了，已經到六點半，因乘車到火車站，距開車才有十分鐘，忙忙買了車票，幸喜車上還有坐位，玲玉臉向車窗坐着，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，嬌美無比，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雙脣，好像濃綠叢中的紫羅蘭，露沙對她怔怔望着。好像在那過猜謎是的。玲玉回頭問道：「你想什麼？你這種神情，襯着一身雪般的羅衣，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！」露沙笑道：「算了吧！知道你今天與頭十足，何必打趣我呢？」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。仍回頭去，佯爲不理。

半點鐘過去了，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。她們下了車，到泊船碼頭打聽，那隻美國來的船，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。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，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。海濤怒嘯，綠浪澎湃，但四面寂寥。除了草底的鳴蛋，抑抑悲歌外，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。

兩點多鐘以後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。只見許多接客的人，已擠滿了，再往海面一看，遠遠的一隻海船，開着慢車冉冉而來，玲玉叫道：『船到了！船到了！』她們往前擠了半天，才站了一個地位，又等半天，那船才攏了岸。鼓堂的歡聲，和呼喚的笑聲，立刻充溢空際。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，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，十分徬徨。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，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，急急下船來，玲玉走向前去。輕輕叫道：『陳先生！』劍卿忙放下提包，握着玲玉的手道：『哦！玲玉！我真快活極了！你幾時來的？那一位是你朋友嗎？……』玲玉說『是的！讓我給你介紹介紹。』因回過頭對我道：『這位是陳劍卿先生。』又向陳先生道：『這位是露沙女士』彼此相見過。便到火車站上等車。玲玉問道：『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？』劍卿道：『已都託付一個朋友

了，我們便可一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？」玲玉默默無言，低頭含笑，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。露沙只聽劍卿講述歐美的風俗人情。不久到了上海，露沙託故走了，玲玉和劍卿到半淞園去，到了晚上，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。

過了幾天，玲玉寄來一封信，邀露沙北上，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，風涼露冷，黃花遍地，她們乘八月初三車北上。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，這次劍卿向她求婚，已經不能再堅執了。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，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？玲玉說：「據劍卿說，已不成問題，因為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允他。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爲難，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，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強，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。……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了！」露沙沈吟道：「你到沒什麼對不住她。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？」玲玉道：「因為他們定婚的時候，並不是直接的，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，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，後來被劍卿知道了，當時氣得要死，立刻寫信回來，要求家裏替他離婚，而他的家庭很頑固，去信責備了他一頓，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，只有自己出馬。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

子，陳說利害。那個女子到也明白，很爽快就答應了他，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，意思是說，婚姻大事，本應由兩個男女，自己作主，父母所不能強逼，現在劍卿既覺得和她不對，當然由他離異，等語，不過她的家人，十分不快，一定不肯把訂婚的憑證退還，所以前此劍卿向我求婚，我都不肯答應。……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，我真無法了，只得答應了他。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，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。露沙點頭道：『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，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？』

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，就在中學裏擔任些鐘點，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。雲青、宗瑩、露沙、玲玉都在北京，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。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，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，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，她們因約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。

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，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，他都覺得很快活，結婚這一天，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，披着秋天白雲網成的軟綃，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，低眉凝容，站在禮堂的中間。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，只有玲

玉、宗鑿、雲青、露沙四個人，站在蓬裳的身傍，默默無言。彷彿蓬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，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，從此以後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！海濱的聯袂倩影，現在已少了一個。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。她們越思量越傷心，露沙更覺不能支持，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。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，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，她兀自淚痕不乾，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。

從天津回來以後，露沙的態度，更見消沈了。終日悶悶不語，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，露沙只是搖頭拒絕。人們每提到宗鑿，她便淚盈眼簾，悽楚萬狀！有一天晚上，月色如水，幽景絕勝。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，她勉強打起精神，坐了車子，不到一刻鐘就到了。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，露沙因也上了山，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，雲青說：「今夜月色真好，本打算約玲玉宗鑿我們四個人，清談竟夜，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絆住了不能來——想想朋友真沒交頭，起初情感濃摯，真是相依爲命，到了結果，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，回想往事，只恨多餘！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。我真是太相信人了！」露沙說：「世界上的

事情，本來不過爾爾，相信人，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，就是不相信人，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？總而言之，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，終是不可靠的，我們還是早些覺悟，求慰於自己吧！」露沙說完不禁心酸，對月恆，雲青也覺得十分悽楚。歇了半天，才嘆道：「從前玲玉老對我說：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，那時我會駁她這話不對，她還氣得哭了，現在怎麼樣呢？」露沙說：「何止玲玉如此？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：「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？」那一句是可能的話，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，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！」

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，仍不想睡。後來雲青的母親出來招呼她們去睡，她們才勉強進去睡了。

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，得到更孤僻的念頭，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，也覺淡漠多了。這一天正是星期六，七點多鐘的時候，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，她竟拒絕不去，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。當時沒說什麼，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：

「露沙！

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呵！人類真正太慘刻了！任我流涸了淚泉；任我粉碎了心肝，也沒有一個人肯爲我叫一聲可憐！更沒有人爲我灑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淚！便是我向日視爲一線的光明，眼見得也是暗淡無光了！唉！露沙！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說：『前頭沒有路了！』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，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。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；併頽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；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。就是殘苛的人類，打着得勝鼓宣佈凱旋，我也只得任他了……唉，心亂不能更續，順祝

康健！

梓青

露沙看完這封信，心裏就像萬弩齊發，痛不可忍，伏在枕上嗚咽悲哭，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！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，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，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，知情交戰，苦苦不休，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，至於平日故爲曠達的主張，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。到了這種關頭，自然仍要爲情所勝了，況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，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，裏頭有一段說：

『許多聰明人，都勸我說：』以你的池位和能力，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，爲什麼作繭自束呢？』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，我當然是感激他，但是一方我卻不能不怪他，太不諒人了！……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，只有喫飯穿衣服兩件事，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，豈有今日？……我覺得宛轉因物，爲世所稱，倒不如行我所適，永垂罵名呢？乾枯的世界，除了精神上，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，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？……』

露沙的志趣，既然是如此，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，能不動心嗎？當時拭乾了淚痕，忙寫了一封信，安慰梓青道：——

『梓青！

你的信來，使我不忍卒讀！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！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渦？所以我幾次三番，想使你覺悟，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；另找生路，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，說出那些痛心話來！噢！我真無以對你呵！

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，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己，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年，

不過見你，固然是遺憾千古，既遇見你，也未嘗不是夙孽呢？……其實我生平是講精神生活的，形跡的關係有無，都不成問題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！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，排斥不遺餘力，以為這便是大逆不道，含沙射影，使人難堪，而我們又都是好強的人，誰能忍此？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即，並非對你信不過，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。唉！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！願你自己保重吧！何苦自戕過甚呢？祝你

精神愉快！

『露沙』

梓青接到信後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，見面時，露沙忽觸起前情，不禁心酸，淚水幾滴了下來，但伯梓青看見，故意轉過臉去，忍了半天，才慢慢擡起頭來，梓青見了這種神情，也覺十分懷楚，因此相對默默，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。後來還是露沙問道：『你才從家裏來嗎？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？』梓青答道：『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了，此刻從于農那里來，蔚然有信給于農，我這里有兩三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。』露沙又問道：『蔚然的信說些什麼？』梓青道：『聽于農說，蔚然前兩個星期，接到

雲青的信，拒絕他的要求後。苦悶到極點了，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。醉後必痛哭，事情更是不能做，而他的家裏，因為只有他一個獨子，很希望早些結婚，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定呢？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。……雲青那方面，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嗎？」

「這事真有些難辦，雲青又何嘗不苦痛？但她寧愿眼淚向裏流，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。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，以為她既不提起，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。那末擎一般的眼光，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術的人，自難入他們的眼，又怎麼知道雲青對他的人格十分信仰呢？我見這事，蔚然能放下，仍是放下吧！人壽幾何？容得多少磨折？」

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。點頭道：「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！她若肯稍微奮鬪一點，這事自可成功……若果她是堅持不肯，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！不然怎麼了呢？」說到這里，便停頓住了。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：「……你的信我還沒覆你，……都是我對不住你，請你不要再想吧！」說到這里眼圈又紅了，露沙說：「不必再提

了，總之不是冤家不對頭！……你明天若有工夫，打電話給我，我們或者出去玩，免得悶着難受。『梓青道：『好！我明天打電話給你，現在不早了，我就走吧。』說着站起來走了，露沙送他到門口，又回學校看書去了。

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，因為預備來不及，現在改在年底了。而師祖仿佛是急不可待，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，才肯回去，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，有時聯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，早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。有時遇到，宗瑩必纏纏述說某某夫人請宴會，某某先生請着電影，簡直忙極了；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，一概收起。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，更覺格格不入，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，因苦笑對宗瑩說：『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，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！』宗瑩聽了這話，似乎很能感動她。但她確不肯認她自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，她必定說：『我每天下午還要念兩點鐘英文呢？』露沙不愿多說，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，一天淡似一天，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，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，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，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。

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，露沙在她家裏住下，宗瑩自己繡上一對枕頭，還差一點不會完工，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，但因爲宗瑩的原故；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，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，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，來看她試妝的。露沙嫌煩，一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，替她作枕頭。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，和她談話之間，會歎道：「宗瑩真沒福氣呵！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，唉！若果你們學校的人，有和那個姓祝的結婚，真是幸福！不但學問好，而且手腕極靈敏，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。……他待宗瑩也不算薄了。誰知宗瑩竟看不上她！」露沙不好回答什麼，只是含笑唯諾而已。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，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喫飯，露沙放下針線，隨老媽子到了堂屋，許多豔裝麗服的女客，早都坐在那裏，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，便和宗瑩坐在一處。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，凸凹如水上波紋，耳垂明璫，燦爛與燈光爭耀，身上穿着玫瑰紫綵袍，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，銳光四射，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，覺得宗瑩變了一個人，從前在學校時，彷彿是水上沙鷗。活潑清爽，今天卻像籠裏鸚鵡。毫無生氣，板板地坐在那里，任人疑視，任人取笑，她只

低眉默默，陪着那些釵光鬢影的女客們喫完飯。她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。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，鋪上一塊大紅氈子。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。後來她的姑娘們，又把她父母請出來，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。其餘別的親戚們也會依次拜過。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。露沙看了這種情形，好像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，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，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。更禁不住心酸，但人前不好落淚，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，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，後來客人都散了，宗瑩來找她去睡覺。她走進屋子，一言不發，忙忙脫了外頭衣服，上牀臉向裏睡下。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，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，其實各有各的心事，這一夜何會睡得着。第二天天才朦朧，露沙回過臉來，看見宗瑩已醒，她似醉非醉，似哭非哭的道：「宗瑩！從此大事定了！」說着涕淚交流，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一句話，十分傷心，不免伏枕嗚咽。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，忙忙勸住宗瑩。到七點鐘大家都起來了，忙忙地收拾這個，尋找那個，亂個不休，到十二點鐘，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，那種悲壯的聲調，更攪得人肝腸裂碎，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。握着他的手說：「宗

「露沙！願你前途如意！我現在回去了，禮堂上沒什麼意思，我打算不去，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吧！」宗鑿只低低應了一聲，眼圈已經紅潤了，露沙不敢回頭，一直走了。

露沙回到家裏，懨懨似病，飲食不進，悶悶睡了兩天，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了一紙電報，說她母親病重，叫她即刻回去。露沙拏着電報，又急又怕，全身的血脈，差不多都凝住了，只覺寒戰難禁。打算立刻就走，但火車已開過了，只得等二天的早車，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，真比一年還難挨。盼來盼去，太陽總不離樹梢頭，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，不獨悽寂難當，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，疑怕到這旦，心頭陣陣酸楚，早知如此，今年就不當北來。

好容易到了黃昏。宗鑿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；不過人到真正憂傷的時候，安慰決不生效果，並且相形之下，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。

夜深了，她們都回去，露沙獨自睡在床上，思前想後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，母親十分不願意，臨走的那天早起，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，叮囑他早些回來，——如果有意外之變，將怎樣？她越思量越悽楚！整整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早起，慇懃上了火車，

蓮裳這時也在北京，她到車站送她，蓮裳悵然的神情，使露沙陡懷起，距此兩年前，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，她到蓮裳家裏，問候她母親的病，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，蓮裳投在她懷裏，哀哀地哭道：『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！』呵！那時的懷苦，已足使她淚落聲咽。今若不幸，也遭此境過，將怎麼辦？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可憐，七歲時死了父親，全靠阿母保育教養。有缺憾的生命樹，才能長成到如今，現在不幸的消息，又臨到頭上。……若果再沒有母親，伶仃的身世，還有什麼勇氣和生命的阻礙爭鬪呢？她越想越可怕，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，嗚咽痛哭。蓮裳見景傷情，也不免懷母陪淚，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：『你不要傷心，伯母的病或者你到家已經好了，也說不定……並且這一路上，你獨自一個，更須自己保重，倘若急出病來，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？』露沙這時卻不過蓮裳的情，遂極力忍住悲聲，

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妹都來了。露沙見了她們，更由不得傷心，想每回南旋的時候，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，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——依依於阿母肘下，同兄嫂妹妹等圍繞於阿母膝下前如何的快活？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，旅程也不覺懷苦了。但

這一次回去，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，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。而那可恨的火車，偏偏遲遲不開，等了好久，才聽鈴響，送客的人紛紛下車，宗瑩蓮裳她們也和她握手言別，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

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到天黑，又盼天亮，念到阿母病重，就如墮身深淵，混身起粟，淚落不止。

不久車子到了江邊，她獨自下了車，只覺混身疲軟，飄飄忽忽上了渡船，在江裏時，江風尖利，她的神志略覺清爽，但望着那奔騰的江浪，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，唉！上帝！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，她一定要藉着這海浪綴成的天梯，去尋她的母親去……

過了江上了滬甯車，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，心裏似乎有些希望，但是驚懼的程度，更加甚了，她想她到家時，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，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？……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——病是很平常的事，何至於一病不起呢？

那天的車偏偏又誤點了，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，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，離家門

不遠了，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，也逐層加增，只有極力噓氣，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。車子將轉灣了，家門可以遙遙望見，母親所住的屋子，樓窗緊閉，燈光全熄，再看那兩扇黑門上，糊着雪白的喪紙，她這時一驚，只見眼前一黑，便昏暈在車上了，過了五分鐘才清醒過來，等不得開門，她已失聲痛哭了，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，麻衣如雪，涕淚交下，她無力的撲在靈前，哀哀喚母，但是桐棺三寸，已隔人天，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更不支，竟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，才漸漸好了。

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，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，朋友們來函勸慰，更提起她的傷心。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，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，都從書箱裏拿出來，一封封看過，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。覺得眼前空明，心底乾淨。並且決心任造物主的播弄，對於身體毫不保重。生死的關頭，已經打破。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，仿佛記起她母親已死，痛哭起來，自己從夢中驚醒，掀開帳子一看，星月依稀，四境悽寂，悄悄下了床，把電燈燃着，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。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：——

『梓青！』

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，蒼天何極，絕人至此——清夜挑燈，血淚沾襟矣！

人生朝露。而憂患偏多，自念身世，愴懷無限！阿母死後，益少生趣。沙非敢與造物者抗，特雨後梨花，不禁摧殘，後此作何結局，殊不可知耳！

目下喪事已楚，友輩頻遠北上，沙亦不愿久居此地，蓋觸景傷情，悲愁益不勝也！梓青來函，責以大義，高誼可感。唯沙經此折磨，灰冷之心，有無復燃之望，實不敢必。此後惟飄泊天涯，消沈以終身，誰復有心與利祿徵逐，隨世俗浮沉哉？望梓青勿復念我，好自努力可也。

沙已決明旦行矣。申江雲樹，不堪回首，嗟乎，冥冥天道，安可論哉？……

『露沙』

露沙寫完信後，天已發亮。因把行李略略檢楚，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車站送她。臨行淒涼，較昔更甚，大家灑淚而別。露沙到京時，雲青會到車站接她。並且告訴她，

宗鑒結婚後不到一個月，便患重病，現在住在醫院裏，露沙覺得人生真太無聊了！黃金時代已過，現在好像秋後草木，只有飄零罷了！

玲玉這時在上海，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，露沙接信後，不像前此對於宗鑿還蒙那種動心了，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。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，一個個都是散了。北京只賸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鑿，至於孤雲和蘭馨，雖也在北京，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，所以她最近的生活，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，回來只有昏睡。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，表妹們看見她這樣，都覺得很可憂的。想盡種種方法，來安慰她，不但不能止她的愁，而且每一提起，她更要痛哭。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，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，因給梓青寫了一封信道：

『梓青先生：

我很冒昧給你寫信，你一定很奇怪吧？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？她自從我姑母死後，更比從前沉默了！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，總是不乾的，我們再三的勸慰，終無益於事，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，那經得起此種的殷憂呢？你是她

很好的朋友，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？我盼望你早些北來，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！

我們一家人，都爲她擔憂，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，多抱悲觀，今更經此大故，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。……要說起她，也實在可憐，她自幼所遇見的事，已經很使她感覺世界的冷苛，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，一個人四海飄泊，再有勇氣的人，也不禁要志鏗心灰呵！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？盼望得很，再談吧！此

祝

康樂！

『露沙的表妹上』

露沙這一天早起，覺得頭腦十分沈悶，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，聽差的忽進來告訴她說，有一個姓朱的來訪，她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是誰，走到客廳，看見一個女子，面上微麻，但神情眼熟得很，好像見過似的，凝視了半天，才駭然問道：『你是心悟嗎？我們三年多不見了！……你從那里來？前些日子竹蓀有信來，說你出天花，很危險，現在都康全了？』心悟惘然道：『人事真不可料，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，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，我早寫信給你，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，每逢提筆寫

信，就要觸動我的傷感。人們都以我病好了，來稱賀我！其實能在那時死了，比這樣活着強得多呢？」露沙說：「災病是人生難免的，好了自然值得稱賀，你爲什麼得說這種短氣的話來？」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，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，低頭哽咽，歇了半天，她才說：「我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，還有什麼生趣？」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只爲不過她一時的感觸，不願多說，因用別的話又開，談了些江浙的風俗，心悟也就走了。

過了幾天，蘭馨來談，忽問露沙說：「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？」露沙驚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？」蘭馨因問什麼情形，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。」蘭馨嘆道：「作人真是苦多樂少，像心悟那樣好的人，竟落到這步田地？真算可憐！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，兩個人感情極好，已經結婚有期，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，病勢十分沉重，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。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麻點，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，偏偏心悟古怪心腸，她說：「男子娶妻，沒一個不講究容貌的，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，也不過因愛她的貌，現在貌既

殘缺，還有什麼可說，王文義縱不好意思，提出退婚的話，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，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，到不如先自己退婚呢！」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，她的哥哥會勸止她，無奈她執意不肯，無法只得照她的話辦了。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，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，也就答應了。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，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，現在她哥哥姊妹們都極力勸她。將來怎麼樣，還說不定呢？」蘭馨說完了，露沙道：「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！心悟從前和我在中學同校時，是個極活潑勇敢的人，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，唉！前途茫茫，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！」不久蘭馨走了。露沙正要去心悟，郵差忽送來一封信，是梓青寄的。她拆開看道：

『露沙！露沙！

你真忍決心自戕嗎？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，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，不止你一個人呵，你縱不愛惜自己，也嘗爲那同病的人，稍留餘地！你若絕決而去，那同病者豈不更感孤零嗎？

露沙！我唯有自恨自傷，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，但是你會應許我作你唯一

的知己，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，也當爲我設想，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，我的良心當受何種酷責？唉！露沙！在形式上，我固沒有資格來把孤寂的生活，變熱鬧了。而在精神上，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，把我火熱的心魂，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，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，我縱因此而受任何苦楚。都不覺悔的，露沙！你應允我吧！

我到京已兩日，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，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，請你不要出去。別的面談，祝你快活！

梓青

露沙看過信後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，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。心裏安慰許多。第二天梓青來看她，又勸她好些話，并拉她到公園散步，露沙十分感激他，因對梓青道：『我此後的歲月，只是爲你而生！』梓青極受感動，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，是極榮幸的，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，又萬感叢集，明知若無這層阻礙，向露沙求婚，一定可操左券，現在竟不能。有一次她會向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，露沙悽然勸道：『身爲女子，已經不幸！若再被人離棄，還有生路嗎？况且因

爲我的緣故，我更何心？所謂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，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，……不過我們相知相諒，到這步田地；申言絕交，自然是矯情。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，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，而兩心相印，已可得到不少安慰。况且我是劫後餘灰，絕無心情，因結婚而委身他人，若果天不絕我們，我們能因相愛之故；在人類海裏，翻起一堆巨浪，也就足以自豪了！」梓青聽了這話，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真誠，但總覺得是美中不足，仍不免時時悵惘。

過了幾個月，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，說他已與某女士訂婚了，這帖子一共是兩張，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，雲青接到帖子以後，會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：——

『燕語鶯歌，

不是贊美春光嬌好，

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！

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！

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擔！』

露沙創作選

雲青自說到蔚然訂婚消息後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，每天努力讀書，閒的時候，就陪着母親談話，或教弟妹識字，一切的交通都謝絕了，便是露沙也不常見，有時到醫院看看宗鏗的病，宗鏗病後，不但身體孱弱，精神更加萎靡。她會對露沙說：『我病若好了。一定極力行樂，人壽幾何？況且像我這場大病，不死也是僥倖？還有什麼心和世奮鬪呢！』露沙見他這種消沉，只有懷楚，也沒什麼話可說。

過了半年宗鏗病雖好了，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。更不能出來服務了。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，雲青在北京教書，本可不回去，但因他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，母親在家無人侍奉，所以她決計回去。常臨走的前一天，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，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，露沙掠了海棠蔭下的一個茶座，邀雲青坐下。這時園裏遊人稀少，晨氣清新，一個小娃娃，披着滿肩柔髮，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，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，沿着荷池，跑來跑去，後來蹲在草地上，捺了一大堆狗尾巴草，隨身在碧綠的草上，低頭凝神編玩意，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，雲青也仰頭向天上之行雲望着，如此靜默了好久，雲青才說：『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，怎麼還不見到？』露沙說：『時候還早，再等些』

時大概就來了。……我們先談我們的吧！」雲青道：「我這次回去以後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？」露沙說：「我總希望你暑假後再來！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，固然可以遠世慮，但生氣未免太消沈了！」雲青懷然道：「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，北京的政局如此，學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；而且世途多難，我們又不慣與人徵逐，到不如回到鄉下，還可以享一點清閒之福。閉門讀書也未嘗不是人生樂事！」她說到這裏，忽然頓住，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：「你此後的計劃怎樣？」露沙道：「我想這一年以內，大約還是不離北京，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，一方面還想念點書，一年以後若有機會，打算到瑞士走走；總而言之，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。作得好呢？無妨繼續下去，不好呢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，碧玉宮中，就是我的歸局了。」雲青聽了這話，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：「真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，兩年前我們都是活潑極的小孩子，現在嫁的嫁，走的走，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，真是作夢，現在蓮裳、玲玉、宗瑩都已有結果，我們前途茫茫，還不知如何呢？……我大約總是為家庭犧牲了。」露沙插言道：「還不至如是吧！你縱有這心，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；」雲青道：「那

倒不成問題，只要我不點頭。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。」露沙道：「人生行樂罷了，也何必過於自苦！」雲青道：「我並不是自苦…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曆折，對於情愛的路途，已覺可怕。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？……昨天我到叔叔家裏，他曾勸我研究佛經，我覺得很好，將來回家鄉後，一切交遊都把她謝絕，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，至於外面的事，一概不願聞問。若果你們到南方的時候，有興來找我，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，月下吹簫，享受清雅的樂趣，若有興致，作些詩歌，不求人知，只圖自娛，至於對社會的貢獻，也只看機會許我否，一時尚且不能決定。」

她們正談到這裏，蘭馨來了，大家又重新入座，蘭馨說：「我今天早起頭昏，所以來遲！你們談些什麼。」雲青說：「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。」蘭馨道：「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，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！……但是我比你們牢騷呢！你知道嗎？我昨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。孤雲的脾氣真算古怪透了。幸虧是我的性子，與處處俯就她，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，若是遇見露沙，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！」雲青道：「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？」蘭馨嘆道：「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，昨

天我有一個親戚，從南邊來，我請他到館子裏喫飯，我就打電話邀孤雲來，因為我這親戚，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，並且孤雲上次回南時也會會過他，所以我就邀她來，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：「我一個人不高興跑那麼遠去。」其實她家住在東城，到城西來也並不遠，不過半點鐘就到了！——我就說：「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！」她也答應了，後來我已從西城跑到東城，陪她一齊來，我待她也沒有什麼對不住她了。誰知我到了她家，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：「這怪熱的天我真懶出去。」我說：「今天還不大熱，好在路並不十分遠，一刻就到了。」她聽了這話才和我一同走了，到了飯館，她只低頭看她小說，問她喫什麼菜？她繃着眉頭道：「隨便你們挑吧，」那末我就挑了，喫完飯後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。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，她忽然板起臉來說：「我不耐煩在這里老坐着，我要回去，你們在這里暢談吧！」說完就立刻嚷着「洋車！洋車！」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，很不好過，就說：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一齊回去吧。」孤雲說：「不必！你們談得這麼高興，何必也回去呢？」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，覺得很對不住我那親戚，使人家如此的難堪！……一面又覺得我

真不值！我自和她交往以來，不知陪卻多少小心！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，就當全始全終……並且我的脾氣，和人好了，就不愿和人壞，她一點不肯原諒我。我想想真是痛心！當時我不好發作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把她招呼上車，別了我那親戚，回學校去，這一夜我簡直不會睡覺，想起來就覺傷心，」她說到這里，又對露沙說：「我真信你說的話，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！我爲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！」

雲青道：「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？」露沙道：「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！……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強不合而爲合，你們這種的勉強維持，兩方都感苦痛，究竟何苦來？」

蘭馨沉思半天道：「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！……：不管人們怎樣麼，我只求我心之所適，再不輕易交朋友了。雲青走後可談的人，除了你（向露沙說）也沒有別人，我倒要關起門來，求慰安於文字中。與人們交接，真是苦多樂少呢？」雲青說：「世事本來是如此，無論什麼事，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。」

她們說到這里，看看時候已不早，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喫飯，飯後雲青回家。收拾

行裝，露沙、蘭馨和她約好了，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，也就回去了。

雲青走後，露沙更覺得無聊，幸喜這時梓青尚在北京。到苦悶時，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，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。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，露沙更閒了，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，外面好造謠言的人，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，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好危險，這話傳到露沙耳裏，十分不快，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：——

「梓青！

吾輩夙以坦白自勉，結果竟爲人所疑，黑白倒置，能無悵悵！其實此未始非輩自苦，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，使彼喜含毒噴人者，得逞其技倆，弄其狡獪哉？

沙履世未久，而懷懼已深！覺人心險惡，甚於蛇蝎！地球雖大，竟無我輩容身之地，欲求自全，只有去此濁世，同歸於極樂世界耳！唉！傷哉！

沙連日心緒惡劣，蓋人言噴噴；受之難堪！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？世途多艱，吾輩將奈何？沙怯懦勝人，何況刺激頻仍，脆弱之心房，有不堪更受驚震之憂

矣！梓青其何以慰我？臨楮懷愴，不盡欲言，順祝

康健！

露沙上

梓青接到信後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，亦無法制止人言，過了幾個月，梓青因友人之約，將要離開北京，但是他不願拋下露沙一個人，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，和露沙商量了好幾次，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，不免覺得悵悵，當時和梓青默對半點鐘之久，也不會說出一句話來。後來回到家裏，獨自沉沉想了一夜，覺得若不叫梓青去，與他將來發展的機會，未免有礙，而且也對不起社會，想到這裏，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，第二天梓青來，露沙對他說：『你到南邊去的事情，你就決定了吧！我覺得這個機會，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。……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，很算不了什麼？況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，若徒徒相守，不但日久生厭，而且也不是我們的夙心。』梓青聽了這話，仍是猶疑不決道：『再說吧！能不去我還是不去。』露沙道：『你若不去，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！』說着悵然欲泣，梓青這才說『我去就是了！你不要難受吧！』露沙這才轉悲爲喜，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，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。他們直談到

日暮才別。

雲青回家以後會來信告訴露沙，她近來生活十分清靜，並且已開始研究他經了；出世之想較前更甚，將來當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侍奉老母，教導弟妹十分快樂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，也很覺得喜慰，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，因為她有母親，得把全副的心情，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，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，……便怎麼樣？她想到這里不禁又傷感起來。

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，看茶花女遺事，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：露沙打開一看，見題目是消沈的夜，其內容是：——

『只見慘綠色的光華，充滿着寂寞的小園，西北角的榕樹上，宿着啼血的社鶯，悽悽哀鳴，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女郎，凝神仰首。那時正是暮春時節，落花亂瓣，在清光下飛舞，微風吹縐了一池的碧水，那女郎沈默了半晌，忽輕輕嘆了一口氣，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，走到池旁，照見自己削瘦的容顏，不覺喫了一驚，暗暗歎道：「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！」她如悲如怨，倚着池旁的樹幹出神，迷忽間，

仿佛看見一個似會相識的青年，對她苦笑，似乎說：「我赤裸裸的心，已經被你奪去了，現在你竟弄了我！唉！」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，睜眼一看，原來不是什麼青年，只是那兩竿翠竹，臨風搖擺罷了。

這時月色已到中天，春寒兀自威凌逼人，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，屋裏的月光，一樣的清涼如水，他便擁衾睡下，朦朧之間，只見一個女子，身披白絹，含笑對她招手，她便跟了去，走到一所樓房前，樓下屋窗內，燈光亮極。她細看屋裏，有一個青年的女子，背燈而坐，手裏正擎着一本書，側首凝神，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男子講什麼似的，她看那男子面容極熟，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，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，只聽那男子說：「……我早應當告訴你，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，她行止很端莊，性情很溫和，若果不是因為她家庭的固執，我們一定可以結婚了。……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，我竟說愛她的事實，你當不至怒我吧！」那青年說到這里，回頭望着那女子，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……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：「我到不怒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，我只怒你爲什麼不始終愛她呢？」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：「事實上我

固然不能永遠愛她，但在我的心裏裏，卻始終沒有忘了她呢？……」她聽到這裏，忽然想起那人，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，他所說女子，就是自己，不覺想起往事，心裏不免懷楚。因掩面悲泣，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，又來叫她道：「已往的事，悲傷無益，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，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！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！」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，果見有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，戴着金碧輝煌的紫金冠。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「禮教勝利。」她看到這裏，心裏一驚就醒了，原來是個夢，而自己正睡在牀上，那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，東方已經發出清白色了。」

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，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，不禁爲她傷感，悶悶枯坐無心讀書，後來蘭馨來了，才把這事忘懷，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，問露沙去不去，露沙本和梓青約好，叫梓青年假北來，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，一時放不下，希露露沙南來，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，和她一同南去。

到南方後，露沙回家，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，和兄妹盤桓幾天，就到蘇州看玲

玉，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，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。後來梓青來找她，因又回到上海。

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，梓青對露沙說：「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，不知肯答應我不？」露沙說：「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。」梓青說：「我們的事業，正在發軔之始，必要每個同志集全力作，才有成熟的希望，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，覺得能實心踴躍地作事的時候很少，這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懸懷於你……所以我想，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，然後才能談到前途的事業，」露沙聽了這話，呻吟無言，……最後只說一句：「我們從長計議罷！」梓青也不往下說去，不久他們回去了。

過了幾個月，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：——

「雲青！

別後音書苦稀，只緣心緒無聊，握管益增悵惘耳，前接來函，藉悉雲青鄉居清適，欣慰無狀！沙自客臘南旋，依舊愁怨日多，歡樂時少，蓋飄萍無根，正未知

來日作何結局也！時晤梓青，亦鬱悒不勝，唯沙生性爽宕，明知世路險峻，前途多難，而不甘躑躅歧路，抑鬱瘦死。前與梓青計劃竟日，幸已得解決之策，今爲雲青陳之。

曩在京華沙不會與雲青言乎？梓青與沙之情愛，成熟已久，若環境順適，早賦于飛矣，乃終因世俗之梗，夙願莫遂！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之束縛，樹神聖情愛之旗幟，特人類殘苛已極，其毒燄足逼人至死！是可懼耳！

日前會與梓青，同至吾輩昔遊之地，碧浪滔滔，風響悽悽，景色猶是，而人事已非，浪蕩舊遊，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，不禁酸淚沾襟矣！

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，終相得一佳地，左繞白玉之洞，右臨清溪之流，中構小屋數間，足爲吾輩退休之所，目下已備價購妥，只待鳩工造廬，建成之日，卽吾輩努力事業之始。以年來國事蝸蟻，固爲有心人所同悲，但吾輩則志不在斯，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，以慰此乾枯之人生，如果克成，當攜手言旋，同逍遙於海濱清廬，如終失敗，則於月光臨望之夜，同赴碧流，隨三閩大夫遊耳。

今行有期矣，悠悠之命運，誠難預期，設吾輩卒不歸，則當留此廬以饗故人中之失意者。

宗瑩、玲玉、蓮裳諸友，不另作書，幸雲青爲我達之。此牘或卽沙之絕筆，蓋事若不成，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！臨書懷楚，不知所云，諸維珍重不宣！

露沙書

雲青接到信後，不知是悲是愁，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，都極慘淡，那眼淚便不禁奪眶而出。當時就把露沙的信，抄了三份，寄給玲玉、宗瑩、蓮裳，過了一年，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。秋天的時候，她們便繞道，到從前舊遊的海濱，果然看見一所很精緻的房子，門額上寫着『海濱故人』四個字，不禁觸景傷情，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，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，屋邇人遠，徒深馳想，苟果竟不歸來，留下這所房子，任人憑吊，也就太覺多事了！

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，直到海上雲霧罩滿，天空星光閃爍，才灑淚而歸，

臨去的一雲雲青兀自嘆道：「海濱故人！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！」

選自海濱故人

或人的悲哀

親愛的朋友KY：

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！前天你走後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，那時太陽才下山，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，我的心臟的跳躍很利害，我不敢多想甚麼，只是注意那玫瑰花，嬌豔的色采，和清潤的香氣，這時風漸大了，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，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。

我到屋裏：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，壁上的相片，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跳躍着，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，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，咳！KY，已經過去的，是事情的形式；那深刻的，使人酸楚的味道，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，滲在我的血液中，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！

第一次，使我懺悔的事情，就是我們在紫籐花架下，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，你和心印談人生研究的問題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：『人生那裏有究竟！一切的事情，都不過像演戲一般。誰不是塗着粉墨；戴着假面具上場呢？……』後來你又說：『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，又一場離婚的事情，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：人事的作戲，就是神聖的愛情，也是靠不住的，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，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。一切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，』心印聽了你的話，他便決絕的說：『我們遊戲人間吧！』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，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，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，和心印一樣，要從此遊戲人間了！

從那天以後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；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，都收起來，只一味地放蕩着，——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，在海洋中飄泊，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，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，喜怒笑罵都無忌憚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，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，是叔和來的。他說：他現在很悶，要到我這裏談談，問我有工夫沒有？我那時毫不考慮，就回了

他一封說：『我正冷清得苦；你來很好！』不久叔和和真來了，我們隨意的談話，竟銷磨了四點多鐘光陰；後來他走了，我心裏忽然一動，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？……但是已經過去了！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！我轉念到這裏，也就安貼了。

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，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，我也不以為奇，有來必回，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：『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；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，已經取消了，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！』

KY，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，你總該知道的！我平生最恨見異思遷的人，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；總算是朋友，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？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，痛痛地拒絕他了。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，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，使我脆弱的心靈，受了非常的打擊！每天裏，寸腸九迴，既恨人生多罪惡！又悔自家太孟浪！咳！KY，我失眠的病，就因此而起了！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！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，他說很要小心，節慮少思，或者可以望好，咳！KY，這種種色色的事情，怎能使我不思呢？

明天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，以後來信，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。寫得乏

了！再談吧！

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

親愛的KY：

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，我的心臟病，已漸漸好了！失眠也比從前減輕，從前每一天夜裏，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，就不能再睡了。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，我自己真覺得歡喜，想你也一定要為我額手稱賀！是不是？

我還告訴你一件事：這醫院裏，有一個看護劉女士，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，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，便來看護我，她為人十分和藹，她常常勸我信教；我起初很不以為然，我想宗教的信仰，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，不過現在我却有些相信了！因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，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，或者在生的歲月裏，不至於過分的痛苦！

昨天夜裏，月色十分清明，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，看那皎潔的月光，慢慢透進我的屋裏來；劉女士穿的一身白衣服，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，一種懇切的聲音，直透

過我的耳膜，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，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，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秘的色采來，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，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，然而我却相信，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，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。

我這一夜，幾乎沒閉眼，怔怔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！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宿，下午睡了一覺，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！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，他說：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，——沒有變動；再有三四天，便可出完了。

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，她近來顏色很不好！不知道有甚麼病，你有工夫可以去看她，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，必定很苦！

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，今天還很有生氣，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，更顯得精神百倍，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！再談，祝你康健！

亞俠七月六日

KY 吾友

隱隱創作選

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，因為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，聽說蓬萊的風景佳絕，我去散散心。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。

我希望你明天能來，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丸東渡，在這裏的朋友，除了你，和心印以外，還有文生，明天我們四個人，在我家裏暢敘一下罷！我這一走，大約總要半年才能回來呢！

你明天來的時候，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，她那邊有一個問題——『名利的代價是什麼？』我當時心裏很煩，沒有詳細的回答她，打算明天見面時，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，不過這問題，又是和『人生究竟的問題』差不多，恐怕結果，又是悲的多，樂的少，噫！何苦呵！我們這些人，總是不能安於現在，求究竟，——這於人類的思想，固然有進步，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！……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！

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，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，我理得實在心煩，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，給你們寫信，使我的眼睛不看見，心就不煩了！說到這裏，我

又想起一件事了。

「KY！你記得前些日子，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，他說：『中午的太陽，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，指示給人們，但是夜，却把宇宙無數的星，無際限的空間，——全生活，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。白晝指示給人們的，不過是人的世界，黑暗的污穢，夜却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，那裏有美麗的女神，唱着甜美的歌，溫柔的雲，織成潔白的地氈，星兒和月兒，圍隨着低低地唱，輕輕地舞。』這些美麗的東西，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？」KY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呢！倘若我真是個瞎子，那些可厭的離亂的東西，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。但是不幸！我實在不是個瞎子，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！

任筆寫來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好了！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！

亞俠九月二日

KY啊！

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，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，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；海天濤

闊，四顧蒼茫，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。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。

前夜，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，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？現在我是離你們，一秒比一秒遠了！噯！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！

我記得：分別的那一天晚上，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：『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，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；水流過去了，不能再回來！歲月跑過去了，也不能再回來！』希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。早去早回呵。』KY，這話真使我感動，禁不住哭了！

你們送我上船，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，你們便不忍再看我，忍着淚，急急轉頭去了，我呢？怔立在甲板上，不住的對你們；望你們以爲我不見你們了，用手帕拭淚，偷眼往我這邊看。咳！KY這不過是小別，便這樣難堪！以後的事情，可以設想嗎？

『名利的代價是什麼？』心印的答案：『是愁苦勞碌。』你却說：『是人生生命的波動；若果沒有這個波動。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！』你們的話在我心裏；起伏不定的浪頭，在我眼底；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，我一生所得的代價，只是愁苦勞碌。

噫！KY！我心徬徨得很呵！往那條路上去呢？……我還是遊戲人間吧！

今天沒有什麼風浪，船很平穩，下午雨漸漸住了，露出流丹般的采霞，罩着炊烟般的軟霧，前面孤島隱約，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裏。海水是深碧的；浪花湧起，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。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，看海潮浩浩蕩蕩，翻騰奔掀，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，人生的真象，大約就是如此了。

再有三天，就可到神戶；一星期後可到東京，到東京住什麼地方，現在還沒有定，不過你們的信，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裏好了。

我的失眠症，和心臟病，昨日夜裏又有些發作，大約是因爲勞碌太過的緣故，今夜風平浪靜，嘗得一好睡！

現在已經黃昏了。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，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，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，光華燦爛，你若到了這裏，大紅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！晚飯的鈴響了，我喫飯去。再談！

亞俠九月五日

KY吾友：——

我到東京，不覺已經五天了。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！他們的飲食，多喜生冷；他們起居，都在席子上，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，這是進化呢？還是退化？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要脫了鞋子走路；這樣赤足的生活，真是不慣！滿街都是吱吱唧唧木屐的聲音，震得我頭疼，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，和北平一樣！浮光底下，所蓋的形形色色，也和北京一樣！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蒼萃之所嗎？真是煩煞人！

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，——正是她們開常會的時候，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，得與此會；我未到會以前，我理想中的會員們，精神的結晶，是純潔的。及至到會以後，所看見婦女，是滿面脂粉氣，貴族式的夫人小姐。她們所說的和平，是片面的，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，只許我共他人之產，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。KY，這大約是：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？

昨天回來以後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，夜裏不得睡，失眠的病又引起了！令

天心臟，覺得又在急速的跳，不過我所帶來的藥，還有許多，喫了一些，或者不至於再慮。

今午喫完飯後，我跟着我哥哥，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，他住的地方，離東京很遠，要走一點半鐘。我們一點鐘，從東京出發，兩點半到那裏；那地方很幽靜，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，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。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，從他房子對面，那個小小草棚底下，走出兩個警察來，盤問我們住址，籍貫，姓名，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，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，我想這些，鞏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，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？KY呵！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！若果有手槍在手，我一定要把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，打穿了呢！

麻煩了半天，我們才得進去，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；他的面貌很和善，但是眼神却十分沈着。我見了他，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！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，而釀成的消極，不覺得變了！這時的亞俠，只想用彈藥炸死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，KY，這種的狂熱，回來後想想，不覺失笑！

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，不過却不能算是暢快；因為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，有兩個警察在那里監察着；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，那位社會主義者才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，他說：『爲主義犧牲生命，是最樂的事，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，不如用自己的槍，對準喉嚨打死！』KY，這話的味道，何其雋永呵！

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，這個人很有趣，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，很不錯！寫得不少了，再說罷！

亞俠九月二十日

KY呵！

我現在不幸又病了！仍舊失眠，心臟跳動，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。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院，作客的人病了，除了哥哥的慰問外，還有誰來看視呢！况且我的病又是失眠，夜裏睡不着，兩隻眼看見的，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，藥末的紙包，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，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，——醫生恐光線太強，於病體不適的緣故。——四圍的空氣，十分消沉，暗淡。耳朵所聽見的，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；懷切的呼喚，

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！

KY，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！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；她說：『生的時候，作了好事，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里是永久的樂園，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，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！』KY，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，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，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；所以我健全的時候，我只在人間尋道路；我病痛的時候，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，尋新境界了。

這幾天，我一閉眼，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。——意象所造成的花園。立在我面前，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；我現在只求死，好像比生要樂得多呢！

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！孫成和繼梓——也是在東京認識的，我哥哥的同學；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，互相忌猜，互相傾軋，有一次，恰巧他們兩人，不約而同的都到醫院來看我，兩個人見面之後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，竟使我失驚！KY！我這時才恍然明白了！人類的利己心，是非常可怕的；并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，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！

「喂！我和他們兩個，只是淺薄的友誼，那裏想到他們的貪心，如此利害！竟要作成套子，把我束住呢？」KY，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，我對於我的生，是非常厭惡的！我對於世界，也是非常輕視的，不過我既生了，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！我對於人類，抽象的概念，是覺得可愛的，但對於每一個人，我終覺得是可厭的！他們天天送鮮花來，送糖果來，我因為人與人必有交際，對於他們的友誼，我不能不感謝他們！但是照現在看起來，他們對於我，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！

KY，你記得，前年夏天，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，買了一塊肉，那時你會對我說：『亞俠！作人也和作魚一樣，人對付人，也和對付魚一樣！我們要釣魚，拿他甘心，我們不能不先用肉，去引誘他，他要想喫肉，就不免要為我們所甘心了！』這話我現在想起來，實在佩服你的見識，我現在是被釣的魚，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漁夫，KY，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！

心印昨天有信來，說她現在十分苦悶，智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：智戰勝了，便要沈於不得究竟的苦海，澎湖難回！情戰勝了，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，也是永劫不

回！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。她這封信，使我感觸很深！KY，我們四個人，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鬥外，心印你我三個人，困頓得真苦呵！

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，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，好像二十年來，茹苦含辛的生活，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。

KY，奇怪得很！我自從六月間病後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，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，希望你，把我從病時，給你的信，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。……但是死不死，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，隨意說說，你不要因此悲傷吧！有工夫多來信，再談。祝你快樂！

亞俠十一月三日

KY：

讀你昨天的來信，實在叫我不忍！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，竟悲傷了幾天！KY，我實在感激你！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！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，不只我要回去，便是你，心印，文生——無論誰？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！我現在若果死了，不過太早

一點。所以你對於我的話，十分痛心！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，我便是死了，也是不可逃數的，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！

這地方，實在不能久住了！這裏的人，和我的隔膜更深，他們站在橋那邊，我站在橋這邊；要想握手是很難的，我現在決定回國了！

昨天醫生來說：我的病很危險！若果不能摒除思慮，恐怕沒有好的希望！我自己也是這樣想，所以我不能不卽作歸計了！我的姑媽在杭州住，我打算到她家去，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，治療我的沉痾，我們見面，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。

昨夜我因不能睡，醫生不許我看書，我更加思前後的睡不着，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，拿來偷讀，當時我的感觸，和回憶的熱度，都非常利害，我顧不得我的病了！我起來把筆作書，但是寫來寫去，都寫不上三四個字，便寫不下去了，因又放下筆，把日記本打開細讀，讀到三月十日，我給心印的信上面，有幾首詩說：——

『我在世界上，

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！

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，

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？

『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，

苦悶的眼淚，

永遠不會從我的心裏流出來呵！』

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；我一方說不想什麼，一方却不能不想什麼，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！這種矛盾的心理，最近更利害，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，一方面我又希望死，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！病得利害的時候，我又懼怕死神，果真來臨！KY呵！死活的謎，我始終猜不透！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！

我的行期，大約是三天以內，我在路上，或者還有信給你。

現在天氣漸漸冷了。長途跋涉，誠知不宜，我哥哥也會阻止我，留我到了春天再走，但是KY！我心裏的祕密，誰能知道呢？我當初到日本去，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。結果看了些人類偏狹心理的怪現狀！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，他們便要眉飛

色舞的說：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，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！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。他們不用鏡子，照他們醜陋的怪狀，但我不幸都看在眼里，印在心頭，我怎能不考慮？我的病如何不添重？我不立刻走，怎麼過呢？

况且我的病，能好不能好，我自己毫無把握！我固然是厭惡人間，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，我究竟是個人，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，我還有母親，我還有兄嫂，他們和我相處很久；我要走了，也因該和他們辭別，我所以等不到春天，就要趕回來！

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，就到上海去，若果那時病好了，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。

我從五點鐘，給你寫信，現在天已大亮了！醫生要來，我怕他責備我，就此擱筆吧！

亞俠十二月五日

親愛的KY

我離東京的時候，接到你的一封信，當時忙於整理行裝，沒有覆你，現在我到杭州了。我姑媽的屋子，正在湖邊，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；推開樓窗，全湖的景色，都

收入腦海，我病疲之身，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，覺得振刷不少！

湖上天氣的變幻，非常奇異，我昨天到這裏，安頓好行李，我便在這窗前的籐椅上坐下，我看見湖上的霧，很快——大約五分鐘的工夫，便密密霧起，四圍的山，都慢慢地模糊了。跟着浙浙瀝瀝的雨點往上洒，游湖的小船，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，但是不到半點鐘，雨住雲散，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，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。山澗裏的白雲，隨風嫵娜，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，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，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。

我姑媽家裏的表兄，名叫劍楚的，我們本來是幼年的伴侶；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，大家都覺得生疏了！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，他的神氣，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，不過我苦悶的時候，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！（十二月十日寫到此）

KY！我寫這封信的一半，我的病又變了！所以直遲了五天，纔能繼續着寫下去，唉！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！

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——我纔寫上了半段，劍楚來找我，他說：『唯逸已於昨

「晚死了！」唉！KY！這是什麼消息？你回想一年前，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，你能不黯然嗎？唯逸他是極有志氣的青年，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，也會決心要為主義犧牲，但是他因為失了感情的慰藉，他竟抑病了，昨晚竟至於死了。

他有一封信給我，寫得十分淒楚，頭裏有一段說：『亞俠！自從前年夏天起，我便種了病的因，只因為認識了你！……但是我的環境，是不容我起奢望的，這是知識告訴我，不可自困！然而我的精神，從此失了根據。我覺得人生真太乾枯！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，我何必去助增別人的生活趣味？為主義犧牲的心，抵不過我厭生的心，……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，爲了感情，犧牲我前途的一切！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，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，而害你，但是我終放不下你！亞俠！現在病已深入了！我深藏心頭的祕密，才敢貢獻你的面前！你若能爲你忠心的僕人，叫一聲可憐！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！……』唉！KY！遊戲人間的結果，只是如此呵！

我失眠兩天了！昨天還吐了幾口血，現在疲乏得很！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呵！

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

KY親愛的朋友：

在這一個星期裏，我接到你兩封信，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，但是我病了，不能回你們！

唉！KY！我想不到，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！也不能到北京了！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，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！她們見了我，只是掉眼淚，我的心也未嘗不酸！但是奇怪得很！我的淚泉，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？

自從上禮拜起，我就知道我的病，是不能好了！我便把我一身的的事情，從頭回想一遍，拉雜寫了下來！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，頭腦作痛，眼光四散，我不能寫了！噫！

『我一生的事情，平常得很！沒什麼可記，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，却十分劇烈；我幼年的時候，天真爛漫，不知痛苦。到十六歲以後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。我中學卒業以後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，因為種種的關係，作不到，我要投身作革命黨，也被家庭阻止，這時我深嚐苦痛的滋味！

但是這些磨折，尚不足以苦我！最不幸的，是接二連三，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，使我欲拔不能！這時一方，又被知識苦纏着，要探求人生的究竟，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，也求不到答案！這時的心，徬徨到極點了！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，人間又有什麼真的價值呢！努力奮鬥，又有什麼結果呢？並且人生除了死，沒有比較更大的事情，我既不怕死，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！……唉！這時的我，幾乎深陷墮落之海了！……幸一方面好強的心，很占勢力，嘗我要想放縱性慾的時候；他在我頭上，打了一棒，我不覺又驚醒了！不敢往這裏走，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？我每天夜裏，睡在床上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，然而沒有結果！

我在極苦痛的時候，我便想自殺，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！我否認世界的一切；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，第一次就失敗了！接二連三的，失敗了五六次！唯逸既因我而死！叔和因我而病！我何嘗遊戲人間？只被人間遊戲了我！——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，茫茫前途，如何不生悲懷之感！

唉！天乎！不可治的失眠病，從此發生！心臟病，從此種根！顛頓了將及一年，

現在將要收束了！

今夜他們都睡了。更深人靜，萬感叢集！——雖沒死的勇氣，然而心頭如火煎逼！頭腦如刀劈，劍裂！我縱不欲死，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！死神還不降臨我；實在等不得了！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，抖戰的兩腿，使我自己驚異！這時窗子外面，射進一縷寒光來，湖面上銀花閃爍，我曉得我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，已爲我豫備好了！雲母石的枕頭；碧綠青苔泥的被褥，件件都整理了！——我回去吧！噫！親愛的母親！嫂嫂！KY……再見吧！』

.....

我表姊，昨夜不知什麼時候，跳在湖心死了？她所寫的信，和她自己的一頁日記，都放在枕邊。噫！湖水森寒，從此人天路隔！KY，姊呵！我表姊臨命的時候，瘦弱可憐的影子，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，今天晚上，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，但見雪白的被單上，澹着幾滴鮮紅的血跡，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？我禁不住坐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，痛哭了！

她的尸首，始終沒有撈到，大約是沉在湖底，或者已隨流流到海裏去了。

她所有的東西，都收拾好，交給我舅母帶回去，有一本小書——生之謎，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，我現在由郵寄給你，望你好好保存了罷！

亞俠的表妹附書。一月九日

選自濱海故人

淪落

醫生左手插着腰，右手輕輕敲着右邊的胯骨，對病人表示一種悲憫的同情，微蹙着眉峯，看護婦遞過寒暑表，放在病人的舌下，約四五分鐘纔又從嘴裏拿出來，對着窗子望了一望道：「熱度仍和昨晚一樣，」醫生點了點頭，安慰病人道：「多睡覺，不要用心思就好了！」病人懶懶地點了一點頭，醫生便發出慈母般微笑，輕輕摸了病人的頭，說了一聲再會，跟着病房的門開了，醫生就出去了。

這時候夜景幽寂，從窗子裏射進灰白色的月光來，照得這病房，彷彿囚牢的慘厲

可怕。看護婦在一張蓬布椅子上，已沉沉入夢了。病人怕燈光，電燈早就熄了。這房裏竟露出可怕的幽冷，街上的更夫已打三更了。病人的心臟急劇烈的跳着，睡魔永不敢近她，她只睜着眼，努力向那沒有月光的暗陬凝望，那眼神的銳利，好像可穿鬼物的肝膽似的，如此半點鐘以後，她實在不支了。無力的閉上兩眼，迷蒙中忽見一個魁偉的少年，站在她的牀前，彷彿很傷心地病到這般地步，搖着頭，深鬱的噓了一口氣，那陰森很像荒塚上的鬼風，病人很驚嚇的對他望着。呀！他頭上帶着白布藍綠的水手帽子，身上也是白布藍綠的水手衣服，她禁不住抖戰着垂淚了。那少年水手兩腿漸漸軟了，戰慄着跪在她的牀前，伏在她的胸上嗚咽着。她覺得如火般熱的眼淚。都浸入她心窩裏去了。她無力的噓了一口氣，用手撫着那水手，她想起認識這水手的事情來了。

在一年夏天的早晨。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，只在大水連接的地方有一道灰色而帶藍的帶子，橫在那里，海邊上只有一隻海艦停着。住在海邊上的孩子，赤着脚爬下沙灘去，什麼尖的螺，圓的貝殼，捧滿了兩手，她那時正在捉一個活的小螃蟹，不提防

滑了腳滾到海裏去，那浪花發怒般湧起來，她只覺鼻管辛辣，水往嘴裏直灌，便迷昏不省人事了。

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她睜開眼一看，只是一個青年的水手，站在她的面前，見她恢復了知覺，微笑着遞過一杯糖水，慢慢扶着她的頭灌下去，她覺得更清醒些，又睜開眼往四面望望，只見自己臥的地方是一間洋式小房屋。很使她注意的，便是這小洋屋掛着五六個白色的救命圈，她懷疑着想，不知究竟是什麼地方，那水手彷彿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因微笑着說：『小姑娘好險呵！不是我正扶着欄杆看風景，你一定要被浪頭捲去了。……你願意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？……這就是停在海邊的軍艦，你家住在那裏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』她這時已坐了起來，對着那水手，很親暱的微笑着，投在他溫暖的懷裏說：『我要回去。』水手點點頭，領着她下了艦了沿着沙灘走了一里多路，她已看見家門，只見母親正擦着眼淚，彷彿等什麼消息呢，她便離了那水手急急飛奔她母親去了。水手遠遠站着，等那母子都進去了，他才唱着凱歌回艦去。

在這件事發生兩天以後，她的父親到那軍艦謝那水手，那軍艦已開得無影無蹤

了，那老人只望着海，如默祝海神保佑這可愛的青年。

後來這一隻海艦雖然又開到這地方兩次，但那個水手卻沒有同來，她一家的人都覺得很失望，這樣可愛的青年，竟不能再看見第二次，並且不能對他表示一家人感激他的意思。

過了八九年她已經二十歲了，那時她中學校已經畢業，她的故鄉教育很不發達，因和母親商議，到都會的地方求學去。臨離家的頭一天下午，她和幾個同學仍到幼年的樂園，海邊作最後的親昵，這時正是黃昏，海霧受太陽的渲染，幻成紫的、紅的、青的種種色彩——不很明顯的混合色，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，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，西方的紅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，淡紅的各種顏色，在天水交接的地道，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。她正在留意看海景時，忽見沙灘的東邊，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穿着一身海軍的軍服，兩手插着褲袋，口脣噓噓作響，兩目望着天空，彷彿在迴憶從前的往事般，有時在那沈靜裏，微露着笑容，好像陰雲幕裏的輕淡的陽光。她覺得這軍人有些眼熟，不住用眼神打量他，但是記不起來了。這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呢？

她的同伴，同她談海上冒險的故事，漁船遇着巨大的鱷魚傾覆了，漁人捉住一隻木排，漂泊到一個沒人跡的島上，虎豹怎樣兇惡，毒蛇怎樣傷人，她的同伴述說着，彷彿像會親眼見過似的。她從這些有趣的故事裏，忽然想起她遇險的一段故事，於是她告訴她們說：『我告訴你們落水的事吧！虧了那少年水手！』她的同伴都圍攏說：『大一點聲音』她高聲述說了。大家聽了都現出驚怕的神情說：『呵！好危險呵！』

她這時忽然低下頭，彷彿受了意外的刺激似的，不時偷眼向沙灘東邊看，大家也不知不覺都回過頭只見那中年的軍人，向這邊看着微笑，這些女孩子便如觸了電般，狐疑着，不知這微笑裏頭，定伏着什麼不測的事，有一個膽小的便說：『我們快走吧！那一定是個壞人，』大家被她一提醒，都覺得真正可怕，便忙忙往回走，只見那軍人仍舊望着她們微笑。她們更覺得心虛，彷彿後面那少年拿着利刃追來了。便忙忙往家裏飛奔。

第二天她正在擁擠的票房門口等買車票，只見人叢裏走出那個中年的人來，她止

不住心頭狂跳，緊依着她父親的肘下，不敢動彈，面上的紅色都淡了，後來她父親因為替她拿行李票走開了。她獨自站在票房門口，戰慄着，低頭不敢望四面看，忽覺背後有人說話的聲音道：「姑娘！記得前九年救你命的人嗎？」她聽了這句話，這才明白原來就是那個水手呵！因放下了心，望着那水手說：「先生爲什麼早不說，我們一家人都極望見先生一面呢……！好！我父親來了，他老人家更是時時不忘先生的一個人。」她父親見她和一個男人說話，很驚怪的看着她，她只微笑說：「爹爹！這位先生便是救兒命的那個水手，」這老人才明白歡呼道：「呵！真是有幸，先生救了小女之後，老夫會到海邊去訪先生，可惜軍艦已開走了。但老夫沒一天不在記念先生，等送小女上車後，請先生同老夫喫杯茶去。」

這時火車已到了，客人紛紛趕上車去，那軍人和她的父親一齊送她上了火車，不久開車的鈴響了。火車頭便蠕蠕動起來，越動越快，霎時間便離開故鄉的城市了。

她到了北京以後，不久便進了學堂，她的臉上時時含着愉快的微笑，同學們都和她很親厚，都覺得她是個幸運兒，忘憂草，她常喜歡帶着嬌憨的滑稽，惹同學發笑，

學堂裏的同學，無論誰提到她，都立刻感覺着自然的美。

有一天正是星期六，同學們多半都回家去了，她因為北京沒有親戚，所以只住在學校裏，這時天氣已有四點鐘了，她從浴室裏，抱着一包換下來的衣服，一壁唱着，一壁往洗衣服的地方去，頂頭遇見那個有麻子的校役，拿着一張名片道：「小姐！有人找。」她覺得很奇怪，不禁「啞」了一聲道：「誰來找我呵？」因伸手接過片子來，只見上頭寫着「海軍部副官趙海能。」她更懷疑了，心想我向來不認識這個人呵！因向那校役道：「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呵？」校役說：「很高大的身材，四方臉，有兩撇八字鬍子」她聽了自言自語道：「高大身材，四方臉，八字鬍子，莫非是那個救我命的水手嗎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回頭對那校役說：「好吧！你先去，我就來，」她忙把衣服放在寢室裏，對着鏡把頭髮攏了攏，匆匆走到會客室，已經有許多人在那里會同學們，她慌忙向四面望了望，只見靠門坐着那個趙海能迎了出來，很恭敬鞠了一個躬。她這時彷彿作夢似的，也不知和他說什麼，稍談幾句，趙海能便走了，她只記得一句是：「有機會還要來談。」

她會過趙海能以後，仍舊照常活潑作她的事去。

她們學校的旁邊，有一所花園，她每逢放假時，常常獨自到那園裏，坐在花蔭下看書。倦了便放下書，倒在假山石背後，靜靜嗅着草際的幽香，聽草蟲奏着細妙的音樂，有時仰頭看着天上變幻的行雲，有時像魚鱗般閃爍着，有時像輕紗般飄拂着。她彷彿作夢似的，想像天宮的白玉雕欄。和低眉淺笑的天使，有時忽覺天上的雲異樣的深碧，兒時久遊的海景，一一湧現出來，那少年的水手——中年的海軍部副官很明顯印在她的腦裏，游泳在她似夢非夢的眼前。

她不知上帝何時設下陷阱了！她感激救命的趙海能，常常流下熱情的淚來，她看過從前的小說，對於有恩的男子應該犧牲身心報答他。但她似乎知道趙海能已經不是獨身的男人，她想要報趙海能救命的機會很少了。時時悵惘着，發出無可奈何的長歎。

有一次上心理學，她很留心的聽講：教員說：『女子富於情感，對於待她有恩情的人，時時不忘，根據這種心理，青年向少女求歡愛時，只有一個方法，表示對於少

女極熱誠，彷彿一切都可爲她犧牲，縱使失敗一百次，也不要灰心，終久必成功。」同班的同學聽了都彼此互視着微笑，只有她臉上漸漸失了紅潤，頭俯下去，倘若沒有書桌擋着，恐怕直要低到膝上了，而且眼淚如泉水般的湧了出來，同學們很詫異，課堂裏立刻靜止，彼此面面相覷。便是那教員也繃着眉，默然無言，彷彿其中伏着極不測的動機，覺得再講下去很不方便，因提早下堂了。

教員才走講堂的門口，同學們都一擁而前，將她圍住。詰問和勸慰的聲音，雜亂成一片。

她只伏在書案上，兩肩不停的聳動，喉裏不住的哽咽，始終探不出個究竟。同學們都懷疑着，漸漸走開了。有兩三個聚在迴廊底下，低聲猜想着，其中有一個同學說：「她必是上了誰的當吧？」……『誰知道呢？』另一個同學插嘴說：『我覺得她近來的情形很不對，總是鎖着眉峯，彷彿內心蘊藏無限的祕密似的。……咳！現在的社會，真好像荊棘的荒園了，只要一分不留心，便要被銳利的棘針刺破了……尤其是我們女子倒霉，心又軟，情又熱，只要男子在她面前落過一顆眼淚，無論什麼便都被蒙蔽過去

了。……』

種種的議論，接二連三的鼓蕩在空氣中，有時候一兩句傳到她的耳朵裏，便變成有毒質的針，使她身心都感到痛楚和麻醉。

直到她病倒牀上，當夜月幽淡的時候，她回想着，兀自心痛。她用手緊緊握着那水手的手，極用力的『噓』的一聲。忽然打了一個寒戰，睜眼一看，她全身如焚般燒起來，削瘦而灰敗的兩頰上，漸漸轉成胭脂般的紅潤，失神的眼球，略略轉了一轉，那眼皮又慢慢垂下來了。

這時冷靜的夜已過，那綠色的窗幔，閃着微紫色的朝旭。看護婦推門進來手裏端着碗，一碗鮮而且白的牛乳，那熱氣如煙霧似的一縷縷都從杯裏瀉了出來。

看護婦右手端着茶盤，左手伸在背後，扭那門上的機關，一壁對着床前站着的少年點頭說：『先生早呵！』

這聲浪把她從半夢裏驚醒，細看那少年，原來並不是水手，他穿着灰色布的長袍，額頭的頭髮很自然的鬆散着，彷彿很美麗的遮陽般。極活潑的眼神，表示他青年

之美，他這時含愁站在病人的面前，很憐惜的替病人整着散亂枕旁的柔髮，看見病人已睜開倦眼，用極柔和的低聲問道：『今天覺得好些嗎？』病人這時只微微了一搖頭，依舊把眼閉上，他很傷心的噓了一口氣，目不轉睛對病人望着，覺得上帝太不仁了，爲什麼使這脆弱的玫瑰花，受病魔的作踐呢？不然這種好天氣，和她併肩坐在公園的松林裏，聽早晨的雲雀，嬌婉的唱歌，看蘆葦的露珠，向朝旭爭閃，有時她含羞向着自己微笑，呵！這多麼使人醺醉！

『哎喲』病人又發出苦痛的呻吟了，他便立刻被驅出於幸福的花園，深鎖着愁悶的海，將他全個蓋沒了。他坐在她的身旁，握着她久病枯瘦的手，含着淚的微笑，安慰她說：『不想病的苦痛吧？只想你沒病之先，我們許多幸福的光陰，……你記得有一次我們喂猴子花生，你笑得彎了腰，這些要多有趣呵！你病好我們還要尋更美妙的樂趣去，你不是最愛聽海裏的風，吹在松枝上，發出悲壯的松濤的聲音嗎？……只要你出了醫院，我們便有快樂日子過了。』這少年極力安慰着她，想盡了種種方法，甚至祈禱上帝，再給他些智慧，使他把他的愛人從愁苦的海裏救出來，便使犧牲了一

切，他也絕不埋怨的。

看護婦將牛奶端到床前說：「小姐！喫吧！已經不很熱了！」那少年連忙從看護婦手裏接過來。顧不得看護婦很冷淡的微笑，他用羹匙一瓢瓢往病人的嘴裏送着，只要病人嚥下一匙，他心頭便開一朵美麗的欣悅的花，但病人只嚥了三口，便搖頭不肯喫了。他這時想二十幾歲的少女，只喫得三匙牛奶便夠了嗎？他忘了那病人已經搖頭拒絕這牛奶，他依舊用匙，很小心的舀着，送到她淡紅而帶淺灰的唇邊，病人不耐煩的噁了一聲，把頭側到裏邊去了。少年很失望的放下匙子，獨坐着冥想，心頭幾次發酸，幸沒有落下淚來。這不能不感謝事故很深的看護婦了。

太陽驕傲着走他的路，對於人間的歡迎與憎厭，他都不理會。他不注意那些怕分離的青年男女，而為他們稍停留，而且那些青年男女，覺得他們需要太陽照臨的時候，太陽跑得更要快些。

病人床前坐着的少年，看見病人似乎睡着了，他輕輕走開，到門外換一換空氣，嘗他擡頭，看見西方一帶柳樹梢上，滿都塗着金黃色時。他不覺得喫了一驚，什麼時候

候跑馬的太陽已走到這裏了。照規矩醫院六點鐘便不許外人停留了。他看一看手上的錶只差五分，便需離開這地方了。他又走進病房裏，病人已醒，望了望他道：「你沒走嗎？……」他說：「還早還早。」但他那不自然的微笑，已令病人不能堅信他的話。

門外頭一陣脚步聲，醫生來看病人了。看護婦拿着寒暑表，推門進來說：「先生到關門的時候了，」他彷彿罪人聽了最後的判決，只得絕望走了。看護婦送他出了門，依舊淡然微笑着。

三個星期以後，這病房裏已另換了一個病人了。她搬到學校的休養室住下，同學們聽見了這消息，都抱着欣悅的同情，到她那里看望她。這修養室在操場後面，另外一個小花園裏，窗前有幾株美人蕉，正開着金紅色的花，在朝露未乾時，從那花下過，可以嗅到一種清幽的幽香，蕉葉像孔雀美麗的尾，翠碧上有許多金星，那正是露珠兒在朝陽下閃爍的時候了。

滿屋子的光線都異常輕柔，淡綠像湖心的水色。窗上都慢着葡萄葉色的輕紗，楊柳的柔條，美妙的飄射在上面。她披着玫瑰色的大衣，靜默的坐在靠窗的大沙發上，

在左手這一邊放着一封信。眼前遊泳着可怕的惡夢。

不能忘的水手——中年的副官，魁偉的身軀，直立着彷彿一根石柱。他只要輕輕一動，就可使無數的人頭破血流。記得他曾述說他攻打敵人時的猛鷲，一個鎗子打進對面敵人的左眼，那眼珠網着血絲——赤紅像火般，滾了出來，他絕不動心，接續第二鎗第三鎗一直開下去，彷彿小孩子看放花一樣有趣，紅光——血和火焰都混合成爲一片，他只覺活躍好看——唉！勇敢的軍人！多麼可怕的活劇，他只要一樣把這不情的活劇，從新演一遍，不消兩個鎗子，什麼都完了。

他驚懼仰起頭來，只見綠紗窗上，染上幾道淡紫的波紋，在那波紋低下彷彿有一個人影，於是她開始問道：

「門外是誰？」

「松文姊姊！你起來了吧！」

「起來了！你是彬彩嗎？……進來坐坐」她說着，開了房門，只見彬彩笑嘻嘻走了進來，對她臉上望了望說：「怎麼今天臉色又不好啦！昨晚好睡嗎？」

她驚懼而羞澀的應道：「怎麼？……不至於吧，」因拿起桌上的小鏡子，細細照了一照，又用手在兩頰上搓了一搓道：「想是天氣比較涼了，我病後禁不住，臉色所以更蒼白了。」

「這也不要緊，你不要憂懼吧！只要暢放胸襟，復原自然就容易了。」彬彩撫摩着松文的肩，很誠摯的安慰她。她只搖頭歎了一口氣說：「像我這種不幸！……死了倒也乾淨！」

「爲什麼總要往這一條路上走，死也沒這麼容易呢？」彬彩很感慨的說着。

她把沙發上的圍巾拿起來，那封信掉在地下了。「呀他又來信了嗎？你也太不乾脆了！像這樣藤蔓似的。將牽到什麼時候才了呵！」她面色漸漸紅了，好像火般的燃燒着，頭俯下來，緊緊靠着胸口，淚和露珠般，滾過兩額又流到衣襟上了！

「唉！」彬彩的顏色蒼白了；但她除了這一聲「唉！」沒有更多的話了。這美麗的晨光，被弱者的淚浸得暗淡了。窗紗上的紅色波紋，變成素湍的清流了。滿屋裏沈寂着，像死神將要來臨的森陰可怕。一隻青白色的面孔；四隻凝着淚光的眼睛，彷彿在

神的蓮座前，待最後的判決般不安和憂鬱。

後來彬彬慢慢恢復了她爲憂傷而錯亂的神經。用絹帕拭乾了眼角的淚痕。從地下檢起那封信來說：『我能看一看嗎？』松文只點了一點頭，仍不住的流淚。

彬彬用發抖的手——彷彿已聽見強者的鎗在封套裏跳躍了——輕輕從那封口裏抽出信來，眼前頓覺一亮，一個火熱的十字在那信尾，明明白白的畫着。彷彿經過知縣老爺批行的文書，只要一公佈出去，罪人便沒有希望了。彬彬極力鎮定着，把那信箋展開，但連信箋都一同的發着抖。她對着空氣深深的吸了一口，似乎胸口的壓迫鬆了些。於是才看見信上所寫的東西：

『松文：我是軍人，我是不知道明天的生命的人，我的感情是像海裏的波濤一樣的，當我聽見指揮官的號令：『前進！』我全身便燃燒在火熱的情感裏，這時不打得敵人的眼淚滾了出來，我手上的鎗絕不向下鬆一鬆，但事情過了，我睡在野外的帳幕裏，偶爾看見頭頂上的青天，和淡白色的月光，我也會想起我白天的動作很可笑，而且危險，這時我感情的潮落下去了。但是沒有用處，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。』

這一段故事，彷彿是題外旁枝，但你若懂得，就可以免了許多的麻煩！

我熱烈的感情，能像溫柔的綢帶纏你着，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，但你若背過臉去，和另一個少年送你的眼波，我也能使這溫柔的綢帶，變成猛驚的毒蛇，將你如困羊般送了命。

你或者要祈禱上帝，停可怕的戰事——無論為什麼而戰，只要將我因此送了命，你便可以很自由了，這一層我不能禁止你，而且真到這時候，我看不見，聽不見了。我也不願再管了。只是我活的時候，我絕不能使曾經和我接近的人。更和別人演一樣的劇。

我救你命，我並不會想你報答，但你既很慷慨的願意以身報我，那就不能再由你的意了。

趙海能十

彬彬看完這字字含刺的信，哀憫的同情，染着憤激的色彩，責備松文說：『你為什麼不想一想！』松文又羞又傷心。將頭埋在手裏。猛烈的熱情，逼着她放聲痛

哭了。

彬彩看着這可憐的弱者，也禁不住落了許多同情的淚。

在她們哭得傷心的時候，日色越變越陰沉，一陣陣涼風吹得芭蕉葉刷刷價響，立刻便有暴雨要來似的。

彬彩看看手上的錶，已到正午了。因說道：『你一早還不會喫東西，我們一同到食堂喫碗麵吧！』她搖頭道：『你自己去喫吧！我一些不餓。』說着那雨點已漸漸滴了下來，彬彩說：『我不能再耽擱了。你現在不去喫也好，等雨晴了我叫人給你送來吧！』說着開開門急急的走了。

彬彩走到食堂裏，同學們都早已在那里坐好了。她檢了靠窗子的那位子坐下。大家糟糟雜雜談話，彬彩並不注意她們，只顧低着頭喫，忽聽靠她左邊坐着的那個同學說：『彬彩！你的好朋友松文病好了嗎？』彬彩說：『還沒十分好！』另有兩個同學，正看着，露出很鄙薄的冷笑，含着諷刺的話調說：『松文病得真奇怪？』『哼！什麼怪事沒有啊？這才給婦女解放露臉呢？』彬彩聽她們的話頭，簡直是罵松文，自己也不

好搖嘴，只裝沒聽見，忙忙喫了，放下筷子就走。她們看了她這不安的神氣，等她才轉過臉去，便發出使她難堪的冷笑，彷彿素日和松文過不去的宿仇，這一笑便都報復了。

彬彩裝着一肚子牢騷，來到洗臉房裏洗臉，當她拿着臉布在臉上擦的時候，憤怒和不平的情感，使得她的眼淚和臉盆裏的水相合了。她想：「人們最殘忍，對於人家的錯總不肯放過一分一釐，松文當日待她們也不薄，何至於這樣的糟踐她呢？人們只是自利的蟲呵！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可寶貴的東西？」彬彩越想越傷心，終至於把眼睛都擦紅了。

同學們走過她的面前，只是冷然的，似乎有些驚異的微笑著。

松文的病，為聽見同學們的閒言，又加重了。這時除了彬彩對她仍和從前一樣的誠摯，其餘的都極隔膜，有時因為到操場去，從她的門口過，也只對着她的門窗，露着鄙薄的冷笑，她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「害羣之馬」。從此她們說到她，只以「害羣之馬」為影射之辭。

有一天正是學校紀念日，同學們演新劇，彬彩約着松文到演劇場，打算使她開心，病也可以好得快。她們到那里只騰東邊犄角有兩個空位子，彬彩坐在外邊，松文坐在裏邊。這時趣劇已開幕了，演醉漢的笑史，只見那醉漢踉蹌躑躅在臺上亂撞，把一個賣豆腐的擔子撞倒了，弄了滿臉滿身的豆腐，好像雪地裏鑽出來的一隻笨豬。看客都鬧堂大笑，松文也覺得這是病後頭一次開心了。

趣劇演過，接着演正劇——心獄——，是一個青年從外國回來，留在他姑母家裏，他姑媽沒有子女，抱了一個養女，這時已經十八歲了。出脫得和含露的薔薇般，十分豔麗。這少年因色動情，引誘這少女和他發生關係。那少年不久就回家去了。這少女不幸有了孕，被家人發見，把她趕了出去，淪落得將成乞丐了，而那少年早把這件事忘了。當這少女正抱着小孩跪在戲臺上，悽聲的哀求上帝的憐憫的時候，看的人有的發出同情的悲歎來。而在東邊犄角上，忽砰的一聲，彷彿什麼沈重的東西倒了，會場的秩序立刻亂起來。

『誰摔倒了？』

『松文！松文！』

『快請學監去？』

鬧嚷中那個高身材的學監先生，慌張着來了，叫女僕將她連扶代擡弄到休養室去，一直過了半點鐘，會場的秩序才漸恢復了。

松文兩眼緊閉，臉色和紙般的慘白。嘴唇發紫，一聲不響的睡在牀上，彬彩用急迫的聲調，抖戰着呼喚，有經驗的女僕，用力摺她的人中。過了半天，松文才迴過氣來，『呀』的一聲哭了！彬彩含着淚說：『這是何苦呢？』

女僕忙着灌糖水，揉心口，直到松文嘴唇有了紅色，大家才慢慢散了，彬彩在對面牀上陪伴她，夜裏偶然醒了，還聽見松文深鬱的悲歎，彷彿荒原裏，淪落的小羊。

從那天晚上起，學校裏的人們對松文的議論，又如潮水般澎漲起來。彬彩把休養室的門關得緊緊的，唯恐不情的嘲笑傳到她的耳朵裏，增加她的病。

人們無情的嘲笑，漸漸好些了，因為她們的嘴已經爲這議論疲倦了，她們的耳朵也爲聽這議論疲倦了。松文的病也漸漸好起來。

在松文病裏，那個活潑的少年，擔了不少的心，背着人流了許多的淚。但學校裏他不方便來，並且松文又屢次阻止他來。他每次走到學校裏的門口徘徊了許多時候，但依舊照樣回去了。

現在聽說松文已經能出來，他才從愁苦的海裏逃了出來，這一天氣候很溫暖，梨花靜默的睡在太陽的懷裏，怯弱的蘭蕙，也亭亭直立在白石的欄杆邊，透着醉人的清香，松文無力的倚着雕欄坐着，那少年站在旁邊，握着她瘦弱的手，低聲道：『比從前又瘦許多，怎麼好？』很誠摯的情感的表示，松文驚得縮回手來，少年似乎不解的對她望着。緊咬着嘴唇，雖然沒說出一句話來，而他心弦的緊張更比說什麼表現得清楚。

夜來香的密葉下，飛出一隻小麻雀來，彷彿嘲笑似的，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。梨花的瓣如蝴蝶般，隨着微風飄落在她的衣襟上，她含淚拾起梨花，用手撫摩着，似乎說：『你的零落憔悴正和坐在你底下可憐的女子一樣呵！……但你還有我憐你……』她的淚滴在梨花碎瓣上，染成淡紅色的斑痕。那少年說：『這是人間最不值得理會的

東西，不過一片零落的花瓣，何必用你寶貴的淚去染她呢？」她抖戰着，重覆那少年的話說：『不過一片零落的花瓣！』

少年覺得，他們這一次的聚會，沒有多少吉兆。快快的送她到了學校的門口，便獨自回家了。

他到了家裏，回憶着日間事，他覺女子們的心情，真是過分的易受感動。不值什麼的一片落花，也會使得她們流淚。

這一天夜裏，松文等彬彩睡着了，她又坐起來，擁着溫暖的棉被，細細的思量，她覺得那少年對她十分的真摯，或者能原諒她一時的錯，而終身包涵她……但她一轉念間，又覺得自己的測度靠不住，倘若他放下臉說：『我純摯的愛情，只能贈給那潔白如玉的女子，不能給你……』或者他勉強容忍了，當時不使我太難堪，但漸漸和我疎遠了，甚至於在街上遇見我的時候，竟彷彿不認識：這都足使我失卻生活的勇氣呵！

我不告訴他吧！人生朝露，像我這種身體更不知什麼時候就結束了，何苦不盡力在生前享樂呢？……享樂！唉！不能！絕不能！良心之不安，比凌遲處死的罪還難受。

呢。並且沒有同情的人類，專好攻人家的過處的人類，我縱不說，他也未必終久不知道，那時候豈不更多了一層欺騙的罪嗎？

他彷彿很真誠，或者他能看愛的面上饒恕我一切。可憐我易受騙的小羔羊，用他丈夫的大度，來包容我。……

但是他向來很膽小，爲了那強兇的趙海能他或者要遮着耳朵，急急躲開了，那我豈不是一樣的淪落。

真的，我沒認識他以前，我沒到愛的花園裏邊去過。沒理會過紫羅蘭的香氣，是很精妙的。

趙海能二十九歲的副官，我爲感他救命的熱情，不幸一時走錯了一步，但絕不會因此開很精美的愛的花。而且這又不能和太陽一樣的光冕堂皇，只像躲在牆縫裏的水牛，如何的輕覲和束縛呵！

幾千根沒有頭緒亂麻般的思想，將他縈繞得頭目發暈。

夜已深沉了，星光很暗淡，彷彿醉人朦朧的眼。細小的風，從玻璃縫裏悄悄鑽了

進來，吹在她的散髮上，根根便如青色的飄帶般舞動。大兒遙遙的吠着，打斷她的思路，她實在疲倦得不支了，放好了枕頭，將身上披着的衣服拿了下來，慢慢鑽進被筒裏去。數着壁上的鐘擺一二三四五六……不知數了多少她才走到短期的安息國去。

當松文披衣深思的時候，同時離她十里路左右。有一所公寓，最後進的一所房子。兀閃爍着燈光，在燈光底下。坐着一個少年。正用金色的筆頭，蘸着紫羅蘭的墨水。往一張很美麗的信箋上寫道：

『松文！我為你的荏弱。幾次心都裂了！他看見蘭花，支着纖細的幹兒在夜風裏搖擺着，我便心驚的張開我的兩臂，遮着那無情的風說：「風呵！你留一些情吧！她禁不起你的摧殘呀！」』

松文！我或者有些過慮。但我看見你削瘦淡白的兩頰，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抖戰着……』

他寫到這裏，似乎有些停頓了，他放下筆，拿起桌上的香煙。不住的吸着。滿屋子都漫了煙霧。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煙霧散淨了。他舉起兩手，伸了伸腰，打了一個

呵欠，回頭看了壁上的鐘，已經兩點了。於是將這不會寫完的情書，鄭重收起來，安然地睡下。

兩星期以後，他打算到南邊去省親，便約松文在公園裏話別，這一天天氣比較得熱，並且一點風都沒有，在那河邊的柳條靜靜的動也不動。那路旁的蝴蝶蘭，也默默地無語，對着那炎熱的驕陽，彷彿乞憐似的低垂着弱莖。河池裏的水平如鏡，映着兩岸的倒影。水亭子的紅柱，一根根逼真的印在水裏，有時波底的游魚，微逐着捉那赤色的小蟲時，水上便起了漩紋。

那少年坐在水邊的懸崖上，兩隻腳踏在一根老松根上，在懸崖旁邊，長着許多碧綠的爬山虎，和赤紅的馬櫻花，那馬櫻花的葉子，正像一把傘般，遮着那炙人的陽光。這時松文還不會來，他不很焦急，因為他正思量着，用什麼安慰她，使她覺得這暫時的小別不算什麼。他第一層想到了，他今天對她不说一句惜別的話，他更要極力作出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或者還是一件很快壯的事。但他不知怎麼，想到留下她很孤零的在北京，心弦便禁不住要緊漲了，他向無雲的碧藍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仿

彷彿得鬆快些。他無意的回過頭去，神經像受了電流，不覺『呀』了一聲，因為在他的背後，正是他的愛神，含笑站在那里。

『你想什麼？竟如此入神？』松文含笑的對他詰問，

『我只打算你從這一條路來，正在盼望你，不想你到那邊繞過來，躲在我的背後，使我不期的嚇了一跳。』

松文不再說什麼，只掠了一塊平的山石，用手巾墊着坐下了。他也不知要說什麼才適當，也躊躇着一語不發。他們默對了半天，只是他們的眼神，都一時不會減默，惜別和悵惘的情緒，都儘量的傳達了。

『哦！你要走嗎？』松文突然問着那少年。

『打算明後天走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』他用猶豫的目光望着松文，彷彿只有她一句話才可以決定他的行止。

『你既決定走，還有什麼好不好呢？』她含着深微的幽怨，和失望的情緒，使他堅定就走的心搖動了。

『倘若可以不走，我……』

『走也好，在北京也很無聊，』她不等他的話完便插入這麼一句，打斷他的下文了。

他似乎有些不高興了，臉色微露蒼白，兩目失了靈轉的力，只凝注在沒有一點好看的白牆上。

『你怎麼不說話了？』他又故意的問他。他覺得更傷心了，眼圈彷彿紅着。她這才不忍再戲弄他了，用極溫摯的態度向他道：『你能不去，我當然希望你不去，因為我現在也很孤零。想到你路上的淒寂，更不舒服……可是你的家裏有要緊事，你又不能不去，只望早點回來……』她說到這里，覺得不能再這麼一直說下去。恐怕自己先制不住自己的眼淚，因換了方面說：『你到南邊把好的風景片給我寄幾張來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立刻活潑起來，因問她要那一樣的，要多少，說個不休。兩人都把惜別的情緒宕開了，好像一陣的大風，吹散天空的浮雲。

這時候暮色很深了，遊人依舊很多。他們便離了這水涯，在松林下併肩慢步着。

新月如眉般的，印在蔚藍的天上。疏星似棋般排列着，從高茂的樹林中，露出幾道的白光，照在馬路上，葉影如畫。他們踏着這美麗的影子，互視着傳他們密緻的心波。他們無言，但他們彼此聽得見彼此的心聲，深深沉醉在清淡悄默的月光和星輝之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松文叫人送了一封信給那少年，這信共有兩層封套，裏邊的那封信，用紅漆鎖着信口，在信封的背後註道：『這封信請你在車到天津時，再拆看。千萬！千萬！』

那少年似乎不可耐，他焦急着繃緊眉頭。『到天津再看，為什麼呢？』他自己問着自己，但他終久只在雲霧裏罩着。幾次要待不遵她的囑咐，但當他用手動那封口的紅漆時，總要不安的頓住了。

在車上三點多鐘的時間，在他急迫的心看起來，至少三年了。車到天津的時候已經七點了，但日色還很明亮，他靠着窗子，把信拆看了。不知不覺他的心弦又緊張起來。他看那封信上說，他的愛神已不是含苞未放的花了，他懷疑着想，這大約是夢

吧！世界上那有這種可驚異的事呢？她嬌羞默默，誰說她不是處女的美呢……竟有這種的事嗎？……趙海能可鄙的武夫，他也配親近她嗎？那真是含露的百合，遭了毒蜂的劫了！他如迴文般，織着不斷的思網，有時覺得心火着了，烈炎燒了全身，使他焦灼。有時彷彿失足到封鎖着的冰窟裏去，心身都冷得戰慄了……他想割棄了吧！但是她的印象太深了，總有些不可能。不割棄呢？我奪了別人的所愛，良心的酷責，不能輕恕，或者敵人用他那身上的刺刀對付我。這未免太冤枉了！

衝突的兩念，亘在他的胸中，直到他回家那一天，他父親含着淚對他說：「我的身體一天差似一天，不知道還有幾個月的命了。你年紀也大了，我若能看見你在我嘆氣之先，辦了你的喜事，我死也瞑目了……我這次叫你回家就爲這事，因爲怕你受了外頭那些新思潮，不肯回來，所以我只告你我病重了……現在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他這時漸把對松文的念頭，慢慢打斷了。他說：「父親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但那張家女兒聽說今年也回來了……」。

「哦！是的，他在女師範畢業了……正是今年才回來的。」他父親含笑的答案他，

他這時心裏打算要求他父親要和張家女兒見面。但終有些不好意思出口，低着頭，等了半天才嚶嚶着說：『我打算見她一面。』他父親微笑着，露出很慈愛的樣子說：『這個慢慢商量吧！』現在你先去休息，他這才退了出來。

走到自己的屋子裏，看見所有的家具都新漆過了，知道這都是爲婚事的預備。他正在四圍賞覽着，只見書案上，放着一個白銀刻花的像架，裏面有一個極美麗的女子，手裏撚着一朵玫瑰花，倚在太湖石上，眼望雲天微笑。他心裏吃驚，他想這女子比松文更秀麗了，這到是誰呢？怎麼放在我的屋子裏來呢？他把這像片從案上拿了下來，只見這像的背後，有一行字是，『張靜蘭年十九歲三月五日酉時生，』他這時心花都放了。他曉得這就是他未來的妻子，美麗而年青的安琪兒，這時把松文更忘懷了。並且他漸漸生了鄙薄松文的念頭，他想自己純潔的愛情，只能給那青春而美麗的貞女。松文已不是含露未放的花苞了。把從前松文的印影，用新的幔子罩起來了。

松文自從那少年走後，情緒只覺無聊，常常一人獨坐，回溯水涯畔的美麗圖境，那少年的笑容，怎樣使她忘了愁苦。這時她瘦白的兩頰上，漸漸湧起兩朵紅雲，彷彿

晨光朦朧裏的彩霞。但一想到她現在的孤零和淒寂。那美麗的夢，便幻成可怕的毒蛇，驅逐她到失望的國裏去，她的眼淚又緣着兩頰流下來了。

這一天清早，她正獨自在廊下徘徊着，忽見郵差送來一封信。那熟諳的筆跡，使她的心頭立刻開了花。她忙忙拆開封口，一張美麗粉紅的片子，落在地下，她想這一定是新出的風景片，忙忙拾了起來，「呀！」她突喊出這驚奇悲慘的調子來。她的手抖着，只見那張結婚的請帖，個個字都像魔鬼向她伸爪似的，她無力的倒在地下了。彬彩正在房裏看書，聽見這聲音，急出來看，只見松文面色蒼白，牙關緊閉，昏倒地。下。忙忙叫老媽子，幫着把他扶起，放在床上，叫喊了半天，她才慢慢醒了過來，但她的神經已經亂了，忽笑忽哭，有時用手中空中亂抓。彬彩慌了，忙忙通知學監，請了醫生來看，醫生只是搖頭說：『這病很有瘋狂的可能。必須趕緊使她熱度減少，才保得性命。』當晚便用汽車把她送到醫院去了。

這消息一傳佈開，彬彩又受了許多的苦痛，人們真怪，某一個人有了一點不是，連朋友都要被凌辱。彬彩本想搬到醫院去看護她。因怕同學們的冷嘲熱罵，把她的心

嚇冷了。雖然心裏憐她，面子上也不願親近她。

松文在醫院裏，過了兩個星期，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，但當她迷糊的時候，還不覺苦，只要她略一清醒時，睜眼一看，自己身傍一個人都沒有，便是窗前的樹葉，也彷彿對她很冷淡的，也好像已經走到天盡頭的孤島裏了，這時只有哀求萬能的慈悲上帝，來接引她了，但上帝也似乎沒有聽見她的哀求，只有黃昏的灰幔，猶戀戀的覆着她。使她看不見人類冷刻的眼波的流盼罷了！

選自海濱故人

麗石的日記

今日春雨不住響的滴着，窗外天空暗淡，耳邊風聲淒厲，我靜坐幽齋，思潮起伏，只覺悵然惘然！

去年的今天，正是我的朋友麗石超脫的日子，現在春天已經回來了，並且一樣的風淒雨冷，但麗石那慘白梨花般的兩脣，誰知變成什麼樣了！

麗石的死，醫生說是心臟病，但我相信麗石確是死於心病，不是死於身病，她留下的日記，可以證實，現在我將他的日記發表了吧！

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記日記已經半年了。只感覺着學校的生活單調，吃飯，睡覺，板滯的上課，教員戴上道德的假面具，像俳優般舞着唱着，我們便像傻子般看着聽着，真是無聊極了。

圖書館裏，擺滿了古人的陳跡，我掀開了屈原的離騷念了幾頁，心竊怪其愚——懷王也值得深戀嗎？……

下午回家，寂悶更甚；這時的心緒，真微玄至不可捉摸……日來絕要自制，不讓消極的思想入據靈台，所以又忙把素頭的奮鬥雜誌來讀。

晚飯後，得歸生從上海來信——不過寥寥幾行，但都係心坎中流出，他近來因得不到一個歸宿地，常常自戕其身，白蘭地酒，兩天便要喝完一瓶，……他說：『沈醉的當中，就是他忘憂的時候』唉！可憐的少年人！感情的海裏，豈容輕陷？固然指路的紅燈，祇有一盞，但是這『萬矢之的』底紅燈，誰能料定自己便是得勝者呢？

其實像海蘭那樣的女子，世界上絕不是僅有，不過歸生是永遠不了解這層罷了。今夜因為復歸生的信，竟受大困——的確我搜盡枯腸，也找不出一句很恰當的話，那是足以安慰他的，……其實人嘗真正苦悶的時候，絕不是幾句話所能安慰的。啞！

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因俗例的冬至節，學堂裏放了一天假，早晨看姑母們忙着預備祭祖，不免起了想家的情緒，憶起『獨在異鄉爲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』愴然下淚！

姑丈年老多病，這兩天更覺頹唐，乾癯的面皮，消沉的心情，真覺老時的可憐！午後沅青打發侍者送紅梅來，并有一封信說：『現由花廠買得紅梅兩株，遣人送上，聊襲古人寄梅伴讀的意思』我寫了回信，打發來人回去，將那兩盆梅花，放在書案的兩旁，不久斜陽銷跡，殘月初升，那清淡的光華，正籠照在那兩株紅梅上，更見精神。

今夜睡得極遲，但心潮波湧，入夢仍難，寂寞長夜，只有梅花吐着幽香，安慰這

生的漂泊者呵！

十二月二十四日 窮冬嚴寒，朔風虎吼，心緒更覺無聊，切盼沅青的信，但是已經三次失望了。大約她有病吧？但是不至如此，因為昨天見面的時候，她依舊活潑潑地，毫無要病的表示呵，咳！除此還有別的原因嗎？……我和他相識兩年了，當第一次接談時，我固然不能決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但是由我們不斷的通信和談話看來，她大約不至於很殘忍和無情吧！……不過：「愛情是不能買預約券的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……」變幻不測的人類，誰能認定他們要走的路呢？

下午到學校聽某博士的講演，不期遇見沅青，我的憂疑更深，心想沅青既然沒病，為什麼不來信呢？當時賭氣也不去理她，草草把演講聽完，愁悶着回家去了，晚飯懶喫，獨坐沈思，想到無聊的地方，陡憶起佛經所說：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」我不自造惡因，安得生此惡果？從此以後，謹慎造因罷！情感的漩渦裏，只是愁苦和忌恨罷了，何如澄澈此心，求慰於不變的「真如」呢……想到這裏，心潮漸平，不久就入睡鄉了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 昨夜睡時，心境平穩，惡夢全無，今早醒來，不期那紅灼灼的太陽，照滿綠窗了。我忙忙自床上坐了起來，忽見桌上放着一封信，那封套的尺寸和色澤，已足使我澄澈的心紊亂了，我用最速的目力，把那信看完了，覺得昨天的懺悔真是多餘，人生若無感情維繫，活着究有何趣？春天的玫瑰花芽，不是虧了太陽的照拂，怎能露出嬌豔的色澤？人類生活，若缺乏情感的點綴，便要常淪到乾枯的境地了，昨天的芥蒂，好似秋天的浮雲，一陣風洗淨了。

下午赴激生的約，在公園聚會，心境開朗，覺得那莊嚴的松柏，都含着深甜的笑容，景由心造，真是不錯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到某校看新劇，得到一種極劣的感想，——當我初到劇場時，見她們站在門口，高聲譁笑着，遇見來賓由她們身邊經過，她們總作出那驕傲的樣子來，惹得那些喜趁機侮辱女性的青年，竊竊評論，他們所說的話，自然不是持平之論，但是喜虛榮的缺點，却是不可避免之譏呵！

下午雯薇來——她本是一個活潑的女孩，可惜近來却憔悴了——當我們回述着兒

時的興趣；過去的快樂，更比身受時加倍，但不久我們的論點變了。

雯薇結婚已經三年了，在人們的觀察，誰都覺得她很幸福，想不到她內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，今天却在我面前發現了，她說：「結婚以前的歲月，是希望的，也是極有生趣的，好像買彩票，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樣，而結婚後的歲月，是中彩以後，打算分配這財產用途的時候，只感得勞碌，煩燥，但當阿玉——她的女兒——沒出世之前，還不覺得，……現在才真覺得彩票中後的無趣了。孩子譬如是一根柔軟的彩線，被她綑住了，雖是厭煩，也無法解脫。」

四點半鐘雯薇走了，我獨自回憶着她的話，記得甲必丹之女書裏，有某軍官與彼得的談話說：「一娶妻什麼事都完了。」更感煩悶！

十二月二十七日 呵！我不幸竟病了，昨夜覺得心燥頭暈，今天竟不能起床了，靜悄悄睡在軟簾的床上，變幻的白雲，從我頭頂慢慢經過，爽颯的風聲，時時在我左右迴旋，似慰我的寂寞。

我健全的時候，無時不在粟六中覓生活，我只領略到煩擾，和疲敝的滋味，今天

我才覺得不斷活動的人類的世界，也有所謂「靜」的境地。

我從早上八點鐘醒來，現在已是下午四點鐘了，我每回想到健全時的聲碌和壓迫，我不免要懇求上帝，使我永遠在病中，永遠和靜的主宰——幽祕之神——相接近。

我實在自覺慚愧，我一年三百六十日中，沒有一天過的是我真願過的日子，我到學校去上課，多半是爲那上課的鈴聲所勉強，我恬靜的坐在位子上，多半是爲教員和學校的規則所勉強，我一身都是擔子，我全心也都爲擔子的壓迫，沒有工夫想我所要想的。

今天病了，我的先生可以原恕我，不必板坐在書桌裏，我的朋友原諒我，不必勉強陪着她們到操場上散步，……因爲病被衆人所原諒，把種種的擔子都暫且擱下，我簡直是個被赦的犯人，喜悅何如？

我記得海蘭會對我說：「在無聊和勉強的生活裏，我只盼黑夜快來，并望永永不要天明，那末我便可忘了一切的煩惱了」她也是一個生的厭煩者呵！

我最愛讀元人的曲，平日爲刻板的工作範圍了，使我不能如願，今夜神思略清，

因擎了一本元曲就着爛閃的燈光細讀，真是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，還要快活呢！

我讀到黃梁夢一折，好像身駕雲霧，隨着驪山老母的繩拂，上窮碧落了。我看到東華帝君對呂岩說：「……把些個人間富貴，都作了眼底浮雲，」又說：「他每得道清平有幾人？何不早抽身？出世塵，儘白雲滿溪鎖洞門，將一函經手自繒；一爐香手自焚，這的是清閒真道本。」似喜似悟，唉！可憐的怯弱者呵！在擔子底下奮鬪筋疲力盡，誰能保不走這條自私自利的路呢！

每逢遇到不如意事時，起初總是憤憤難平，最後就思解脫，這何嘗是真解脫，唉！只自苦罷了！

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熱度稍高，全身軟疲，不耐作字，日記因闕，今早服了三粒了『金雞納霜』這時略覺清楚。

回想昨天情景，只是昏睡，而睡時惡夢極多，不是被逐於虎狼，就是被困於水火，在這恐怖的夢中，上帝已指示出人生的縮影了。

午後斐薇使人來問病，并附一信說：「我吐血的病，三年以後，時好時壞，但我

「不怕死，死了就完了。」她的見解實在不錯！人生的大限，至於死而已；死了自然就完了。但死終不是很自然的事呵！不願意生的人固不少，可是同時也最怕死；這大約就是滋苦之因了。

我想起雲薇的病因，多半是由於內心的抑鬱，她當初作學生的時代，十分好強，自從把身體捐入家庭，便弄得事事不如人——好強的人，只能聽人的讚揚，不幸受了非議，所有的希望便要立刻銷沉了。其實引起人們最大的同情，只能求之於死後，那時用不着猜忌和傾軋了。

下午歸生的信又來了，他除爲海蘭而煩悶外，沒有別的話說，恰巧這時海蘭也正來看我，我便將歸生的信讓她自己看去，我從旁邊觀察她的態度，只見她兩眉深鎖，雙眸發直；等了許久，她才對我說：『我受名教的束縛太甚了，……並且我不能聽人們的非議，他的意思，我終久要辜負了，請你替我盡友誼的安慰吧！……這一定沒有結果的希望！』她這種似迎似拒的心理，看得出她智情激戰的痕跡。

正月一日 今天是新年的元旦，當我睡在床上，看小表妹把新日曆換那舊的時，

固然也感到日子的飛快；光陰一霎便成過去了。但跟着又成了未來，過去的不斷過去，未來的也不斷而來，淺近的比喻，就是一盞無限大的走馬燈，究有什麼意思！

今天看我病的人更多了，她們并且怕我寂寞，倡議在我房裏打牌伴着我，我難却她們的美意，其實我實在不歡迎呢？

正月三日，我的病已經好了，今天沅青來看我，我們便在屋裏圍着火爐清談竟日。

我自從病後，一直不會和歸生通信，——其實我們的情感只是友誼的，我從不願從異性那裏求安慰，因為和他們——異性——的交接，總覺得不自由。

沅青她極和我表同情，因此我們兩人從泛泛的友誼上，而變成同性的愛戀了。

的確我們兩人都有長久的計畫，昨夜我們說到將來共同生活的樂趣，真使我興奮！我一夜都是作着未來的快樂夢。

我夢見在一道小溪的旁邊，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，屋的前面，種着兩棵大柳樹，柳枝飄拂在草房的頂上，柳樹根下，拴着一隻小船，那時正是斜日橫窗，白雲封洞，

我和沅青坐在這小船裏，御着浮波，漸漸馳進那蘆葦叢裏去。這時天上忽下起小雨來，我們被蘆葦嚴嚴遮住，看不見雨形，只聽見淅淅瀝瀝地雨聲，過了好久時已入夜，我們忙忙把船開回，這時月光又從那薄薄涼雲裏露出來，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，沅青叫我到水晶宮裏去遊逛，我便當真跳下水，忽覺心裏一驚就醒了。

回思夢境，正是我們平日所希冀的呵！

正月四日 今天因為沅青不會來，只感苦悶！走到我和沅青同坐着念英文的地方，更覺得忽忽如有所失。

我獨自坐在葡萄架下，只是回憶和沅青同遊同息的陳事：玫瑰花含着笑容，聽我們甜蜜的深談，黃鸝藏在葉底，偷看我們歡樂的輕舞，人們看見我們一樣的衣服，聯袂着由公園的馬路上走過，如何的注目呵！唉！沅青是我的安慰者，也是我的鼓舞者，我不是為自己而生，我實在是為她而生呢？

晚上沅青遣人送了一封信來說：『親愛的麗石！我決定你今天必大受苦悶了！……但是我為母親的使命，不能不忍心暫且離開你。我從前不是和你說過，我有一個舅

舅住在天津嗎？因為小表弟的週歲，母親要帶我去祝賀，大約至遲五六天以內，總可以回來，你可以找雯薇玩玩，免得寂寞！」我把這信，已經反覆看得能夠背誦了，但有什麼益處？寂寞益我苦！無聊使我悲！渴望增我怒！

正月十日

沅青走後，只覺懣懣懶動，每天下課後，只有睡覺，差強人意！

今天接到天津的電話，沅青今夜可以到京，我的心懷開放了，一等到柳梢頭沒了日影，我便急急吩咐廚房開飯；老媽子打臉水，姑母問我忙甚麼？我才覺得自己的忘情，不禁羞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到了火車站，離火車到時還差一點多鐘呢？這才懊悔來的太早了！

盼得心頭焦燥了，望得兩眼發酸了，這才聽見嗚嗚汽笛響，車子慢慢進了站台，接客的人，紛紛趕上去歡迎他們的親友，我只遠遠站着，對那車窗一個個望去；望到最後的一輛車子，果見沅青含笑望我招手呢？忙忙奔了過去，不知對她說什麼好，只是嬉嬉對笑，出了站台，雇了車子一直到我來，因為沅青應許我今夜住在這里。

正月十一日 昨夜和沅青說的話太多了，不免少睡了覺，今天覺得十分疲倦，但

是因沅青的原故，今夜依舊要睡的很晚呢？

今天沅青回家去了，但黃昏時她又來找我，她進我屋門的時候，我只樂得手舞足蹈！不過當我看她的面色時，不禁使我心脈狂跳，她雙睛紅腫，臉色青黃，好像受了極大的刺激。我禁不住細細追問，她說『沒有什麼？作人苦罷了！』這話還沒說完，她的眼淚却如潮湧般滾下來，後來她竟俯在我的懷裏痛哭起來，急得我不知道怎樣才好，只有陪着他哭。我問她爲什麼傷心？她始終不會告訴我，晚上她家裏打發車子接她，她才勉強擦乾眼淚走了。

沅青走後，我回想適才的情境，又傷心，又驚疑，想到她家追問她，安慰她，但是時已夜深，出去不便。只有勉強制止可怕的想頭，把這沉冥的夜度過。

正月十二日 爲了昨夜的悲傷和失眠，今天覺得頭痛心煩，不過仍舊很早起來，打算去看沅青，我在梳頭的時候，忽沅青叫人送封信來，我急急打開念道：——

『麗石！麗石！

人類真是固執的，自私的呵！我們稚弱的生命完全被他們支配了！被他們戕賊

了！

我們理想的生活，被她們所不容，麗石！我真不忍使你知道這惡劣的消息！但是我們分別在即了，我又怎忍始終瞞你呢！

我的表兄他或者是個有爲的青年——這個并不是由我觀察到的，只是我的母親對他的考語，他們因爲愛我，要我與這有爲的青年結婚，咳！麗石！你爲什麼不早打主意，穿上男子的禮服，戴上男子的帽子，妝作男子的行動，和我家裏求婚呢？現在人家知道你是女子，不許你和我結婚，偏偏去找出那什麼有爲的青年來了。

他們又彷彿很能體諒人，昨晚母親對我說：『你和表兄，雖是小時常見面的，但是你們的性情能否相合，還不知道，你舅舅和我的意思，都是願意你到天津去讀書，那末你們倆可以常見面，彼此的性情就容易了解了。如果合得來，你們就訂婚，合不來再說。』麗石！母親的恩情不能算薄，但是她終究不能放我們自由！

我大約下禮拜就到天津去。唉！麗石！從此天南地北，這離別的苦怎麼受呢？唉！親愛的麗石！我真不願離開你，怎麼辦？你也能到天津來嗎？……我希望你

來吧！」

唉！失望呵！上帝真是太刻薄了！我只求精神上一點的安慰，他都拒絕我！『沅青！沅青！』唉！我此時的心緒，只有怨艾罷了！

正月十五日 我自得到沅青要走的消息，第二天就病了，沅青雖刻刻伴着我，而我的心更苦了！這幾天我們的生活，就如被判決的死囚，唉！我回想到那一年夏天，那時正是雨後，蘊淚的柳枝，無力的蕩漾着，階前的促織，切切私語着，我和沅青，相倚着坐在淺藍色的欄杆上，沅青會清清楚楚對我說：『我只要能找到靈魂上的安慰，那可怕的結婚，我一定要避免，』現在這話，只等於往事的陳跡了！

雯薇憐我寂寞，和失意，這兩天常來慰我，但我深刻的悲哀，永遠不能銷除呵！今天雯薇來時，又帶了一個使我傷心的消息來，她告訴我說：『可憐的欣於竟墜落了！』這實在使我驚異！『他明明是個志趣高尚的青年呵？』我這麼沈吟着，雯薇說：『是呵！志趣高尚的青年，但是爲了生計的壓迫，——結婚的結果——便把人格放棄了；他現在作了某黨派的走狗，諂媚他的上司；只是爲四十塊錢呵！可憐！』

唉！到處都是污濁的痕跡！

二月一日 懊惱中，日記又放置半月不記了，我真是無用！既不能澈悟，又不能奮鬥，只讓無情的造物玩弄！

沅青昨天的來信，更使我寒心，他說：『麗石，我們從前的見解，實在是小孩子
的思想，同性的愛戀，終久不被社會的人認可，我希望你還是早些覺悟吧！』

我表兄的確是個很有爲的青年，他并且對我極誠懇，我到津後，常常和他聚談，
他事事都能體貼入微，而且能任勞怨！……』

唉！人的感情，真容易改變，不過半個月的工夫，沅青已經被人奪去了，人類的
生活，大約爭奪是第一條件了！

上帝真不仁，當我受着極大的苦痛時，還不肯輕易饒我，支使那男性特別顯著的
少年鄺文來糾纏我，聽說這是沅青的主意，她怕我責備，所以用這個好方法堵住我的
口，其實她愚得很，戀愛豈是片面的？在鄺文粗浮的舉動裏，時時讓我感受極強的苦
痛，其實同是一個愛字，若出於兩方的同意，無論在誰的嘴裏說，都覺得自然和神

聖，若有一方不同意，而強要求滿足自己的慾望，那是最不道德的事實，含着極大的侮辱。鄺文真使我難堪呵！唉！沅青何苦自陷？」又強要陷人！

二月五日 今天又得到沅青的信，大約她和她表兄結婚，不久便可成事實。唉！我不恨別的，只恨上帝造人，爲什麼不一視同仁，分什麼男和女，因此不知把這個安靜的世界，攪亂到什麼地步？……唉！我更不幸，爲什麼要愛沅青！

我爲沅青的緣故，失了人生的樂趣！更爲沅青故得了不可醫治的煩紆！

唉！我越回憶越心傷！我每作日記，寫到沅青棄我，我便恨不得立刻與世長辭，但自殺我又沒有勇氣，抑鬱而死吧！抑鬱而死吧！

我早已將人生的趣味，估了價啦，得不償失，上帝唉！只求你早些接引！……」

我看着麗石的這些日記，熱淚竟不自覺的流下來了唉！我什麼話也不能再多說了。

房 東

當我們坐着山兜，從陡峭的山徑，來到這比較平坦的路上時，兜夫『嘎約』的舒了一口氣，意思是說『這可到了！』我們坐山兜的人呢，也照樣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氣，也是說：『這可到了！』因為長久的顛簸，和憂懼，實在覺得力疲神倦呢！這時我們的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，那裏有一所兩樓兩底的中國化的洋房。若從房子側面看過去，誰也想不到那是一座洋房，因為牠實在只有我們平常比較高大的平房高，不過正面的樓上，却也有二尺多闊的迴廊。從我們住房子的人覺得滿意。並且在我們這所房子的對面，是時立着無數的山巒。當晨曦窺雲的時候，我們睡在床上，可以看見萬道霞光，從山背后再再而升，跟着霧散雲開，露出豔麗的陽光，再加着晨氣清涼，稍帶冷意的微風，吹着我們不會掉梳的散髮，真有些感覺得循境的鬆軟，雖然比不上列子禦風，那麼飄逸。至於月夜，那就更說不上來的好了，月光本來是淡青色，再映上碧綠的山景，另是一種翠濶的色彩，使人目眩神飛。我們爲了它們的情麗往往更深不眠。

這種幽麗的地方，我們城市裏薰慣了煤煙氣的人住着，真是有些自慚形穢，雖然我們外面是強似他們鄉下人。凡從城裏來到這裏的人，一個個都彷彿自己很明白什麼似的，但是他們鄉下人，至少要比我們離大自然近得多，他們的心要比我們乾淨得多。就是我們房東，她的樣子雖特別的樸實，然而她都比我們好像知道什麼似的人，更知道些。也比我們天天講自然趣味的人，實際上更自然些。

可是她的樣子，實在不見得美，她不但有鄉下人特別紅褐色的皮膚，並且她左邊的脖項上長着一個盞碗大的肉瘤。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，對於她那個肉瘤很覺厭惡，然而她很知足而快樂的老面皮上，却給我很好的印象。倘若她只以右邊沒長瘤的脖項對着我那到是很不討厭呢！她已經五十八歲了，她的老伴比她小一歲，可是他倆所作的工作，真不像年紀這麼大的人。他倆只有一個兒子，倒有三個孫子，一個孫女兒。他們的兒媳婦是個瘦精精的婦人；她那兩隻腳和腿上的筋肉一股一股的隆起，又結實又精神。她一天到晚不在家，早上五點鐘就到田裏去作工，到黃昏的時候，她有時肩上挑着幾十斤重的柴來家了。那柴上斜掛着一頂草笠，她來到她家的院子裏時，

把柴担從這一邊肩上換到那一邊肩上時，必微笑着同我們招呼道：『吃晚飯了嗎？』這時候，我必想着這個小婦人真自在，她在田裏種着麥子，有時插着白薯秧，輕快的風吹乾她勞瘁的汗液；清幽的草香，陣陣襲入她的鼻觀。有時可愛的百靈鳥。飛在山嶺上的小松柯裏唱着極好聽的曲子，她心裏是怎樣的快活！嘗她向那小鳥睜了一眼，手下的秧子不知不覺已插了很多了。在他們的家裏，從不預備什麼鐘，她們每一個人的手上也永沒有帶什麼手錶，然而她們看見日頭正照在頭頂上便知道午時到了，除非是陰雨的天氣，她們有時見了我們，或者要問一聲：『師姑，現在十二點了罷！』據她們的習慣，對於作工時間的長短也總有個準兒。

住在城市裏的人每天都能在五點鐘左右起來，恐怕是絕無僅有，然而在這嶺裏的人，確沒有一個人能睡到八點鐘起來。說也奇怪，我在城裏頭住的時候，八點鐘起來，那是極普通的事情，而現在住在這裏也能夠不到六點鐘便起來，並且頂喜歡早起，因為朝旭未出將出的天空，和陽光未普照的山景，實在別饒一種清趣。更奇異的是山間變幻的雲霧，有時霧擁雲迷，便對面不見人。舉目唯見，一片白茫茫，真有人在雲深

處的意味。然而雲那間風動霧開，青山初隱隱如籠輕綃。有時兩峯間突起朵雲，亭亭如蓋，翼蔽天空，陽光黯淡，細雨霏霏，斜風瀟瀟，一陣陣涼於骨髓，誰能想到這時是三伏裏的天氣。我會記得古人詞有『採藥名山，讀書精舍，此計何時就？』這是我從前一讀一悵然，想望而不得的逸興幽趣，今天居然身受，這是何等的快樂！更有我可愛的房東，每當夕陽下山后，我們坐在岩上談說時，她又告訴我們許多有趣的故事，使我們想像到農家的樂趣實在不下于神仙呢。

女房東的丈夫，是個極勤懇而可愛的人，他也天天出去作工，然而他不是去種田，他是替他們村裏的人，收拾屋漏。有時沒有人來約他去收拾時，他便戴着一頂沒有頂的草笠，把他家的老母牛和老公牛，都牽到有水的草地上拴在老松柯上，他坐在草地上含笑看他的小孫子在水涯旁邊捉蛤蟆。

不久炊煙從樹林裏冒出來，西方一片紅潤，他兩個大的孫子從家塾裏一跳一蹶的回来了。我們那女房東就站在斜坡上叫道：『難民仔的公公，回來吃飯。』那老頭答應了一聲『來了。』于是慢慢從草地上站起來，解下那一對老牛，慢慢踱了回來。那女房

桌在堂屋中間排下一張圓桌，一碗熱騰騰的老矮瓜，一碗糞糟大頭菜一碟子海蜇，還有一碟鹹魚，有時也有一碗鯨魚嫩肉。這時他的兒媳婦抱着那個七八個月大的小女兒，喂着奶。一手撫着她第三個兒子的頭。吃罷晚飯她給孩子們洗了腳，于是大家同坐在院子裏講家常，我們從樓上的欄杆望下去，老女房東便笑嘻嘻的說：「師姑！晚上如果怕熱，就把門開着睡。」我說：「那怪怕的，倘若來個賊呢？……：……這院子同只是一片石頭疊就的短牆，又沒個門！」『呵啣師姑！真真的不礙事，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過賊，我們往常洗了衣服，洒在院子裏，有時被風吹了掉在院子外頭，也從沒有人給拾走。到是那兩隻狗，保不定跑上去。只要把迴廊兩頭的門關上，便都不礙了！』我聽了那女房東的話，由不得稱讚道：「到底是你們村莊裏的人樸厚，要是在城裏頭，這麼空落落的院子，誰敢安心睡一夜呢！」那老房東很高興的道：「我們鄉戶人家，別的能力沒有，只有講究個天良，並且我們一村都是一家人，誰提起誰來都是知道的。要是作了賊，這個地方還住得下去嗎？」我不覺嘆了一聲，只恨我不作鄉下人，聽了這返樸歸真的話，由不得不心驚，不用說市井不會受教育的人，沒有天良；便是在我

們的學校裏還常常不見了東西呢！怎怪得我們天天如履薄冰般的，掬着一把汗，時時竭智慮去對付人，那復有一毫的人生樂趣？

我們的女房東，天天閉了就和我們說閒話兒，她彷彿很羨慕我們能讀書識字的人，她往往稱讚我們為聰明的人。她提起她的兩個孫子也天天去上學，臉上很有傲然的顏色。其實她未會明白現在認識字的人，實在不見得比他們莊農人家有出息。我們的房東，他們身上穿着深藍老布的衣裳。用着極樸實的傢具，吃的是青菜蘿苳白薯攪米的飯，和我們這些穿綢緞，住高樓大廈，吃魚肉美味的城裏人比，自然差得太遠了。然而試量量身分看，我們是家之本在身，吃了今日要打算明日的，過了今年要打算明年的，滿臉上露着深慮所積的微微皺痕，不到老已經是髮蒼蒼而顏枯槁了。她們家裏有上百畝的田，據說好年成可收七八十石的米，除自己吃外，尚可剩下三四十石，一石值十二三塊錢。一年儘糧食就有幾百塊錢的裕餘。以外還有一塊大菜園，裏面蘿苳白菜，茄子豆角，樣樣俱全。還有白薯地五六畝，豬牛羊雞和鴨子！又是一樣不缺。並且那一所房子除了自己住，夏天租給來這裏避暑的人，也可租上一百餘元，老母雞一

天一個蛋，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到是純粹的好汁子，一點不攪水的，我們天天向他買一瓶要一角二分大洋，他們吃用全都是自己家裏的出產品，每年只有進款加進款，却不會消耗一文半個，他們舒舒齊齊的作着工，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，他們可說是『外乾中強』我們却是『外強中乾』只要學校裏兩月不發薪水，簡直就要上當舖，外面再掩飾得好些，也遮不着隱憂重重呢！

我們的老房東真是一個福氣人，她快六十歲的人了，却像四十幾歲的人。天色朦朧，她便起來，作飯給一家的人吃。吃完早飯兒子到村集裏去作買賣，媳婦和丈夫，也都各自去作工，她于是把她那最小的孫女用極闊的帶把她駝在背上，先打發她兩個大孫子去上學，回來收拾院子，喂母猪，她一天到晚忙着，可也一天到晚的微笑着。趁着她第三個孫子和她撒嬌時，她便把地裏掘出來的白薯，遞一片給他，那孩子笑嘻嘻的蹲在擣衣石上吃着。她閒時，便更背上的孫女兒放下來，抱着坐在院子裏，撫弄着玩。

有一天夜裏月色佈滿了整個的山，青葱的樹和山，更襯上這淡淡銀光。使我恍疑

置身碧玉世界，我們的房東約我們到房后的山坡上去玩，她告訴我們從那裏可以看見福州。我們越過了許多壁空的巉岩，忽見一片細草平鋪的草地，有兩所很精雅的洋房，悄悄的站在那裏。一帶的松樹被風吹得松濤澎湃，東望星火點點，水光瀉玉，那便是福州了。那福州的城子，非常狹小，民室疊集，煙迷霧漫，與我們所處的海中的山巔，真有些炎涼異趣。我們看了一會福州，又從這巖向北沿山徑而前，見遠遠月光之下聳立着一座高塔，我們的房東指着對我們說：『師姑！你們看見這裏一座塔嗎？提對這個塔，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呢！』

我們的房東講到這裏不知想起什麼，因問我道：『那些信教的人，不信有鬼神，……師姑！你們讀書的人自然知道有沒有鬼神了。』

這可問着我了，我沈吟半晌答道：『也許是有，可是我可沒看見過，不過我總相信在我們現實世界以外，總另有一個世界，那世界你們說他是鬼神的世界可以，而我們却認那世界為精神的世界……』

『哦！到是你們讀書的人明白！……可是什麼叫作精神的世界呵！是不是和鬼神

一樣？」

我被那老頭兒這麼一問，不覺嗤的笑了，笑我自己有點糊塗，把這麼抽象的名辭和他們天真的農人說。現在我可怎樣回答呢，想來想去，要免解釋的麻煩，因囁嚅着道：『正是也和神鬼差不多！』

好了！我不願更談這玄之又玄的問題，不但我不願給他勉強的解釋，其實我自己也不大明白，我因指着她那大孫子道：『孩子倒好福相，他幾歲了？』我們的房東，聽我問她的孫子，十分高興的答道：『他今年九歲了，已定下親事，他的老婆今年十歲了，』後又指着她第二個孫子道：『他今年六歲也定下親，他的老婆也比他大一歲，今年七歲……我們家裏的風水。都是女人比丈夫大一歲，我比他公公大一歲，他娘比他爹大一歲……我們鄉下娶媳婦，多半都比兒子要大許多，因為大些會作事，我們家嫌大的太多不大好，只大着一歲，要算很特別的了。』

『嚇！阿媽你好福氣，孫子媳婦都定下了，足見得家裏有，要不然怎麼作得起。』我們用的老林很羨慕似的。對我們的房東說。我不覺得有些好奇，因對那兩個小孩子

望著，只見他們一雙圓而黑的眼珠對他們的祖母望著，……我不免想這麼兩個無知無識的孩子，倒都有了老婆。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實。自然，在我們受過洗禮的腦筋裏，不免爲那兩對未來的夫婦擔憂，不知他們到底能否共同生活，將來有沒有不幸的命運臨到他和她。可是我們的那老房東確覺得十分的爽意，彷彿又替下輩的人作成了一件功績。

一羣小鷄忽然啾啾的嘈了起來。那老房東說：『又是田鼠作怪！』因忙忙的趕去看。我們怔怔坐了些時也就回來了。走到院子裏，正遇見那房東迎了出來，指着那山縫的流水道：『師姑！你看這水映着月光多麼有趣……你們如果能等過了中秋節下去，看我們山上過節，那才真有趣，家家都放花，滿天光彩，站在這高坡上一看真要比城裏的中秋節還要有趣。』我聽了這話，忽然想到我來到這地方，不知不覺已經二十天了，再有三十天，我就得離開這個富子自然——山高氣清的所在，又要到那充滿塵氣的福州城市去，不用說得街道是只容得一輪汽車走過的那樣狹，屋子是一堵連一堵排比着，天空且好比一塊四方的豆腐般呆板而沉悶。至於那些人呢，更是俗垢徧身

不敢逼視。

日子飛快的悄悄的跑了，眼看着就要離開這地方了。那一天早起，老房東用大碗滿滿盛了一碗糟菜，送到我的房間，笑容可掬的說，「師姑！你也嚐嚐我們鄉下的東西，這是我自己親手作的，這幾天才全晒乾了，師姑你帶到城裏去管比市上賣的味道要好，隨便炒吃燉肉吃，都極下飯的。」我接着說道：「怎好生受，又讓你花錢。」那老房東忙笑道：「師姑！真不要這麼說，我們鄉下人有的是這種菜根子，那像你們城市的人樣樣都須花錢去買呢！」我不覺嘆道：「這正是你們鄉下人叫人羨慕而又佩服的地方，你們明明滿地的糧食，滿院的鷄鴨和滿圈子的牛羊豬，是要什麼有什麼，可是你們樣樣都誠誠樸樸的，並沒有一些自傲的神氣，和奢侈的受用，……這怎不叫人佩服！再說你們一年到頭，各人作各人愛作的事。舒舒齊齊的過着日子，地方的風景又好，空氣又清爲什麼叫人不羨慕？……」那老房東聽了這話，一手摸着那項上的血瘡，一面點頭笑道：「可是的呢！我們在鄉下寬敞清靜慣了到不覺得什麼：……去年福州來了一班耍馬戲的，我兒子叫我去見識見識，我一清早起帶着我大孫子下了嶺，八

點鐘就到福州，我兒子說離馬戲開演的時間還早咧，我們就先到城裏各大街去逛，那人真多，房子也密密層層，弄得我手忙腳亂，實覺不如我們讀裏的地方走着舒心……師姑！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！……」

我笑道：「我自然是願意多住幾天，祇是我們學校快開學了，我爲了職務的關係，不能不早下去……這個就是城市裏的人大不如你們鄉下人自在呵！」

我們的房東聽了這話，祇點了一點頭道：「那麼師姑明年放暑假早些來，再住在我們這裏，大家混得怪熟的，熱刺刺的說是，真有點怪捨不得的呢！」

可是過了兩天，我依然祇得熱刺刺的是走了，不過一個誠懇而溫顏的老女房東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——雖是她長着一個特別的血瘤，使人更不容易忘懷；然而她的家庭，她的小雞和才生下的小豬兒……種種都充滿了活潑潑的生機使我不能忘懷——祇要我獨坐默想時，我就要爲我可愛而可羨的房東祝福！並希望我明年暑假還能和她見面！

現代的犧牲者

悲哀似乎指示我一切了。對於牠高深的意義，使我認識茫茫人世的歸程，人生若不了解悲哀，至少是在醉夢的變態中，不然感血般玫瑰汁的翡翠杯底，總蘊着憂鬱。鮮紅的花朵是怎樣使人可愛。但是牠的脈絡裏，滲着一些杜鵑的赤血呢！世上的快樂專容或有詐偽藏在背面，只有真的悲哀，骨子裏還是悲哀，所以一顆因悲哀而落的眼淚，是包含人生最高的情緒。

我一生最愛看單着憂鬱的叢林，雖然妙麗的春花，也會引誘我向牠凝眸，向牠含笑；不過那種感受未免太粗糙了，彷彿頭頂上擦過的行雲，立即淡滅，只有悲哀牠是永駐於我靈宮的驕子，牠往往在靜夜裏使我全部神經顫動：彷彿柔媚的歌聲的音波，和緩而深長，雖也帶着些壓迫的痛苦，可是不因此而後悔，或逃避。

這幾天凝滯的彤雲，單閉着麗日；蕭瑟的悲風，鼓動着白霧——境地格外淒清，悲哀仿如潮水：

正是春雨浙瀝的一個下午吧，美德很優雅的裝束——爲了下雨穿着一身灰色的雨衣格外的好看了，她邁着輕盈的步伐，正從我辦公室的窗下走過，仰頭微笑，她說：

「今天的會開得成嗎？」

「看看再說吧——到這時候只來了你我兩個人！」

「不吧！我適才彷彿聽見秀貞姊的聲音呢，……秀貞你會過嗎？……」

「那一個叫秀貞？……是不是那一位體質很瘦弱差不多近四十歲的手工教員嗎？」

「正是那一個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不大清楚，好像是很忠厚的樣子。」

「她有一段悲哀的歷史——到是一篇天成的小說呢！」

「本來人生就是一部小說，不過有的是平凡的，有的是奇峯突出的。」

「我想秀貞的悲哀史總可算得奇峯突出了，你想寫嗎？」

「看吧！如果我覺得靈機應許我，也許要寫——」

『喂！那個就是秀貞，我來替你介紹吧？』

我和美德都到迴廊外面，和秀貞彼此點了點頭，大家又同到辦公室裏來等開會，但是雨一陣緊一陣，打落了許多殘瓣廢蕊，不過丁香仍舊噴着濃烈的芬芳。

『這神氣今天這會又是開不成呢……五點半了，我們不要傻等……』

美德不久就走了，秀貞殷勤的留我吃晚飯，我們隨便的談着，但是我總不敢問她的悲哀史。

秀貞待人十分誠摯，同事們雖多，可是我總喜歡到她房裏去閒話，她常常是很細心的招呼我，於是我們漸漸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我絕早到了學校，本預備作一篇講演稿，偏巧一隻孤雁不住在那棵荔枝上，悲鳴着，我多感的靈海，立刻淒涼酸風，掀騰不止。要想勉強寫一行都似乎不可能，沒有法子，放下筆無聊賴的在迴廊上來回的踱着，忽想到秀貞，不知不覺邁進那小小的月洞門，遠遠看見她的房門還掩着，姑且走近窗下聽聽動靜——或者早已起來了。迴廊上許多學生走過，她們彷彿很驚訝我來得特別早有的含笑對我說：『先生真

「早呵！」我由不得再看手錶，只不過七點半，比較是早些。『秀貞大約不會起來吧！』我獨自猜想着。已來到她的窗戶根下。我輕輕敲了一下說：『秀貞姊。起來了嗎？』却不見回答。我打算仍舊回到辦公室去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聞「呀」的一聲房門開了一線，又聽見哽咽似的聲音說：『請進來，我以為是誰呢。想不到是你。』我推門進去，立刻感覺四境的異樣；煤油燈的罩子，半截燻得漆黑，旁邊一根點殘的洋蠟燭，四圍堆着臘淚；蚊帳半垂着，疊着的棉被，只打開一半……『大約昨夜不會好好的睡下罷？』秀貞聽見我這樣問她，臉上立刻變了顏色，手足抖顫着，嘴唇緊咬着，我趕緊握住她冰冷的兩手說：『什麼事使你這樣震驚？我想你還是鎮靜些吧。世界上的事，值不得過於認真。』她兩眼含着酸楚的淚水，向書桌上凝注着，一聲也不響；我不由自己的，往書桌上一望，只見一封信——上面滿了斑斑點點的淚痕，不用說定是秀貞的眼淚流濕的。我將信拿在手裏說：『讓我看看好嗎？』她點了點頭，那眼淚便隨勢落了下來。

——母親呵！親愛的母親，這夜是如此寂靜，沒有一隻夜鶯低唱，也沒有一個夜

遊的神祇輕嗽，有的只是孩兒的心浪澎湃，同學們早已到了睡鄉，雨後昏昏慘慘的月兒半窗，伴着孤寂的孩兒，但願母親不要對月思量，不然怕要看見你兒瑩瑩的眼淚。母親！你已是鱗傷樣的心，又怎樣担当！

是的，母親！『茂兒是青年。是未曾開放的瓊葩仙蕊，是包含着無限的生機，不應當常常說悲觀話，不應當過於孤僻。』母親，感謝你每封信都是如此的勉勵我——並且孩兒也知道這時候母親的心是怎樣的淒酸！但是，母親！孩兒在你的懷抱裏時，已爲母親那一雙含愁蓄淚的眼，種下了多悲善感的根苗。母親呵！爲了無義的父親，糟踐了你可貴的青春，失了你的健康——成了失眠的病根——有時一夜不睡。第二天你還是要照樣去上課，要照樣的招呼你的孩兒，這種的強支持怎麼能長久。孩兒只要想到，便由不得心驚！母親，爲了你的不幸，孩兒感覺到世界的殘苛，感覺到人類的禍私。母親呵！你不要含淚強笑吧！不要顧慮孩兒，把頭藏在被底偷哭吧。更不要對孩兒勉強說樂觀的話吧！要知道母親的心浪是和孩兒息息相通的啊——你的茂兒手裏。

這一封書信寫得十分懇切，由不得我爲這不幸的母子垂淚，尤其是那青年的茂兒

在孩提的童心中，已深印上憂鬱的心影。然而秀貞不幸的遭遇的事實我並不會明白，我因對秀貞說：『你把世事看平淡些，並且希望你當牠是一篇絕高的文藝看吧！無論如何悲哀的遭遇，對你總不是無益的，至少你可以認識人類的背面，如果你肯告訴我，因此得到同情的共鳴，多少可減却拘滯的意味，而使牠形成更大的悲哀，——最高的情緒。』

秀貞似乎很爲我的話感動，她眼中放出慨激的奇光，決然道：『隱姊！我值得向你敘說，我相信你能溶解不幸者的悲哀，但是不免加增我的傷感，並且不知從那裏說起，有幾頁關於這事實的記錄，請你看看吧。』

『這也許比述說更能使我明白些。』於是秀貞從一個小箱子裏，拿出一個小小的本子來，並且掀開遞給我道：『以前的不必看吧，那是沒什麼關係的，你就從這一頁看起好了！』我果然依她所指的地方看去：——

九月六日。昨天無意中得到道懷從上海打來的電報，知這他就要到家了，我們已經分別九年，不知道他近來身體怎樣？……孩兒已經十三歲了，今年高小已

經畢業。他聽見這個消息，再看見這個聰明活潑的孩子，不知道怎樣喜歡呢。感謝上帝！居然也有這一天，使我的道懷學成歸來。九年來所受的孤淒和勞瘁的苦痛都有了代價。說得這九年中每逢風雨淅瀝之夜，讀古人詞：『……而今寂寞人何處，脈脈淚沾衣，空房獨守，風穿簾子，雨隔窗兒——』總好像是故意形容我，奚落我，常常不能終篇，便柔腸若絞，淚濕枕函。

唉！到現在還有餘哀呢！

九月八日。下午忙跑到招商碼頭，只見許多伕子三五成羣的聚在躉船上，也有幾個上等的男女人，從他們凝望着飄渺海天的神情，知道他們也是來迎接遠來的親友的。但是這船還不會攏岸，雖然隱約可以看見鼻鼻的白煙，和海雲微逐，而船身仍看不到，約半個鐘頭以後，才看見那龐大的船身，蠕蠕然向河岸移動。船身靠岸還差一丈多遠。而伕子們都爭先恐前的向後擁進，不顧性命的往船上奔竄，這不過是爲了生計問題啣！

乘客紛紛下來了。道懷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皮包，從人羣裏向四處瞻望，我

忙忙迎了上去。哦！彼此都有些異樣了，記得他去國的時候，是個不會留鬚鬚的英武青年，現在雖然還是不會留鬚鬚，然而額上和眼角的縐紋增加許多。唉！歲月催人。我自然也不似初嫁時了！

我們一同回到家中，我彷彿有許多話，要向他說，但是他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，見了茂兒，只問了兩句話，便怔怔的默坐着。「這大約是路上過于辛苦了，」我心裏是這樣的想着，於是我也不敢和他多說。第二天早上他匆匆出門去找朋友，午飯的時候他從外頭回來，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凄然長嘆着，我不得心驚，正想問他有什麼事情煩惱？忽聽他哽咽的說道：「秀貞！你相信我對你的心嗎；……我們雖然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，然而我們的愛情是不在那自由戀愛的以下。不過因為了前途的希望，和你竟一別九年，這九年中間無時無刻不想念你，後來不幸因此而病，並且病得很重。那時候精神是變態的，意外的混合就發生了，但是，秀貞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會忘記你！」

唉！這到底是什麼結局。我的心不免顫跳了。原來世界上，只有女子是傻子！

我爲了他犧牲了寶貴的青春，並且爲了他失了身體的健康，以爲總是值得的。我實在不願意問他：『還有什麼下文，』因爲我彷彿看見幕後的慘劇了，但是殘刻的人類——道懷何能例外！我們沈默了五分鐘光景，道懷忽然流起淚來，他顫聲說：『秀貞！我知道是對不起你！不過你當原諒我一時的錯誤！……我雖然和那個外國看護婦結了婚，但是並不是出於我的意志作用，不是一時誘惑。但是現在她知道我已經是娶過妻子的人，他要向我提起訴訟，並且要我賠償損失。秀貞你是知道的，我那裏有錢？……並且重婚在外國有重大的罪名呢！我想來想去，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，能救我的命，……秀貞。我們的孩子，都已經這麼大了，你忍心叫我進外國牢獄嗎？……』唉！天呵！我原是怯弱的女子，我經不起人們的哀求，我的心完全亂了，我真不知道應當怎樣辦？但是與其使我爲他憔悴而死，還是犧牲了我以成全他吧！我因問他道：『你要想叫我怎麼辦？』他彷彿已經窺見我懸虛無主的心了，他囁嚅着道：『秀貞你如答應我，那真是我救命恩人，我終身不敢忘記，現在我想求你寫一張離婚書給我。可是秀貞你不要驚訝，我和你絕對不

會分離，這不過拿來抵禦那外國人女的。我可以說：「我雖有妻早已離婚了。」她看了離婚書，我所有的罪名便完全洗清了，然後我再和她斷絕關係，這張離婚書便可付之一炬，我們仍然是恩愛夫妻。」我想來想去沒有辦法，只得照他的話作了，但是我還希望這只是一張對付外國人的假離婚書。他見我已經答應了，十分高興的握着我的手說：『你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！』後來他告訴我兩三天以後就要到上海去辦這個交涉。他臨去的時候，要求對於這事守秘密，我想這事也是不能輕易說出來的，因為是欺騙加欺騙的罪名，于道懷大不利，所以我決定不和一個人說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道懷走後。祇來了一封信，說他在上海了清外國女人的烈葛，還要到南京去，一時不得回來。但是我靈魂上，總彷彿罩着一個可怕的陰影。道懷這件事，總不能使我不懷疑！……在這新時代離婚和戀愛，都是很時髦的，着了魔的狂熱的青年男女。一時戀愛了，一時又離婚了，算不得什麼，富於固執感情的女子，本來祇好作新時代的犧牲品，縱有不幸，諒不止一個秀貞吧！况且我

又是個不出衆的女人，不能替丈夫在台面上佔光。也許是我多疑，不然這懷直截了當的提出離婚有什麼不可？——我娘家也沒什麼台面上重要人，我想到這裏心倒安了，每日依然過我的教員生涯，幸喜茂兒聰明勤讀，使我安慰了！

十月十一日。今天天氣十分和暖，沒有冷肅的北風，彷彿初春的氣候。想起秀玉有一個多月不見，飯後恰巧沒有功課，我便決意去找她談談。她住的地方，是在鄉村附近，樹木非常繁茂。

雖是初冬，但因南方氣候和暖，還不見凋零氣象。她們前兩棵荔枝樹，這時正照着微微西斜的太陽，閃閃的放光呢。我從她那滿植紅梅的院子走過時，彷彿已有暗香浮動，其實還不會生蕊呢。她的屋子，陳設得十分古雅，這時她正坐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看書，見我進來，彷彿驚異的站起來說：『想不到你此刻來，我正想去找你呢！你為什麼和道懷離婚？』『噫！奇怪，誰告訴你的？』我驚疑着向她追求這事情的真相。秀玉躊躇了些時說：『我給你一件東西看吧，不過你不要傷心，……這雖是你的不幸，然而正是使我們四千餘年來屈伏男性中心下

的女子，受些打擊，……並且使現在癡心崇拜自由戀愛的女子，飲一些醒酒湯，你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呵！」說着她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，那字跡非常眼熟，彷彿是道懷的手筆，我心下便有些顫跳了。急忙看道：——

幼泉吾兄：

前所云林雅瑜女士事，不知已有眉目否？弟歸國後，亦籌思再三，在今日中國社會，欲思出人頭地，金錢勢力最不可少，而弟之家世吾兄所深悉，正所謂「門衰祚薄。」至于拙荆外家情況，亦極蕭條，卒使鵬飛有志，進身無術，而林女士家既富有，貌亦驚人，於弟前途，實有極大關係，且吾輩留學生，原應有一漂亮善於交際之內助，始可實現理想之新家庭。方稱得起新人物。若弟昔日之黃臉婆，則偶實不類，弟一歸國島與離異，今使君已無婦，苟蒙吾兄高義玉成，他日得志，不敢忘漂母千金之報。如何？希即惠我好音，臨穎無任神馳。

弟道懷頓首

唉！我這才明白了，道懷原來是一個欺詐小人，我怯弱不能強制則的熱淚滴

下來了。秀玉握住我的手道：『秀貞！你爲什麼想不開，你既已和他離婚，足見你是個有覺悟的女人，你現在爲了他要和別人結婚，你又傷什麼心呵！』我知道秀玉她還蒙在鼓裏，以爲我們的離婚是彼此情願的呢。我便把他欺騙的行爲一一告訴了她。秀玉這才驚呼道：『哎呀！好險詐的人心呵！我又長了一番見識。秀貞，你大概不明白他的用意吧？這種奸狠的男人，他一面想娶個有錢的女人。一面又怕離婚受金錢上的損失。他要正式提出和你離婚，他至少要拿千塊錢來吧！……現在倒真便宜一個錢不用花，但是世界上應該還有比錢要緊的東西吧？可嘆那正是一個學貫中西的留學生，比殺人放火的強盜，恐怕更不容易蒙天理的赦免吧！可惜林雅瑜是一個醉心自由戀愛的人……我想，秀貞！我們先要忘却個人的痛苦，爲悲憫沉淪的婦女……快點想法救出林雅瑜呢！……我想你今天神經上受了大打擊，你先回去休息休息。我哥哥和林雅瑜的哥哥是朋友，我和林雅瑜也有一面之緣，等我去阻止他們。』

我從秀玉那裏回來後，不免把這事的經過，想了一想。覺得中國今日的社會

實在大黑暗了！無知識的人們，不過是肉體的墮落，——他們是昏昏沉沉的受環境的支配，……這是壞環境害他們。自以為先覺的有知識的人，他們是靈魂的墮落，他們努力把中國社會弄成黑暗悲慘……唉！我想到這裏放聲痛哭，我為不幸的中國哭了！

唉！連日總覺得大地的空氣悲慘，氣壓十分緊迫，我彷彿被扼着咽喉，我竟沒有方法出氣，……前頭的荒徑，是滿了荆棘，不能下脚；但是前面又是水火齊攻。天呵！現在除非將赤血來開闢道路了。荆棘使全體傷損，赤血滿染着大地，使後來的人可以辨認這血跡，尋找他們應走的前途。但是我是怯弱的，有多少血，能終不被黃土模糊了嗎？！

十一月五日。今天的事情，在我的生命史上，要算是最光榮的一頁了，午後我正在寫信給茂兒，忽見兩個人來找我——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，身段很高，面容很清秀，態度非常溫和——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妙麗女郎，……面龐身段，都很像中年婦人，大約是母女兩個。我正在打量揣度時，忽聽見那婦人和

聲道：「請問先生姓李嗎？」我點了點頭道：「是的。請問夫人貴姓。」

「哦，賤姓林，這是我的女孩兒，我們是特來看李先生的。」有什麼見教，請座下談罷！」那林氏母女這時臉上都露着懷疑的神色，後來那婦人說：「先生，請你不要見怪，我要跟先生打聽一件事先生你認得張道懷先生嗎？」

「哦，夫人，那正是我的丈夫。我們的孩子都已經十三歲了。夫人認得他嗎？」

「啊！真造孽！先生這樣有本事，又這樣和氣，他告訴我們他沒有太太。幸而秀玉小姐告訴我們，不然我的女兒要上大當了。」林夫人說着話的時候，我偷眼看看林小姐，只見她面色慘白，兩眼含淚，後來林夫人安慰他說：「瑜兒！你不要難過，幸而還沒有結婚，像這樣沒有品性的男人，怎麼配作我兒的丈夫！唉呀！罪過！李先生，請你不要見怪，我一時着急把話說大意了——其實……」

我聽了這話，看了她們母女的神情，由不得鼓起我悲憤的情緒，我握住她們母親的手說：「林夫人！林小姐！你們是明白人，……張道懷這種欺詐勢利的小

人，我難道還護着他？夫人的話很對，他豈不配作林小姐的丈夫！」林小姐長嘆了一聲道：「李先生！我並不爲不能和張道懷結婚傷心，我祇恨我自己認錯人了。我本來是醉心自由戀愛，——想不到差一點被自由戀愛斷送了我！……張道懷他和先生十餘年的夫妻，居然能下這樣欺詐的狠心，那麼他一向和我說什麼高尚的志趣，和神聖的愛情，更是假的了，唉！李先生我們是一樣的不幸呵！」我聽了林小姐的話，彷彿已找到旅行沙漠的伴侶了。……不久她含淚和她母親一齊走了。我的心由不得又懸虛了……四境冷清清的祇充滿着悲哀的細菌，不時的摧殘我。這幾頁的生命史，白紙上得到我的眼裏，更由眼裏傳到我的靈宮，永遠佔據住了。

.....

我離開秀貞不覺三個月，我時常不放心，因爲她在我靈宮中，印下了深刻的愁影，——房裏掉上的煤油燈，半截熏得漆黑，旁邊一根燒殘洋蠟燭，四圍堆着蠟淚，致真坐書，桌上的錦被只打鋪一半，……唉！她又是一夜不會睡。她常常在被底偷

哭。感情是不可理喻的，况且她原是大寂寞了！她的兒子離她幾千里……除此以外她沒有親人。婦女運動現在贖了尾孽，她眼前一綫的曙光，早又被陰雲遮蔽了。

千里外的秀貞呵！彤雲越積越厚，悲風越吹越緊，電燈也覺得滲淡。

『唉，我誠然是時代的犧牲者，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義呵！』

——
選自曼麗

地上的樂園

——

『追求呵，聰明的小靈魂！』

生命在我們，正如一個水上的泡沫，隨着一陣飄風，便從你面前消逝，永不復返的消逝了。

用你水晶般的眸子，看這蒼碧如洗的郊原；淡紫的霞霞孕着美女的愛嬌，溫柔的陽光，吐着生命的光芒。

——
盧隱創作選

任你靈妙的感覺，聽宇宙間種種繁弦；切不要忘記時間狡猾的步伐，它是一個忍心的釋奴，這去你的青春和狂歡。

你須捉住這急如飛箭的人生，在悽慘的人間建這一所樂園。」

這奇異的呼聲，吹進那苦楚葉叢，驚醒了一隻失了生命意義的杜鵑，她正在夢裡。——帶了她深沉的哀傷。

在每一天空滿着花香的下午，烏鴉先生夫婦，便一同飛駐於一株荔枝樹上，那些熟透了的果實發出醉人的醇芳，它們啄食着如同享用豐美的筵席，同時它們談講關於杜鵑姑娘浪漫的情史；

「喂！親愛的！你看我們現在能夠快樂的吧……但是從前我會錯打了主意，我爲虛榮，會向杜鵑姑娘求婚，唉！親愛的！你自然是很明白的，我是碰了一個大釘子。她這正眼都不肯看我一下呢！」

「哦！親愛的！你說的：是現在在在菩提樹下參禪的那個杜鵑姑娘嗎？……你看她那老不乾的眼淚，和胸前鮮紅的血滴，多麼使人悲傷和可怕呵！你怎麼會愛上她

呢？」

「唉！你不知道！我聰敏的愛人！……她從前住在春天花園裏的時候，真是非常的嬌豔呢。她穿得王妃那樣闊氣，她的衫子是用珠子，寶石，和金線綴成的，發出耀人眼目的光華。不瞞你說，這太陽先生都差得躲藏在白雲的背後；她紅得像海裏珊瑚似的嘴脣，和蔚藍寶石似的眼睛，……呵！真夠迷人呢！并且她還會唱一種淒豔的歌兒，會使鶯鶯兒聽了流淚，喜鵲和百靈鳥都對她起過忘掉，但是她也照樣讓它們碰一個大釘子。她和春神最好，她倆常常在一處談笑，……親愛的！我真為她老大的傷過心呢！……」

「既然這樣，她為什麼不老住在春天的花園裏，跑到這裏來什麼禪呢？……」

「咳！——這真是一個大劫數呢！……那位杜鵑姑娘不久就找到一個情人，就是那個殷勤的佈穀鳥。她倆是在葡萄樹下過見的，那時正是深夜，杜鵑姑娘獨自到葦塘旁邊去會螢小姐，她們談得大起勁了，而且螢小姐家裏的侍女們，都在兩傍伺候着；由她們身上發出來的光亮，照得葦塘如同白晝。杜鵑姑娘把時間這問題簡直忘了，

後來還是住在白楊樹上的貓頭鷹先生，嘆了一口氣，才提醒了她們，杜鵑姑娘就告辭回來，走到葡萄樹下，看見佈穀先生對面迎了上來說道：

「美麗的杜鵑姑娘！你是多麼富於同情呵！我每夜都在你的窗前，聽你的呼吸；看你甜蜜的睡容，直到天亮。我怕被別的同伴們看見，才悄悄走了。美麗的杜鵑姑娘，你瞧我多麼渴望着你呢！讓我們永遠不要分離吧！」

這時杜鵑姑娘的臉都羞紅了，但是她心裏也愛着佈穀先生，她早聽見人們稱贊佈穀先生的忠誠和勤懇。於是她就站住低聲說道：

「佈穀先生我真榮幸，你是這樣的看重我呀！……你知道現在包圍我的太多了；但是我從來沒遇見過像你這樣對我忠心的！……」

佈穀先生驚喜得流出淚來，他不問這問題將會發生什麼麻煩，他熱烈的擁抱住杜鵑姑娘吻她的額和脣。

「嘿！粗暴的東西！」杜鵑姑娘含怒的叫了起來，同時扭轉身子憤憤的走了。佈穀先生歎着氣，瞪着眼，幾乎昏倒了。他自己怨嘆道：「哼！事情竟糟到這地步嗎？……」

：接吻算什麼呢？怪不得人們都說女孩子慣會裝腔作勢！……」他嘟囔着回去了。

第二天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林中，原來是貓頭鷹幹的損德事。他早就想打杜鵑姑娘的主意，但是碰了幾次釘子以後，他又羞又恨，總想找機會報仇，昨晚他本跟在杜鵑姑娘後面，想乘機會侮辱她，不想偏偏又遇到佈穀先生和她調情；他就躲在葡萄樹後看個清楚；第二天，天一亮，他就把這消息傳開了。而且還加添了許多污穢的材料進去。因此誰都知道杜鵑姑娘和佈穀先生的關係，喜鵲小哥哥用一種諷刺的口吻，向杜鵑姑娘賀喜，把牠氣得吐血，但是不久佈穀先生到底和她結了婚。

佈穀先生性情非常勤懇，每天對着那些農夫叫道：「快快佈穀！快快佈穀！」這聲音常把杜鵑姑娘從夢裏驚醒，使她很不高興。而且她的脾氣又是非常浪漫的，常喜歡擊玫瑰花來作房裏的裝飾；她又喜歡到雲端裏去遊玩；當她每次請佈穀先生同去時，他總是很莊嚴的說：「我的工作沒完。」杜鵑姑娘只好獨自走了。這孤單的情形，使她非常傷心，她常常唱着淒涼的哀歌，惹得住在她四周的喜鵲，百靈鳥都非常的厭恨她，常在背後咒罵道：

「不吉祥的東西！好好的偏要唱這些喪氣歌，……」

自從杜鵑姑娘結了婚以後，春神就不常和她來往。而她却更比從前想念她了。在一天的清晨。她飛到雲中最高的宮殿，那便是春神住的地方。當她走進門時，只見春神正在嘆息，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過，她也不敢仔細的問，只坐在旁邊發怔，忽聽春神說道：「杜鵑姐姐，你來得正巧，我告訴你，我將離開人間了。昨夜火神的太子，已經到此接任，同時他還要帶着封姨到人間去，自然我所苦心經營的那些美麗的花草，立刻都要遭劫了。你就可以看見許多使你不高興的事情！」

杜鵑姑娘爲了這個可怕的將來，她禁不住流出最傷心的眼淚，於是她站起來告辭。她急於要將這次所聽到的惡消息傳佈人間。她從雲中淒涼的走回來時，忽然看見她的丈夫佈穀先生，滿身血跡，死在一株大樹下。她驚得怪叫了一聲，就昏倒在那一叢樹葉上。等她醒來的時候，看見兩個獵人，把佈穀先生拏起來，裝在一隻大布袋裏，往東去了。這使她明白這慘事的大概了。她放聲痛哭起來，驚動了喜鵲和烏鴉先生們。它們都悄悄的來到她的門前打聽，呵！真太慘了！她一直號哭了三天三夜。從她珊瑚

色的口脣上：淌下鮮紅的血來；那時春天的花園，爲了這個哭聲，都籠罩上一層蒸悶煩苦的雲霧。桃花小姐同杏花妃子，現在都憔悴得不成樣子。這種悲哀的境地，使得杜鵑姑娘沒有勇氣再住下去，在一天夜裏，她趁着清澈的月光。就悄悄的離開那裏，開始她飄泊的生涯去了。

她一面向前扎着走，一面不住的流淚。有一天她走得非常疲倦，就在一個古廟旁邊的柳橋上停住，在那裏她遇見了最討厭的夏蟬；在她面前作出得意的樣子，高聲的唱着，杜鵑姑娘恨得罵道：「淺薄的東西！」這一來惹起夏蟬的火來說道：「美麗的女王！但是現在不是你的世界了！你看看你那狼狽像，那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河，可以借你當鏡子照照，真是不害羞的寶貝！還在這裏罵人呢！」杜鵑姑娘受了這種刻薄的諷刺，她受傷而脆弱的心破裂了，於是她便昏暈過去。夏蟬看見惹出這樣的大禍；都嚇得跑了。這一陣亂嘈，驚動了在廟裏修行的班鳩太太。她手裏燃着念珠，顫巍巍的來到門外；看見杜鵑姑娘，面色慘白的僵臥在地上，她就輕輕把她抱起來，放在她的蒲團上，摸摸她的心，還有溫氣。趕忙用急救法來救治。過了些時。杜鵑姑娘果然醒

過來，睜開疲倦的眼睛，向四圍一看；只見慈祥的班鳩太太，坐在自己的身旁，用憐憫的眼光對她看著，她禁不住流下淚來。

班鳩太太極力安慰她，並且給她講說修道的好處；杜鵑姑娘很受感動。她想道：自己坎坷的運命，除了皈依宗教，是沒有方法再生下去的。當時她就懇求班鳩太太替她講道，從此杜鵑姑娘就暫且住在班鳩太太那裏，很安靜的過了半年。

但是杜鵑姑娘的運氣真太壞了，不久班鳩太太就圓寂了。她只得到西方的善地，去求涅槃，於是她就住在這株菩提樹上。……親愛的！這就是杜鵑姑娘經過的傷心史呵！』

烏鴉先生和烏鴉太太講完了這一段故事後，她倆熱烈的吻了一回，就一同飛到雲間去了。

杜鵑姑娘住在菩提樹上，已經一年多多了，自從皈依佛門以後，她的眼淚便不常流了。真是心平氣靜的過着日子，她心心念念在追求西方的極樂世界的實現。她每日多半的時間，都是在沉思冥想。有時她看見西方的雲層裏，現出金碧燦爛的宮闈，這使

得她虔信的心，更加上幾倍。這一天早晨，她正坐在菩提樹上，凝神參道，忽聽見一個奇異的聲音，從遠遠的地方發出來，就是上面所提到的：「追求呵！聰明的小靈魂」的那一個奇蹟。她的心開始波動了。她不能再靜坐了。——這一分鐘都不可能。她從蒲團上跳了起來，臉色興奮得像火灼着一般的發紅。身體不住的打抖，她隨着那奇異的聲音，拚命的飛去。不久就來到一座美麗的山上，那裏滿開着淡綠色的蘭花，和淺色的藤花。還有蕪羅壺牛，蔓延的生着。遠遠看過去就像一片錦繡，在和煦的光影下蕩耀着。一陣非常濃郁的香芬，將這座山的四圍包裹住了。在一叢白色的荼糜花架下，有一個幸福的小神仙，頭上戴着玫瑰綴成的花冠；身上披着一件象徵希望的紫色的半臂，赤着一雙肉色細玉似的腳。——呵！正是他在說着：「追求呵！聰明的小靈魂」那句奇異的話。

杜鵑姑娘覺得這種靈音，已突開了心門。從心門裏瀉出熱烈的光芒，和這春山上的一切景色冥合了。這偉大的驚喜，使她無力支持；她的兩條腿發軟了。她就跪在這幸福小神仙的面前，用火熱而微顫的脣吻着他的腳。同時欣悅的眼淚瀉了下來，把那

一雙潔白的脚浸了。那幸福的小神仙，靜默的望着天，似乎正在祈禱，過了不久，他底下頭，用手撫摩着杜鵑姑娘的頭說道：『呵！患難將你圍困得這樣狼狽，但是你的靈魂，應當在一切事實以外，得到自由。……你熱烈的純情，和高遠神奇的想像，將救你脫離一切的苦難。追來吧，我聰明的小靈魂！……這些美麗的仙花，和醉人的芬芳，將在地上實現，只要你捉住生命，便可以在地上造出一所樂園。……』

杜鵑姑娘虔誠的接受了這些詔示。那幸福的小神仙，便將他頭上戴的花冠脫下來，鄭重的贈給她了。然後那小神仙踏着一朵白雲，冉冉的昇到蒼冥的天空去。

杜鵑姑娘把花冠戴在頭上以後，她就來到了一條清溪面前照了照，她不禁驚喜的叫了起來。因為她所失去的青春，已經回來了。她非常快樂的來到幸福的神所指示給她的秋原，她打算開始工作。但是秋原上沒有一朵花，這使他覺得非常寂寞，於是她把玫瑰花冠掣了下來，將那上面有根芽的一朵，埋在一塊鬆闊的土裏，並且用她的眼淚去灌溉，用她的溫氣去吹噓；一天到晚不歇的工作。不久那花果然發了新的嫩芽。杜鵑姑娘驚喜得連夜裏都不能睡覺，只在光影下陪着這新的蓓蕾。那花兒最後是開得

非常茂盛，於是她就打算在這裏建造地上的樂園。

但是在秋原裏，忽然開出玫瑰花來。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全世界。尤其是多話的喜鵲先生，更加添上許多浪漫的材料，逢人便說，刻薄的老鴉就背地裏毀謗起來。

有一天他們聚在一株梧桐樹上，大發議論：

烏鴉甲說道：『你們知道杜鵑姑娘種那些玫瑰花作什麼？』

烏鴉乙說道：『你真笨貨！玫瑰是象徵愛情的呵！她正在同人講愛情呢！這是多漂亮的把戲！』

烏鴉丙說道：『她這時候還想講愛情？哈！哈！真太有趣了！但是誰是她的對象？』

烏鴉丁說道：『這個到不清楚，不過據說雲雀公子有點嫌疑吧！』

烏鴉甲又說道：『聽說有野心的不止一個，而且杜鵑姑娘那傢伙聽說很浪漫呢！』

烏鴉丙說道：『浪漫是現在時髦的名詞咧！——』他說完向大家擠了一擠眼，惹

得他們都笑起來。

除了烏鴉先生們的毀謗，其餘喜讎先生和燕子小姐們也常喜歡談談這件有趣的事。

這些惡意的毀謗和諷刺，使得杜鵑姑娘非常難受。她曾經好幾次灰心。不過她的自信心很強，她的情願受別人意志的支配。但是她覺得太孤單了，恐怕也是個大困難。因此她依然常常流淚，而且她編了一個曲子，時時的唱道：

我孤寂的住在那邊樹上，

誰來同情我的哀傷！

早晨的風兒吹乾了我的眼淚，

晚上的幽默把我緊緊糾纏！

她常常唱着這支曲子，不過被烏鴉先生聽見了，又不免要冷笑的。只有雲雀公子有點動心，他每逢聽見這哀婉的歌曲時，必定嘆口氣道：『呵！這真是個太哀傷的生物！』

有一次雲雀公子會去拜訪杜鵑姑娘。他述說對她的同情。他很會說話，把許多漂亮的文學上的名辭，連合起來，好像一篇演說辭。當然，這些話有時也能感動她。因此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不過雲雀公子的思想，非常傾向於現實，不能了解杜鵑姑娘多變化的心理。不論談到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彼此的意見總不相合。杜鵑姑娘非常傷心，只好離開她，孤獨的回到秋天的草原上，依然唱着那傷心的曲子。

有一天杜鵑姑娘，正在草原上，獨自流着眼淚。那時正是深夜，美麗而微帶冷清的月光；照在一望無涯的草原上。小河裏倒映着月影，小小的夜風，飄過河面上時，湧起一層縐褶的銀浪。忽見秋原的盡頭，有一個黑影出現了；杜鵑姑娘正在驚奇，忽見那黑影越來越近，杜鵑姑娘發抖的叫道：

『呵！夜鶯先生——美麗的詩人！你竟在這樣的境地出現了！』

那被稱為美麗的詩人的夜鶯，停在河流的南岸，用柔和的聲調，唱着她最近創作的詩篇道：

我來人間求安慰，

——蘆花創作選

被運命的毒蛇所傷害。

永遠站在心門外，

這飄泊的旅客誰來接待！

杜鵑姑娘這時正坐在河的北岸，聽了這詩人的哀歌，她心裏燃起了熱情的火，她向詩人說道：

『我願接待你呵！請將我的羽衣作一個渡橋，你便可以渡過隔絕我們的這條河了。』

夜鶯詩人流出感激的眼淚，接受了杜鵑姑娘的感意，他踏着羽衣過來了。於是杜鵑姑娘請他并坐在玫瑰花叢的前面。說道：『美麗的詩人，我從你的聲音裏，了解你的哀傷，請將你的經過告訴我吧！』

夜鶯詩人道：『杜鵑姑娘！我知道你是了解悲哀的，我願意訴說關於我的一切，在你的面前。』

於是夜鶯詩人開始述說他生命的故事了：

『你知道！杜鵑姑娘，在這個世界上是有着複雜的生物咧！我也就降生在那裏面

了。我家裏有五個弟兄，我是第二個，我的父母很鍾愛我，他們教我許多人間的規矩和知識，他們希望我很平凡的過活。但是你知道，天賦與我的心是怎樣脆弱而敏感呵！很輕微的風，也常常壓迫我，玫瑰花的刺，也常常刺痛我。呵！我是一面擦着損傷的心血，一面向前途追求。我會經獨自走過一片大沙漠，那真是怕人的空虛和冷落。我渴得從心底冒出火來，但是要求喝一滴的甘泉也沒有。後來我精疲力盡的臥倒了。正在那個時候，我忽見天邊閃着一線的神光。我就向這道神光忘命的追上前去。忽見前面現出一片蔥蘢的大森林來，在那森林裏面，有一個偉大的詩人，他身上穿着一件寬袖闊襟的袍子，在微風裏非常輕柔的飄動着。他的胸前，有一部極純白美麗的銀鬚，在太陽影裏發着光，他的四圍，有許多的青年人圍繞着。那些青年他們茫然的來到人間，心是空空洞洞的。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個刺蝟，非常畏縮。但是這時他們是被罩在大詩人的靈光下，萎縮的靈魂才慢慢抬起頭來，向他請求指示生命的旅程。那老詩人，眼裏充滿了憐憫的淚光，向每一個寒傴的人兒撫慰。然後她嚴肅的指着陽光照耀着的那條平坦大道說：「空虛的靈魂們看呵！那就是生命的旅程，你們分頭去追求

吧！凡你們所需要的那條路上都有。在一個美滿的果園裏，生長了各種真理的果實，你們去採吧！不用多，只要得到一個就夠了。……」

那些青年果然按了詩人的話，向前途去了。這時森林裏非常冷靜，只剩下那位大詩人，和無窮的幽默。但是他依然站在那裏，似乎正在等待接引一個最難接引的靈魂咧。

呵！杜鵑姑娘！這時我正來在樹林外，我覺得這是詩人特別留給我的好機會。他所要接引的就是我，於是我就跑到他的面前跪下，吻着他的袍襟祈求道：「偉大的詩人！請你給我一些特別的恩惠吧！我是這樣空虛而且孤獨，你讓我跟了你去吧！我知道你的家鄉，是全世界最富足而且美麗的地方。讓你那菩提樹上的聖露，來洗淨我的塵垢和瘡痍吧！還有那些椰子甜汁，可以醫好我瘡啞的歌喉，終年常綠的芭蕉葉，可以作我的裯褱咧。……」

老詩人用冬日太陽般的眼光，溫柔的看着我說：「孩子！你看那邊是月光照臨的一條神祕的路，路旁滿開着玉簪和曉香玉，也有甜蜜的露滴，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果

實，——滋養你生命的果實！勇敢些！上那條路上去吧！」

我辭別了老詩人，就忙向他所指示的路上奔去，果然那是一條神祕的路，月光永不離開的照着。而且有一層薄如蟬翼的淡霧；籠照着白色的玉簪和蔥鬱的松柏樹。我就沿着各色的花籬和花架，慢慢的走去。後來我看見一個果園，滿樹上懸掛着像火一般紅的果實；於是我輕輕推開那扇竹籬門有一個和藹的老人迎了出來說道：「年輕的靈魂來吧！這裏有熱情和智慧培成的果實，你可以儘量的享用！」他說着把我引到一株樹下，那些果實，就好像絕大的珊瑚帽墜似的，在翡翠似的葉叢中懸掛着。那果樹的下面，放着非常潔白的雲母石的椅子，我就坐在那裏，摘下樹上的果實吃了，呵！杜鵑姑娘，那真是奇異可貴的果實呢！一種形容不出來的香甜，直灌進我酸苦的心田裏去，把從前的空虛充實了。於是我就定心的住在那個果園裏，不想再追求別的東西了，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我忽覺得那些果實略有些發酸，而且那顏色也現得有些淡了，吃下去以後，心裏覺不到前此的飽滿；這情形是逐漸的壞下去，於是我又離開了那個果園，不知不覺來到一個新的沙漠上。這時候我心裏感到更深一層的悲哀，因為

我追求到的第一個幻影現在是破滅了。我對於生命的前途，更加懷疑了！——

我在這個新沙漠上，搜尋了很久，仍舊一無發見呵！杜鵑姑娘，我沒有辦法，後來走到一個小村店裏，那是班鳩太太的姪兒開的店舖。我走進去之後，就失神似的向他叫了一聲「哦！酒！」他這時正在櫃台上算賬。聽了我的聲音，立刻放下算盤走過來說：「夜鶯詩人，要喝酒吧！」我說「我要濃醇的鴉片酒，讓我的苦悶消釋於毒醉中，呵！班鳩先生！你是多麼慈愛而且慷慨呢！」班鳩先生笑着放下酒杯，及酒瓶，然後低聲說道：「多愁的詩人！什麼事又苦着你呢！但是酒對於失意人，是很有效用的呀，是不是？」他說完不等我的回答，仍就回到櫃台去。我端起酒一口喝盡，立刻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，眼睛裏冒出火星來，心跳得非常快，不久我便倒在地上。了。班鳩先生走過來把我扶到床上，一直睡了一整夜，我才醒來。那時班鳩先生正站在我的身畔說道：

「喂！悲慘的詩人！現在覺得怎樣？」

「怎樣呵！天！只有天知道喲！」我這樣對班鳩先生悲嘆着。

我從那一天毒醉後，就生了一陣熱病。這自然是更壞的運氣。不過在病床上，我

又追求到一個幻影；我覺得現在須得皈依於哲人的真理之前。詩人的詩歌不能安慰我整個的生命；也許哲人的真理，可以克服我一切的煩惱呢！我既開始追求這一個幻影，我便極盼望趕快恢復我的健康，并且我發誓不再喝酒了。

有半個月以後，我就離開那所小酒店，向我要追尋的目的地飛去。一路上經過許多冰山；和晶瑩的雪堆，我的心非常的冷靜。最後我來到一所偉大莊嚴的殿堂，在那裏懸掛着歷代哲人的肖像。兩旁又列着許多書櫥，裏面滿砌着那些哲人的名著，殿堂台上，坐着幾個當代的哲人。於是我到他們面前，懇切的說：「可尊敬的哲人！你們是指示真理給全世界的，請拯救一個失了路的靈魂；請明白的告訴我，怎樣才能使我的生命，得到充實！」

那台上的第一個哲人說：「世界上只有真理是不變的，所以你要能捉住真理的所在，便可以充實你的靈魂！」

第二個哲人說：「你崇信真理，應如一個神聖，那末你的心便有了主宰，你便不至迷路了！」

第三個哲人說：「你可以把那書櫃裏的所有的著作都讀一遍，在那裏你可以得到真理！」

我聽了那些哲人的話，心想也好吧！他們既能左右世界人類的思想至少總有他們的價值。我便照著第三個哲人的話，把那些書櫃中的書逐本的看法，呵！杜鵑姑娘，她的派別真多，有主張唯物物的；有主張唯心的。有一元說二元說的；也有多元說的。真鬧得我頭昏，我看來看去，我的心越覺得一無所有。我們生活在世界上，就是爲了追求這虛無飄渺的真理嗎？杜鵑姑娘我對於這些不能充實我生活的真理；實在不能滿意。後來我又看了幾部佛經，它們的主張，真太不自然了，現世的生命不能充實豐滿；而倒去講什麼來世的因果。這也許有更多人贊成，但是我呢！確確實實感到多種生命的力，變成小小的蟲兒在咬我的心。我不得不設法應付它們。有時被它們惱得只想自殺，於是我趕忙離開這殿堂，向那人煙稠密的地方去鬼混。

這時我的第二個幻影又破滅了。杜鵑姑娘！我形容不出我的悲哀與失望呢！……呵！杜鵑姑娘！我告訴你，我本來打算走的兩條路，一條是向靈的；一條是向肉的

的。靈的現在我已失敗了，於是我開始過肉的生活，我來在最繁華的鬧市上居住了。

那正是春天快完的時候，火神的太子在夜裏舞動他的火劍，於是一般溫熱的風，吹到人間。同時疲倦的蟲兒，使用它的魔術，把世界上一切的生物，都弄得非常疲軟。這時我是住在鸚鵡姑娘的店裏。她們那裏非常熱鬧，麻雀哥兒和老鷹先生，時時到那裏去喝得醉醺醺的，故意和鸚鵡姑娘起鬪。本來那些鸚鵡姑娘，有意賣的俏的裝束；和巧笑的誘惑，也實在是招惹是非的禍源呵！杜鵑姑娘！你自然很能猜到我那時的心情，我是從種種失望的深淵裏扎掙出來的，我的心是空虛得什麼也沒有，同時我是熱烈追求一種佔據我心靈的東西，……呵！無論什麼東西都好，只要它是能使我的心充實。……

那幾位鸚鵡姑娘，似乎都在注意我這飄泊的旅人。她們有時故意站在我的面前，展開她們美麗的翅膀，把那溫滑而閃光的綠色羽衣，來勾引我的注意。有時她們在電燈光下，露着她們嬌紅的笑靨。但是我爲了這些，只覺得心酸。唉！杜鵑姑娘！我不要那些呵！那只不過是幾種虛幻的顏色，而我的心正渴着呢，正病着呢，這些浮淺的

東西能治得我好嗎？我嘆着氣，關上我的房門，噫！她們在門外譏笑我，說我是個傻瓜；連調情都不懂！我被那尖銳的笑聲刺傷了可憐的心，我便預備第二天搬到別處去。

這一夜我一點也沒睡着，遠遠看見月兒小姐，靠在蔚藍色的屏風前，暗暗的嘆氣，封姨悄悄跑過我的窗下，發出一陣淒清的響聲。……

正在這個時候，我聽見我的門上；有人用手指輕輕的叩着，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問道：

「誰呵？在這樣深夜叩我的門？」

「哦！美麗的夜鶯詩人！是我呵！」

「你到底是誰呢？爲什麼你的聲音是那樣顫抖！」

「我是世界上一個可憐的靈魂，一個淪落無歸的靈魂呵！」

「那麼你來叩我的門，是要我幫助你嗎？」

「是呵！要是你願意幫助我，我永遠感激你呢！」

杜鵑姑娘！這時我差不多已經知道是誰了。就是那鸚鵡中最小的。今天白天，她曾經對我丟過眼色，並且她會悄悄的說過：「美麗的詩人！我崇拜你呢！」

後來我輕輕的開了門！果然是小鸚鵡姑娘。她向四面慌張的尋察了以後，很快的跑進我的屋裏，忙忙的關上門。她臉色非常的紅，悄悄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。我只是一聲不響的望着她。這時四境非常寂靜，使我聽到她人心弦急切的波動，我很覺得難受，我於是問她：

「鸚鵡姑娘，有什麼意外的事，使你這樣緊張嗎？」

「唉！夜鶯詩人！你知道熱烈的愛，在使我緊張呵！……我知道你還是獨身的……這使我多麼高興！」

「哦！」我竟找不出一句話來說。因為這種如瘋狂般的熱情把我嚇怔了。

小鸚鵡姑娘含着淚，把她傷心的歷史，慢慢的告訴我。她說：

「夜鶯詩人！我是世界上最孤零的靈魂，我的母親五年前就死去，我的父親出家當了修道者，我的家庭即幾個匪人拆毀了。我獨自逃了出來，就在這個店裏作個小

使，我沒有安身的地方，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多情的詩人；你一定能同情我，因此我深夜裏跑來，和你訴說，呵！美麗的詩人！救我，愛我吧！」

杜鵑姑娘！當時我爲了她的痛苦，的確流出眼淚來，於是我答應，盡我的力量幫助她，但是杜鵑姑娘！我并不愛她，不過這時在我心裏有一個新的光明在閃動，那就是神祕的愛，偉大的愛，我想世界一切的不調協不統一，都只靠愛來調協來結合的，愛的確是一根無所不繫的鍊條。

天將發出曙光的時候，鸚鵡姑娘才去了。……從此我便不想搬走，一直住過一個夏天。并且我是踐了我的約言，件件事情爲小鸚鵡姑娘幫忙，——然而我并不想和她結婚，最大的理由：是她并不會充實我的心；我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個肉體。但是那些造謠言的烏鴉先生，把我們的關係說得叫人噁心，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，因此我又由那肉的世界逃亡了。……

我自從離開那繁華的世界以後，真要實行我自殺的計劃，我撫摩着心上的三道傷痕，彷彿是得到三次絞刑的痛苦經驗。我不能再受更多的荼毒了。因此我在這死寂的

深夜中，從憂患的路上，一步一步挪到這秋原的河邊，唱過我爲自己製造的哀歌以後，就立刻使自己沈下河底去，不想竟這麼巧，恰好遇見你。呵！杜鵑姑娘！』

悲哀的夜鶯詩人，兩眼泛溢著傷痛的眼淚，晶瑩得像是蔚藍天幕上嵌着的明星。杜鵑姑娘，用手帕替他拭乾了說道：『現在我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了，我們都是從冷酷的世界中追求希望的俘虜，……很巧的我們是遇見了，從前我們所彈的是寒儻的單音，現在我們變成合奏的雙音了。呵！美麗的靈魂！讓我們在地上建設一所樂園吧！』

二

現在夜鶯詩人，和杜鵑姑娘的兩顆心，從它們的膈膜中跳了出來，赤裸裸的如同一對聖嬰；他們不穿掩遮真實的衣服，只在玫瑰花叢中，互相攜着手，顯示各個人的真自我。這時天上的羣星，都從雲層中探出頭來，張着它們那驚奇發亮的眼睛，窺視這地上稀有的奇蹟。哦！這美麗和諧的心樂，使得羣星迷醉了。它們忘記了自己的職守，織女星竟大膽的渡過天河與牛郎歡會。它們早已忘記了安排定的命運，那種絕大

的力：是在全世界萬物的心裏躍動着呢！

兩朵純潔的白雲，從那兩個靈魂中湧了出來，向四圍散開去；將這秋原上的山嶽河海都籠住了。爲了他們單純的熱情，織成絕大的金線的網，這個網可以網盡人間的和協與歡悅；并且又如同白金造成的牆垣，在溫煦的日光中，發出燦爛的光耀。

在秋原的西北一帶，靜立着一座玲瓏蒼翠的山；兩層巒崗的中間，有一條高聳霄漢的削壁，上面倒掛着一道三千多尺長的瀑布，水花像飛珠般濺在四面的山崖上，發出狂驟的樂音；恰像無數的英雄，在寂靜的深夜裏，乘着駿馬在石頭路上奔馳。

幽深的山谷裏，滿開着素蘭花。清冽的芬芳，由微風吹來，彌漫了秋原。山脚下，有一道曲折蜿蜒的溪流，往東南流去，溪水非常清碧，彷彿透明的玻璃。小溪的兩旁，排列着垂絲的柳樹，柔軟的枝條，不住在風中飄動，倒影映在蕩漾的水波上，活躍如哲人的思想。溪旁住着一對黃翅胭脂尾的蜻蜓，它們是司這溪流的水神的化身，常常都在溪岸上徘徊，靜聽和悅的心音。

溪盡頭，有一座小小的院落，黃色黏土屋和着白色的碎石砌成的牆土，正攀援着

碧玉色的爬山虎，和金銀藤。從一個月洞門走進去；紅豔的玫瑰花，正含着笑磨回人點頭，在玫瑰花叢的後面，有三間非常清雅的屋子，那就是夜鶯詩人，和杜鵑姑娘所住的地方。

自從他們建設了地上的樂園，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全世界。有一天夜裏，春天的花神們，都離開她們的宮殿，坐着紫彪所駕的六輪寶車，從雲漫的路上，到樂園來。當她們停在樂園的門外，輕輕的叩着門時，夜鶯詩人披上紫色羽毛的大氅，來在門口問道：

『誰在用柔軟的手指叩我們的門？』

『我們是司花的神女』……只有我們能使失去的青春回轉，我們是一切藝術的權威。——美麗的詩人，開開你的心門，來歡迎我們吧！』

『是的花神！我相信你對於人間的權威！悲慘的人間，若不是你們來調和，真不知道要發生怎樣可怕的現象呢！請候一候，或將開了一切的門接待你們。……』

『唉！門外如何有這樣的芬芳，與燦爛的光亮？……親愛的！究竟發生了什麼事

情呢！」

杜鵑姑娘戴着白色玫瑰的花冠，披着白色的羽衣，站在石階上向夜鶯詩人問着。

夜鶯詩人脣上浮着天真的淺笑，答道『親愛的！快些來歡迎春天的花神吧！』

他說完將樂園的門，從裏面一直關到外面。於是在那一條白石砌成的路上，走進一位丰姿美麗的花神，和她的僕從。

這時蝴蝶蘭披上它淡紫色的繡衫，海棠花露着她嬌紅的笑靨，正和清麗的月光接着吻。輕薄的封姨，故意向他們中間走去，並且很俏皮的觸了他們一下，海棠花便順勢拗過身子，和金鐘罩打了一個照面，只見金鐘罩向他含笑點頭，於是這樂園中充滿了鮮媚和嬌羞。

花神坐在溫香的錦墩上，從心深處發出讚美的嘆息來說道：

『夜鶯詩人，和杜鵑姑娘！每年春天，我們總要到人間來點綴風光。但是那個時間太匆促了。而且我們無論將自己創造得怎樣美麗，但永遠不能使充滿暗愁的人心快樂。現在我來到你們的花園裏，……你們是超越可怕的時間和空閒。而創造你們美麗

的生活。你們秉有人間最高的智慧和熱情，我願永遠爲你們的幸福歌頌！」

花神說完她的祝詞的時候，忽見蔚藍色的雲層上，閃出鮮豔的紅光來，圍繞着紅光的中心，一個美麗的愛神，展開她潔白的雙翅，飛落在一株極茂盛的菩提樹上，她右手拿着彈弓和牙箭，左手捧舉着一個白色的玉瓶，她凝神注視着人間，發出悠揚的歌聲道：——

『我是人間司愛的神，

這一把鋒利的牙箭常隨身，

射穿兩個隔膜的心壁：

救渡人間不和協的靈魂！

我是人間司愛的神，

這一瓶純淨的甘露常潤唇，

消除人心深處的飢渴：

永遠歌頌人間和協的靈魂！』

愛神的歌聲靜止了。夜鶯詩人，和杜鵑姑娘都流出歡喜的眼淚來，愛神收起她的牙箭和玉瓶，含笑來到花神和夜鶯詩人的面前，讚嘆道：

『呵！這地上的樂園已建設得很美滿了！你們得補人類所有的缺陷，偉大與美麗將永遠屬於你們了！』

愛神說完，便約着花神一同離開樂園。她們要把這可貴的建設，輸進一切人的心靈裏，使他們從悲慘的夢境中醒來。

從此夜鶯詩人，和杜鵑姑娘，就在這種豐富美麗的芳園中生活着。人間仍然演着各種的悲劇，轉變着不同的時序，而在這所樂園中，永遠浮泛着純真的微笑，超然的神韻，有時現示着無限的幽默，有時是閃爍着生命的光耀。風永遠和煦的吹着，花草永遠保有它們的青春。

但是撒旦爲了這件事，非常愁煩，他知道，兩個絕對和協的靈魂，是不怕任何的傷害，——他人不懂得忌妒，不會憎恨，也不追求虛榮。他們的心是比有一百座金山，和一屋子金鋼鑽的富翁更富，更充實。這種情形，使撒旦非常忌恨，他每天躲在

一朵鬱暗的雲層後面，尋找破壞和協的機會。

在一天晚上，蔚藍的天色，被繁密的雲層所遮掩。人間正瀰漫着秋的哀歌，蟋蟀，在牆陰下，唧唧的叫着。冷利的風，撼着梧桐發出唏噓的歎息。撒旦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於是他裝扮自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，她來到杜鵑姑娘的窗下，輕輕的敲着玻璃窗道：

『我是水神，我住在樂園旁邊的海裏，今夜天上沒有星，也沒有月。這是多麼寂寞冷清的夜呢！但是在水裏的宮殿中，有着圓潤的明珠，鮮紅的珊瑚；所以我來邀你一同去遊玩。』

杜鵑姑娘聽了撒旦的一篇謊言，便悄悄的走了出來。這時夜鶯詩人。正在作著詩歌，杜鵑姑娘不願去攪亂他，就獨自隨了撒旦離開了樂園。他們慢慢走到一片荒野上，撒旦就藉着黑雲的暗影躲在密林裏去了。杜鵑姑娘不見了水神，她只得停住脚步，但是她這時心裏感到一種繁重的惆悵，久已告別的，寂寞和虛空，現在又緊緊的將他包圍住，於是已往的一切坎坷，又都一幕幕重現出來，她不知不覺流着傷愴的眼淚。正

在這時，他聽見一陣痛惡的笑聲，那聲音異常刺耳，她凝神想了想，她不禁憤怒的叫了起來：

「呵！撒旦，撒旦！……」

那自稱爲水神的撒旦，從樹林裏跳了出來，混身穿着黑色的喪服，一雙兇惡冷酷的眼露着可怕的光芒，對着杜鵑姑娘冷笑道：

「勇敢的小生物。你終究是我手下的俘虜！」

「噢！殘忍的惡魔，去！不要再用詭計陷害我。人間雖然都是缺陷，然而我絕不爲那事動心。你知道，我的靈魂并不孤單，我的生命的根芽是種在和協裏。除了人間絕對沒有和協，否則你是傷害不了我的。咳！撒旦！你白白的佈下陷人的網羅。但是我要從你的巨爪中逃去。我不相信運命，我不願在那些殘忍的桎梏中過活。去！……你看我靈魂的伴侶已經來接引我了。——呵！親愛的——夜鶯詩人——快些奏起我們和協的心樂！用你純潔的情愛之光來照亮我晦塞的心。……」

撒旦正在得意的猶笑着，忽見眼前一道刺眼的光亮，在那光亮下面，夜鶯詩人正

擁抱着杜鵑姑娘。這兩個暫時隔離的心現在合在一處了。而且那光耀比從前更純潔更固定。撒旦在樹陰中存身不住，只得沒命的逃走了。

夜鶯詩人同着杜鵑姑娘，仍回到樂園。這時天上如絮的雲層，漸漸稀薄了。雲背後射出清利的光芒來，正是月姊的明眸在流盼。羣星也都閃着亮，彷彿聰明孩子的眼睛。樂園上的花羣，都靜默的環繞着他們，似乎一動就可以使這一對深酣的靈魂，感到惆悵；這境地的一切，都是十分溫柔的。那些工作疲倦了的銀翅蝴蝶，無憂的偎着花心睡去。小溪裏的水，也是悄悄的呼吸着。呵！神祕的夜，現在包裹着整個的人生呢！

美麗而輕軟的歌聲，從詩人的深心中發出，吻着每一朵玫瑰的香脣。……

『飛呀！輕輕的飛！』

我們有一對玲瓏的羽翅

和協的生命海中；

漾着燦爛的銀輝。

盧隱創作選

飛呵！高高的飛！

有一株菩提樹，在天邊，

豐富的花果園中；

是我們永生之宮！』

在這種純淨和美的空氣中，降臨了一個夜遊神，他胸前佩着一顆碩大的夜光珠，照耀他飄洒的銀鬚。一雙和善的聖眼藏着宇宙所有的和平。他用銀鐘般爽亮的聲音向他們說道：

『我是夜遊神，我左邊所佩的寶囊中，有神祕的種子，我要播植在人間最真實的靈田中。聰明的靈魂，用你們聖潔的心淚將它灌溉吧！不要等到天明，你們要使它開出美麗的花來。……』夜遊神放下寶囊，化一陣清光消失在那蔥蘢的森林中。夜鶯詩人將寶囊鄭重埋在一塊鬆軟的土裏，不久園中所有的促織，奏着幽細的音樂。那正是悲哀中有歡喜，歡喜中有悲哀的繁弦複音。同時天上湧出五彩的祥雲，將這樂園幔住。俏麗的鮮花，都起來跳舞。

遠遠的雞聲高唱了。夜遊神惆悵的回宮；當他經過禁園時，看見神祕的花已開得非常茂盛。於是由惆悵的心田流出歡喜的眼淚，他看見了人間絕大的成功！

過了些時候，撒旦在他的幽穴裏，想起地上樂園的事情，又使他不知不覺愁惱起來，他自己嘆息道：——

『我不能忍視這地上的和協呵！』

他想夜鶯詩人，同杜鵑姑娘無論怎樣超絕偉大，但他們總還是人間的生物。他們對於人間的譏諷能終不動心嗎？對於世上的聲色貨利能終久摒除嗎？……不！失敗也沒有關係，我還是要設法破壞他們。：

在第二天早晨，樂園的門口，忽發現一個極美麗的少女，身上穿着鑽石綴成的衣服，頸上戴着真珠和寶石鑲成的花冠，手裏捧着紫玉的短簫，婉轉的唱着。那聲音好像溫風穿過嬌豔的素馨時的香軟。夜鶯詩人非常驚奇的跑到門口問道：

『呵！誰在唱着人間最嬌媚的歌聲！』

『是我，詩人！我是幸福的淵源！』

「哦！幸福的淵源！」詩人的心有些發跳呢。

「不要躊躇吧！我能給你愛，給你富，可愛的詩人跟我來吧！」

「但是！你住在什麼地方？……」

「我嗎？住在人間最富麗的宮殿，……就在那片樹林子的後面。」

詩人用他聰明的眼，向那邊樹林外觀看，只見在陰穢愁慘的雲霧下，果然有一所華麗的宮殿。他的心漸漸鎮靜了，光明了，他厲聲對那女郎說道：「去吧！聲色貨利的惡魔！世人也許個個都需要你，但是我永遠拒絕你；我的生命是建設在真實的和協裏……」

詩人將樂園的門關上，不再為那淫靡的聲音，眩目的華麗而動心了。

撒旦見他的計策又失敗了。他摔碎了玉簫，脫下身上的衣服，踐踏在泥土裏，恨恨的叫道：「想不到人間竟有這樣超越的靈魂呵！……」

撒旦非常掃興，也不願回穴中。只在外面徘徊，當他走到一株白楊樹傍，正遇見黑衣的烏鴉先生。撒旦想起烏鴉先生詭計最多。并且從前他曾碰過杜鵑姑娘的釘子，

他一定會用他的全心力，想出報仇的方法。於是他整了整衣襟，很恭敬的向烏鴉先生問安，他說：

『可敬的烏鴉先生！我向你祝福！』

烏鴉先生仰頭見了撒旦，顯出非常高興的面容，答道：

『有勢力的撒旦先生！全人類都作過你的俘虜，祝你運氣好！』

『噫！烏鴉先生，不用提了！從前只要是太陽經過的地方，都有我的勢力存在，但是現在地上有了樂園，我的權威掃地了！』

『哦！你說的地上樂園，是那一對不知事故的生物的故事嗎？……我們也正在這裏談到他們，但是你是有種種的法術和本領，爲什麼不盡量施展呢？』

『唉！一切都失了效用！』撒旦不住的嘆息着說：『我會經將人間的聲色貨利顯示給夜鶯詩人。也會把荒墟上的淒涼寂寞指引過杜鵑姑娘。而最後他們是用絕大的光明，熱愛，戰勝了我。他們將樂園的門緊閉了呵！』

『那末你爲什麼不請求火神的太子，把火劍拋進園中，把樂園燒毀呢？不然，你

就去請求風神，把園裏的花木房屋摧毀呀！……」烏鴉先生悻然的問着。

「哦！不行！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想傷害他們分毫！……」

「噫！這真夠使我們煩惱呢。但是親愛的撒旦先生！請你不要灰心吧！等我去訪問幾個朋友，或者有什麼好方法吧。……」

「好吧！我虔心的祝你成功！」撒旦辭別了烏鴉先生，回去了。

烏鴉先生穿上元青色的羽氅。離開白楊樹，去訪問暴燥的火神太子。——不久他就來到火神的宮殿前，只見那宮殿的牆，全是用紅色的。磚瓦砌成的，一股熱烈蒸悶的火雲，籠罩着宮殿。空氣非常蒸熱，烏鴉先生滿身都汗濕了。汗珠一顆顆好像黃色的豆子從身上滾了下來。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，來到大殿上向火神太子問安，然後他很從容的說道：

「可敬的太子呵！你是人間最有勢力的神，你能使萬物生，也能使萬物死。……

但是你雖摧毀了人間的青春，可是你遺忘了那所地上的樂園呢！……那裏的風永遠是溫柔的吹着，花是永遠嬌媚的開着。……這一來使你的權威掃地了！」

火神的太子聽了烏鴉的報告。由不得暴怒起來，怪叫道：

『快些牽我的赤龍來！』

烏鴉先生見事情將成功了。他非常的高興，並且又在旁邊諛揚火神太子道：

『呵！偉大的火神太子！他們是不曉事的，但只要見了你的威勢，他們一定要自己懊悔了！』

一匹赤色的火龍，已經牽來了，火神太子翻身騎上。揮動耀眼的神鞭，匆匆向人間去了。

在一天的夜裏，人間的春光。正非常的絢燦，柳樹哥兒穿着嫩綠的新裝，站在牡丹芍藥的面前，得意的凝視着。丁香和海棠也都修飾得非常俏麗。但是不久，忽見天邊閃出一道紅光，一個披着紅衣的神人，手裏揮動着一把火劍，於是人間起了一陣蒸熱的狂風。

第二天早晨，烏鴉先生走出來看見滿地都堆着落花殘瓣，美麗的春光已經消失了。他知道火神太子已經來到人間。……但是地上的樂園裏，不知變成什麼情形了？

因此，他忙忙來到樂園的門口敲門，杜鵑姑娘將門開了問道：

「誰呵？」

「咳！美麗的女王！我是——你的舊朋友呵！」

「唉！原來是烏鴉先生嗎？……有什麼消息，使你這樣早來叩我們的門。」

烏鴉先生這時已經看見樂園裏的羣花，依然很嬌豔的開着。一種又驚奇又懊惱的心情，將他包圍住了，臉上發出惆悵的神色，支吾道：

「沒有什麼消息！……不過我今早從這裏走過，看見滿地落花，這使我非常傷心，想着你也一定要傷感的；所以來看看你……但是你們的樂園中依然是非常美滿！……」

杜鵑姑娘很謙和的答道：——

「是呵！烏鴉先生，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呢！」

烏鴉先生悵然的嘆了一口氣，低聲說道：

「那末我們再會吧！」它披起黑色羽翼，踉蹌的向那密林中隱去，杜鵑姑娘在回

來的路上，遇見了夜鶯詩人。他們站在一株翠碧的菩提樹下。清風從他們頭頂掠過，一陣習習的響聲，繚繞着茂密的樹枝間。杜鵑姑娘仰頭看見蔚藍的雲天，漫着一層火紅的霞光，她不禁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『唉！人間的青春在昨夜已經喪失了！』

美麗的夜鶯詩人，這時在他的唇上浮着純真的微笑道：『親愛的！這又值得使你傷心嗎？……我們的生命根本就不建設在事實的人間。我們的靈魂是永遠自由的，那玫瑰的花根是埋在我们的心裏，除非我們的「自我」消失了，我們心上的玫瑰將永遠都保持它的嬌羞呢！親愛的！我們是生在缺陷的人間——那缺陷是一個深奧的幽谷，但同時也是神祕的呵！那裏面有着活躍的神龍，有發紅光的火珠；有美麗的蘭花，我們只要肯向深處追求，必定可以看到更美麗更好的東西呢！』

『唉！親愛的，你聽外面有着什麼聲音？……我的心有些發慌，對於你那些美妙的言辭，我感到戰慄呢！』

這話使夜鶯詩人感到不祥的預兆。於是他請杜鵑姑娘安靜的坐在菩提樹下，他獨

自來到樂園的門外查看。只見人間受盡了火神太子的荼毒，沒有嬌豔，也沒有芬芳。沿路的樹枝：都低垂着頭，在那裏發出疲弱的嘆息。地上的沙石；好像才從火裏撈出來的鐵豆般，閃着熱怒的光焰，向人們的腳掌心烤炙。人們不住擦着汗，在樹蔭下喘息。

在一條乾燥的山峯上，正走着一隊旅客。他們肩上挑着勞苦與責任的擔子，向山上拚命的躡行。這山路佈滿了破碎的石塊，路旁長滿了荊棘。他們一面走着，一面從腳上淌血。後來走到一座削壁前面，那路更難走了。他們只好放下擔子，坐下休息。但是他們的肚子非常飢餓，他們的心非常空虛，所以不久他們仍然挑起擔子，奔他們的前途，他們滿望在那目的地有着理想的甘泉。

這時候夜鶯詩人飛到一株極高松樹的尖頂，向遠處窺探，他懷疑他們所希冀的甘芳，不知到底是什麼情形？最後他看見在這條路的盡頭，有一座巍峨的牌坊，上面漾着幾個金色的大字：『人生的歸宿，』在那牌坊底下，有無數無數的勞苦與責任的擔子，從每一個人肩上卸下，堆在那裏，而那些人們都安然的睡去了，在他們的臉上

浮着勝利的微笑。

夜鶯詩人脆弱的心，悄悄的哭着，他不再看下去，忙忙奔回樂園，跪在杜鵑姑娘的面前，流出最辛酸的眼淚道：『呵！我的生命！我懂得什麼是「人生的歸宿」了！我不願追求那飄渺的理想の甘芳，吾愛！用你明媚的眼睛向我看；我要在你純真的愛光中沐浴。吾愛！請將你玫瑰的唇吻我，我要在你熱烈的情流中忘記生和死的恐怖，吾愛！讓你心田裏開出些稀有的花朵吧！唉！吾愛！你不知道那條人間的道路，是怎樣的乾燥無聊呵！我要將你所賜予我的花朵，分贈給那些渴想甘芳の旅客，他們的心身都呈露着非常的疲憊，便連眼淚都擠不出來了！……』

詩人偉大同情的聲音，驚動了樂園中酣睡の蝴蝶。它們頓時揉開倦眼，披起彩衣，紛紛來到詩人的面前，向他幽默的膜拜。從深心中發出歡喜の讚嘆。那純潔の同情之淚化成絲絲の雨露，向那一隊旅客身上飄去。同時在那石路旁發見了一條小溪，潺湲の細流經過這一隊旅客の眼前時，人人如瘋似狂的叫了起來：

『呵！水！水！……』

他們把地上的瓦塊，作了玉杯，將這甘露吞在裏面，喝了下去。於是他們的眉峯舒展了，眼睛發亮了。這時他們忽然看見前面樹林中。閃着腥紅的點子，一股清醇的果子香，從風中送過來。於是他們跳躍着奔到那樹林裏，果然有許多熟桃掛在綠樹上，他們在樹下飽餐了一頓，精神陡然活潑了，每人的心裏，似乎都開了一朵美麗的鮮花。從他們心底發出對生命的歌頌！

這聲音很清楚的傳到樂園裏。杜鵑姑娘驚喜的叫道：

『呵！親愛的詩人，你聽了什麼聲音嗎？這樣輕盈鬆快的樂音，我是頭一次聽見。唉！吾愛！現在我們才發見了人間的美麗呢！』

夜鶯詩人聽見杜鵑姑娘的一番話，只點了點頭，沒有回答什麼。因為他這時心裏有着一種繁重的壓迫，他看見杜鵑姑娘非常疲弱的倚在菩提樹根上，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芒；向着那遙遠的森林凝視。在他的唇上浮着勝利的微笑，——但是那種微笑是非常使他驚心。他很清楚這種勝利的笑靨，是和人生的歸宿那石牌坊下的安息者的微笑，沒有一點分別。他急忙來到杜鵑姑娘身邊，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裏，但是他已看見

張着黑翼的死神，躲在一朵黑雲後面向她招手了！

詩人含着悲淚道：『吾愛！你想安息吧！』

『是的！吾愛！我要安息了，永久的安息了！我已享受到生之美麗！我的安息也是非常美麗的！』

一陣悲慘的秋風吹開了樂園的門。死神嚴肅的走了進來，把杜鵑姑娘從他愛人的懷裏帶走了。

同時樂園裏的花草都低了頭，顯出因悲傷而憔悴的黃色面龐。它們脫下身上的鮮裝，從此樂園中失掉了嬌羞與溫馨；依然變成一片荒涼的秋原。

詩人孤獨的坐在清溪旁，手裏捧着杜鵑姑娘所留給他的玫瑰花冠。正在這時候，那個赤足美麗的幸福小神仙，駕着一朵潔白的雲來了。他低聲說道：『哦！偉大的詩人！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悲愁？你爲什麼捨棄了地上的樂園，而來到這慘愴的秋原上嘆息呢？』

『唉！幸福之神！地上的樂園是建設在兩個絕對相同的靈魂上。但是，你看現在

我是多麼寒憊，我已經搗碎了雙音的心弦，怎能再彈出歡欣的曲調！」

詩人！你的靈魂將要在星羣中飛翔。你將看見世上的人們向你膜拜。你雖然是不會彌補那最後的缺陷，——從死神的翼下逃亡，但你的生命是燦爛的，曾經閃出過奇異的光亮呵！……請你將這花冠永遠留在世上吧！……」

幸福之神在一片白光中，漸漸的隱沒了。這時人間正展佈着冷寂的幽暗。詩人將這花冠掛在那條人生的路傍，他沉默的睡在清溪的碧波裏，在那神祕的夜幕下向人間告別了。

選自玫瑰的刺

歧 路

現在街上看不見拉着成堆尸首的大板車了。馬路上所殘留的殷黑色的血跡，最近也被過量的雨水沖洗淨了，所有使人驚慌悽惶的往事，也只在人們的腦膜上，留些模糊的餘影。一切殘酷的呼聲，都隨時而消滅了。怵目驚心的大時代，在這個日暉是告

了結束，雖然那些被炸毀的牆垣，還像保留着厄運後的黯淡，然也鼓不起人心的激浪來。這時候不論誰，都抱着從戰壕裏逃回來的心情，是多麼疲倦，同時覺得他們尚生存在人間，又是多麼驚喜和僥倖；而且他們覺得對於人間的一切，有從新估價的必要，所有傳統的一切法則都從他們手裏粉碎了。

肅真和幾個同志，現在是留在H埠，辦理一切善後，這些日子，真夠忙的，從清早就出去，挨家沿戶的調查戰事以後的婦女生活狀況，疲倦得連飯都顧不得吃，回來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他們的公事房是在H埠的城內，是從前督軍的衙門，寬廣的廳房，雖然沒有富麗的陳設，而雕樑畫棟還依稀認得出當年的富豪氣象，現在這個客廳裏每到下午四點多鐘，就有許多青年的男女在這裏聚會，肅真的臥房就在這個大廳的後面，她自從一點鐘回來，吃了一杯牛奶，一直睡到現在——差不多四點半了，才被隔壁的喧笑聲少醒，她揉揉了眼睛，呆呆的坐在床沿上出神，隔壁大廳裏正談着許多有趣的故事，這時忽然沈靜下來，但是不久又聽見一陣高闊的嗓音說道：

『喂！張同志！好一身漂亮的武裝呵！』

蕭真心裏想着這一定是說張蘭因了，她昨天曾經說過今天要穿一套極漂亮的武裝的……她正在猜想，果然聽見張蘭因清脆的嗓音說道：

『是呵！到了這個時候，誰還願意披着那身骯髒的耗子皮，踏拉着破草鞋呢？同志們，咱們真該享樂呵！……你們瞧我手上的彈傷——誰能相信在前敵奮鬥的我，現在還活着……這真是死裏逃生，還能不相當的享樂嗎？』

『好呵！我們一同擁護張同志！』跟着起了一陣熱鬧的拍掌聲。

『今天人來得真齊全，差不多都到了，……喂，老楊，怎麼，你的蕭真呢？』

『蕭真……恐怕還在隔壁睡覺吧？』

怎麼這個懶丫頭到現在還沒有睡醒嗎？楊同志，這當然是你的責任了，去！快些把她拉了來。』

楊同志用手擰着他那最近留的小鬍子，笑迷迷的看着張蘭因道：『是！小姐！遵命！』這樣一來大家都禁不住笑起來了。

蕭真正洗着臉，看見楊同志走了進來，放下手巾，覷着眼睛看了他一下，淡淡的笑了一笑說道：『嚇！今天怎麼這樣漂亮起來。』那神氣帶着些譏諷的色彩，楊同志老大不好意思。『可不是嗎！……我本來不想穿這一套衣服，……但是他們一定要我穿，並且他們說今天大家都要打扮得像個樣，痛痛快快玩一天呢！』

蕭真眼望着窗外的綠草地，從鼻孔裏「哼」了一個說道：『這些小子們，大概都忘其所以了！』回頭指着衣架上掛着的一件灰布大褂，顏色已經有些舊了，大襟和袖子都補着四方塊的補釘，說道『這件大褂你該認得吧！……我們從南昌開拔的時候，就連這件破褂子，也進過長生庫呢，每天一個人啃兩塊燒餅……那真夠狼狽了，這會子，這些少爺小姐們倒又作起「桃色的夢」來了。』

楊同志聽了蕭真無緣無故的發牢騷，真猜不透那是什麼意思，只有低着頭，訕訕的微笑。

『喂！羅同志！楊同志！你們到底怎麼樣？所有的人都到齊了，你們再不來我們就走了。』蕭真聽出是蘭因的聲音。就高聲叫道：『蘭因為什麼這樣焦急，你今天到』

底出多大的風頭，你過來，讓我看看你漂亮到什麼程度罷！」

蘭因笑道：「你也來吧！別說廢話了！」

蕭真和楊大可走到隔壁大廳，果見那些男女同志個個打扮得比往日不同，就是小王的領結也換了新的，張老五的鬍子也是剛刮的，蕭真瞧着那些興高彩烈的同志們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少爺小姐真會開心呵！」這時一陣笑聲從角落裏發出來，蕭真一看正是蘭因。她偃着小王坐着，用手指着蕭真不知在談論什麼，蕭真撇了衆人跑到蘭因面前，拉着蘭因的手端詳了半天，只見她身上穿着一套淡咖啡色的呢呢軍裝，腳上穿着黃皮的長統馬靴，一頂黃呢軍帽放在小王的膝蓋上，神氣倒十足，不禁點頭說道：「好漂亮的女軍人，怪不得那些小子們要拜倒女英雄的腳下呢！」她說着斜瞟了小王一眼，小王有些臉紅，低下頭裝作看帽子上閃爍的金線。蘭因隔了些時，用報復的語調向蕭真道：「小羅！你別發狂，正有人在算計你呢！……喂！你瞧那幾根鬍子，多麼俏皮」蕭真瞪了蘭因一眼笑道：「噫！……那又是什麼東西！」惹得旁邊的同志們鼓掌大笑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門前一陣汽笛響，他們所叫汽車已經開來了，於是他們亂紛紛的

擠到門口，各人跳上車子，到第一賓館去，這是H埠有名的飯館，大廳裏陳設着新式的各種沙發椅，滿壁上都是東洋名家的油畫片子，在那白得像雪一般的桌布上，着放一個碧玉花瓶，裏面插着一束血點似的紅玫瑰，甜香直鑽進鼻孔，使人覺到一種輕妙和醉軟的快感，雪茄煙的白霧，團團的聚成稀薄如輕綃的幔子，使人走到這裏。彷彿置身白雲深處一般。

楊大可依然捋着他那幾根黑鬚，沈沈的如入夢境，他陡然覺得眼前有一個黑影，黑影後面露着可怕的陰黯的山路，他竄伏在一羣尚在蠕動的尸首下面，躲避敵軍的礮彈，……他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已凝結成了冰，恐懼的心簡直沒有地方安放了，呵！肩膀上忽然有一種最溫最柔的東西在接觸，全身立刻都感到溫暖，恰纔失去的知覺又漸漸回復了，他真像是作了一個夢，現在這夢是醒了，睜大了眼睛，回頭看見他愛慕的女神——蕭真撫着他的肩，含着笑站在他的身後，他連忙鎖定住亂跳的心站起來說：『這裏坐坐吧！蕭真』……他將自己方才的坐位讓給蕭真坐了，他自己就坐在沙發的椅背上，一股蘭花皂和檀香粉的溫膩的香味，從風裏送過來，他好像駕着雲。翱翔於

空明的天宇，所有潛伏的恐懼，不但不敢現形，并且更潛伏得深了。

穿白色制服的伙計們，穿梭似的來去，他們將各色的酒如威士忌，啤酒，玫瑰酒，葡萄酒，一瓶一瓶搬來，當他們將木塞打去的時候，一股濃烈的香氣；噴散了出來，使人人食慾陡然強烈起來。現在他們腦子裏只有『享樂』兩個字了，於是男人女人，互舉着玉杯叫『乾』這樣一杯一杯不斷的狂飲着，女人們的面頰上平添了兩朵紅雲，男人們也是滿臉春色，蘭因簡直睡在小王的懷裏，小王的左臂，將她的腰緊緊的摟住，他和她的脣幾次在似乎無意中碰在一處呵！這真是奇蹟，從來歷史上所沒有的放浪和無忌，現在都實現了，很冠冕堂皇的實現了。

肅真一直抱着玫瑰酒的瓶子狂吞着，現在瓶裏頭連一滴酒也沒有了。她放下瓶子，臉色是那樣紅得形容不出，兩眼發射着醉人的奇光，身子搖搖晃晃要跌倒了，楊大可將她輕輕的扶住，使她安臥在一張長沙發上，他自己就坐在她的身傍，含着得意的微笑，替她剝着橘子。

他們想盡了方法開心，小張舉着一杯紅色的葡萄酒，高聲的叫道：『同志們！我

們是革命的青年，應當打破一切不自然的人間道德，我們需要愛，需要酒來充實我們的生活，請你們滿飲一杯，祝我們前途的燦爛。」

「好呵！張同志……我們都擁護你，來！來！大家喝乾這一杯。」小王說着，把一杯酒喝乾了，其餘的人們也都狂笑着將杯裏的酒吞下去。

一點鐘以後，飯館裏的人都散去了，深沈的夜幕將這繁華富麗的大廳團團的罩住，恰纔熱鬧活躍的形象，現在也都消歸烏有，地上的瓜子殼煙灰和殘肴都打掃盡了，只有那瓶裏的玫瑰，依然靜立着，度這寂寞夜景。

但是在這旅館的第二層樓上東南角五號房間裏還有燈光。一個瘦削的男子身影，和一個嫵娜的女人身影，正映在白色的窗幔上，那個女人起先是離那男子約有一尺遠近，低着頭站着；後來兩個身影漸漸近了，男人的手箍住那女人的腰了，女人的頭仰起來了，男人的頭俯下去兩個身影變成一個，他們是在熱烈的接着深吻呢！後來兩個人的身影漸漸移動，他們坐在牀上了，跟着燈光也就熄滅了，只聽見男人的聲音說道：

「蘭因！我的親愛的！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熱烈的愛着你！……」

底下并不聽見女的回答，但過了幾分鐘以後，又聽見長衣拖着牀沿的聲音，和女子由迷醉而發出的嘆息聲，接着又聽見男人說：『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從前了，女人嘗點戀愛的滋味，是很正當的事！……哦！蘭因你爲什麼流淚！親愛的，不要傷心！不要懷疑吧！我們彼此都是新青年，不應當再把那不自然的束縛來隔開我們，減低我們戀愛的熱度！』

還是聽不見女的回答，過了一會那男的又說道：

『蘭因，我的乖乖！你不要再回顧以前吧！我們是受過新洗禮的青年，爲什麼要受那不自然的禮教束縛，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，我們爲什麼那麼願意去作法制下的傀儡呢？不要再想那些使人掃興的陳事吧！時間是像一個竊賊，悄悄的溜走了，我們好好的愛惜我們的青春，努力裝飾我們的生命，什麼是人間的不朽，除了我們的生命，得到充實？』

『可是子青！無論如何，人總是社會的份子，我們的舉動也要顧慮到社會的習慣呵！……』

『自然，我們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，但是你要清楚，社會的習慣不一定是好的，而且社會往往是在我們思想的後面慢慢拖着呢……我們豈能因為他的拖延而停止我們思想的前進……而且社會終歸也要往這條路上走的，我們走得快，到底不是錯事。』

這一篇澈底而大膽的議論，竟使那對方的女人信服，她不再往下懷疑了，很安然的睡在他的懷裏，作甜蜜的夢去了。

x

x

x

x

太陽射在亭子間的角落裏，那地方放着一張西洋式的木牀，牀上睡着一個女郎，她身上蓋着一條淡紫色的絨毯，兩隻手臂交叉着枕着頭，似乎才從驚懼的夢中驚醒，失神的眼眸，定視着頭頂的天花板，街堂口賣燒餅油條的阿二，拉着瘡啞嗓音在叫賣，這使得她很不耐煩不覺罵道：『該死的東西，天天早晨在這裏鬼號！』跟着她翻了個身忽枕頭底下抽出一個信封來，那信封上滿了水點的縐痕，她將信翻來覆去看了又看，然後又將信封裏的一張信箋抽了出來，念道：

『蘭因：』

我有要事立刻須離開這裏，至於將到什麼地方去，因為有特別的情形，請你讓我保守這個秘密暫且不能告訴你吧！

我走後，你仍舊努力你的工作我們是新青年，當然不論男女都應有獨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，你離了我自然還是一樣生活，所以我到很安心，大約一個月以內，我仍就回到你的身邊，請你不要念我，再會吧！我的蘭因！

『子青。』

她每天未起牀以前總將這信念一遍，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一個月的期限早已滿了，但是仍不見子青回來，也不再接到他第二封信，她心裏充滿了疑雲，她想莫非他有了意外嗎？……要不然就是他騙了她永遠不再回來了嗎？……

她想到這可怕的陰影，禁不住流淚，那淚滴濕透了信箋不知有多少次，真是新淚痕間舊淚痕，如今已經三個月多了，天天仍是癡心呆望，但是除了每天早晨阿二啞啞的叫賣聲，絕沒有得到另外的消息，今天早晨又是被阿二的叫賣聲驚醒，她又把那封信拿出來看一遍，眼淚沿着面頰流下來，她淚眼模糊看着窗外，隔壁樓上的窗口，站

着一個美麗而嫺靜的女孩，正拿着一本書在看，她不禁勾起已往的一切影像。

她忽覺得自己是睡在家鄉的綉房裏，每天早晨奶媽端着早點到她牀前，服侍她吃了，她纔慢慢的起牀，對着鏡梳好頭，裝飾齊整。就到書房去，那位帶喘的老先生，將女四書攤在書桌上叫她來講解，以後就是寫小楷，這一早晨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，到了下午，隨同母親到外婆家去玩耍，有時也學些針線。

這種生活，雖很平淡，但是現在回想起來，倒覺得有些留戀。再看看自己現在孤苦伶仃住在這地方，沒有一個親友過問，而且子青一去沒有消息，自己簡直成了一個棄婦，如果被家鄉的父母知道了，不知將怎樣的傷心呢！

她想到她的父母，那眼淚更流得急了，他想起第一次見了她的表姊，那是一個夏天的下午，她正同着母親坐在葡萄架下說家常，忽見門外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來，剪着頭髮，身上穿着白印度綢的旗袍，脚上是白色絲襪淡黃色的高跟皮鞋，態度大方，她和母親起先沒認出是誰來，連忙站了起來，正想說話，忽聽那位女郎叫道：「姑媽！和表姊都好嗎？我們竟有五六年沒有見了呢！」她這才曉得是她的表姊琴芬，

當夜她母親就留表姐住在這裏，夜裏琴芬就和他同屋歇息，琴芬在談話之間就問起她會否進學堂，她說『父親不願我進學校，』琴芬說『現在的女子不進學校是不行的，將來生活怎樣能夠獨立呢！……表妹！你若真心要進學校，等我明天向姑丈請求。』她聽了這話高興極了，一夜差不多都沒有睡，最使她醉心是琴芬那種的裝束和態度，她想如果要是進了學校，自然頭髮也剪了，省得天天早晨梳頭，並且她也很愛琴芬那高跟皮鞋，短短的旗袍。

第二天在吃完午飯的時候，琴芬到她姑丈的書房閒談，把許多新時代的事蹟，鋪張揚厲，說給那老人家聽，後來就談到她表妹進學校的事情，結果很壞，那老人只是說道：『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女兒，還怕吃不到一碗現成飯嗎？何必進什麼學校呢？而且現在的女學生，本沒有學到而傷風敗俗的事情却都學會了。』

琴芬碰了這個釘子，也不好再往下說；但是她很愛惜表妹，雖然失望；可是還沒有絕望，她想姑母比較姑丈圓通得多，還是和姑母說說也許就成了。這個計劃果然很有效果，當琴芬第二次到姑媽家去的時候，她的表妹第一句話就是報告：『父親已經

答應讓她進女子中學了。」

這一年的秋季她就進了女子中學的一年級，這正是革命軍打到她故鄉的時候，學校裏的同學都瘋了似的活動起來，今天開會明天演講，她也很踴躍的跟着活動，并且她人長得漂亮，口才又好，所以雖然是新學生，而同學們已經很推重她，舉她作婦女運動的代表，她用全部的精神吸納新思潮，不知不覺間她竟改變了一個新的人格。

在她進學校的下半年，婦女協會建議派人到武漢訓練部去工作，蘭因恰又是被派的一個，但是這一次她的父母都不肯讓她去，幾番請求都被拒絕，并且連學校都不許她進了。

有一天她的父親到離城十五里地的莊子上去收租，母親到外祖母家去看外祖母的病，本來也叫她同去，但是她說她有些肚子疼，請求獨自留在家裏休息，這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她打開母親放錢的箱子，悄悄拿了一百塊錢和隨身的衣服，然後跑到她同學李梅生家裏，她們預先早已計劃過逃亡的事情，所以現在是很順利的成功了。她們僱了兩輛車子跑到輪船碼頭，買好船票，很湊巧當夜十二點鐘就開船了。

自從那一次離開了父母，現在已經三年了，關於父母對她逃亡後傷心的消息，曾經聽見她一個同鄉王君說起，她的父親憤恨得幾乎發狂，人們問他的女兒呢，他總是冷然的答道：『死了。』母親常常獨自流淚……

呵！這一切的情景，漸漸都湧上心頭……她想到父親若知道她已經和人同居，也許已經變成某人的棄婦時，不知道要憤恨到什麼地步！唉！悔恨漸漸佔據她的心靈，一顆一顆晶瑩的淚珠，不斷的沿頰滾了下來。

『砰！砰！』有人在敲亭子間的門了，她連忙翻身坐起來問道：

『誰呵！』

『是我。張小姐！……』

好像是房東的聲音……大約是來討房錢的，她的心不禁更跳得厲害了，打開抽屜，尋來尋去只尋出兩塊錢和三角小銀幣……而房租是每月十塊，已經欠了兩個月，這個飢荒怎麼打發呢？

『張小姐！辰光不早了，還沒有起來嗎？……』

房東的聲音有些不耐煩，她忙忙開了門，讓房東進來，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江北婦人，上身穿着長僅及腰的一件月白洋布衫，下身穿着一條闊褲腳的黑花絲葛褲子，剪髮梳着很光的背頭，走進來含着不自然的微笑，將蘭因的屋子打量了一番，又望蘭因的臉說道：『張小姐！王先生有信來沒有？真的，他已經走了三個多月了，……』

『可不是嗎？……前些日子到有一封信，可是最近他沒有信來。』

房東太太似乎很有經驗的點了點頭說道：『張小姐！我怕王先生不會再到這裏來了吧！現在的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，他們見一個愛一個，況且你們又不是正經的夫妻……他要是老不來，張小姐還應當另打主意，不然怎麼活得下去呢！……這些辰光，我們的生意也不好，你這裏的房錢，實在也墊不起，我看看張小姐年輕輕的，臉子又漂亮，如果肯稍微活動活動，還少得了這幾個房錢嗎？只怕大堆的洋錢使都使不盡呢！……』

蘭因已明白房東太太的來意了，本想搶白她幾句，但是自己又實在欠下她的錢，硬話也說不成，況且自己當初和王子青結婚，本來太草率了。既沒有法律的保障，又

沒有親友的見證，慢說王子青是不來了，奈何他不得，縱使他來了，不承認也沒有辦法……想回到故鄉去吧！父親已經義斷恩絕，而自己也覺得沒有臉面見他們……

房東太太見她低頭垂淚，知道這塊肥羊肉是跑不了的，她湊近張小姐，握住她的手，低聲說道：『張小姐！你是明白人，我所說的都是好話，你想作人一生，不過幾十年，還不趁這年青的時候快活幾年，不是太癡了嗎？況且你又長得漂亮，還怕沒有闊大少來愛你嗎？將來遭逢到如意的姑爺，只怕要比王先生強得多呢……呵！張小姐！我不瞞你說，這個時代像你這樣的姑娘，我已見過好多，前年我們樓下住着一個姓袁的，也是夫妻兩個，起初兩口子非常的好，後來那個男人又另外愛上別的女人，也就是把那位袁太太丟下就走了，袁太太起先也想不開，天天寫信給他，又託朋友出來說合，但是袁先生只是不理，他說：我們本來不過是朋友，從前感情好，我們就住在一塊，現在我們的感情破裂了，當然是各走各的路。袁太太聽了這話氣了個死，病了十幾天，後來瞧着她可憐，就替她想了一個法子，……現在她很快樂了，況且她的樣子，比你差得多呢？……』

房東太太引經據典的說了一大套，一面觀察蘭因的臉色，見她雖是哭着，但是她的眼神，是表示着在想一些問題呢！房東太太知道自己的計劃是有九分九的把握了，於是她站起身來說：「張小姐！還不會用早飯吧！等我叫娘姨替你買些點心來吃。」房東太太說着出了亭子間，走到扶梯就大聲：「娘姨！」在她那愉快的腔調中，可以知道她是得到某一件事情的勝利了。

x

x

x

x

一年以後蕭真是由汜市調到上海來，她依然是辦着婦協的事情，但是她們每談到蘭因大家都抱着滿肚皮的狐疑，一年以來竟聽不見她的消息，前一個月蕭真到崑山去，曾在火車上遇見王子青向他打聽蘭因的消息，他也說弄不清，究竟這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這個形迹奇怪的女子，便成了她們談話的資料了。

在一個初秋的夜晚，蕭真去赴一個朋友的宴會，在吃飯的時候，他們談到廢娼問題，有許多人痛罵娼妓對於青年的陷害，比一隻野獸還要可怕，所以政府當局應當將這墮落的娼妓逐出塞外。有的就說：「這不是娼妓本身的罪惡，是社會的制度將她們

逼成到墮落的深淵裏去的，考察她們墮落的原因，多半是因為衣食所逼，有的是被人誘惑而失足的，總之，這些人與其說她們可惡，不如說她們可憐，……」

關於這兩個議論，蕭真是贊成後面的一個。她對於娼妓永遠是抱着偉大的同情的，但是她究竟不清楚她們的生活，平日在娛樂場中所看見的妖形媚態的女人，雖然很有時惹起她的惡感，但同時也覺得她們可憐。她每次常幻想着一個妙年的女郎，擁着滿身銅鏽的大腹賈，裝出種種媚態，希求一些金錢的報酬，真是包含着無限的悲慘……因此，她很想去深究她們的生活，無論是外形的或內心的，不過從前社會，習慣，一個清白少女，絕不許走到這種可羞恥的地方去，可是現在一切都變動了，這些無聊的習慣，沒有保存的必要，於是蕭真提議叫條子，大家自然沒有不贊成的。但是蕭真說：「可是有一個條件，叫了來只許坐在我的身邊，因為我叫條子的意味，和你們完全不同！」那些男人聽了這話，心裏雖不大高興，但嘴裏也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答道：「好吧！」

「茶房！」蕭真高聲的叫着，一個二十多歲的穿白色制服的茶房來到面前。「先

生要什麼？」

「你們這個地方有出色的名妓嗎？」

茶房望了蕭真一眼，露出殷勤的笑臉說道：「嚇！這地方有的是好姑娘……像雪裏紅、小香水、白玉蘭都是活活叫的一等姑娘，您是叫那一位？」蕭真對於這生疏的把戲，真不知道怎麼玩法。她出了一回神說：「就叫雪裏紅吧！」茶房道：「只叫一個嗎？……先生們若喜歡私門子，新近來了一個秦秋雯，那更是數一數二的出色人物，又識字，又體面，只要五塊錢就可以叫來。」

「哦！那麼你也把她叫來吧！」蕭真含着好奇的意味說。

茶房去了不久，就聽見外面叫道：「雪裏紅姑娘到」跟着白布門簾掀動，進來一位二十左右的姑娘，蛋形的臉龐，玲瓏的身材，剪髮，但梳得極光亮，上身穿着一件妃紅色的短衫，下身玄色褲子，寶藍色緞子繡花鞋，妃紅色絲襪，走路的時候，露着她們特有的一種嫵娜輕盈的姿式，而且一股刺鼻的香味，隨着她身子的擺動，分散在空氣中，在她的身後跟着一個琴師，大約三十左右年紀的男人，臉上長滿了疙疸，手裏

拿着三弦琴，那雪裏紅走進來，向在座的人微微點頭一笑，就坐在蕭真的身後，蕭真轉過臉來，留神的觀察她，那姑娘看見座上有女客，她似乎有些忸怩，很規矩的唱了一隻小曲，蕭真覺出她的不自然的窘狀來，連忙給了錢打發她走。

雪裏紅走後，那些男人們又發起議論來了。

他們討論到娼妓的心理，據那位富有經驗的高大個子孔先生說：「娼妓的眼睛永遠是注視在白亮的洋錢上，因此她們的思想就是怎樣可以多騙到幾個錢，她們的媚態，她們的裝束，以及她們的一舉一動，都只向着弄錢的目標而進行，所以遊客們只要有了錢，便可以獲得她們的青眼，不然就立刻被擯斥了……」

蕭真很反對這種論說，她說：「人總是一個人，有時人性雖被貨利的誘惑而遮掩了，但是一旦遇到機會，依然可以發現出來的……我覺得娼妓的要錢，和一般的商賈趨利是一樣可原諒的行爲，不過在獲利以外，他們或她們總還有更高的人生目的，……娼妓的要錢，是爲了她們的生活，她們比一般人都奢侈，也不過爲了她們的生活，社會上的男人，要不是爲了她們入時妖艷的裝束，和能應合男人們心理的媚態，

誰還肯把大捧的銀子送給她們呢？……所以娼妓的墮落，是社會釀成的，我們不應當責備娼妓，應當責備社會呵！」

肅真的話調十分熱烈，在座的男人們，都驚奇的望着她，孔先生雖然不大心服，但是也想不到什麼有力量的話來反駁她，不知不覺大家都沉嘿起來。

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有人走路的声音，那聲音很輕盈，是一個女人穿着皮鞋慢步的聲音，而且是越走越近，大家都不覺把視線移到門外，不久果然門簾一動，走進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來，身上穿着蛋白色的短旗袍，脚上肉色絲襪和肉色皮鞋，額上覆着水波紋的頭髮，態度很嫺靜，似乎是一個時髦的中學校的學生，那女郎走了進來，一雙秀麗的眼睛向滿屋裏一掃，忽見她打了一個冷戰，怔怔的向肅真坐的角落裏定視着，那臉色立刻變成蒼白，她一聲不響的，回轉身就跑了，大家莫明其妙的，向這奇怪的女郎的背影望着，只是她如同夢遊病似的，一直衝到門外漸漸的不見了。

他們回到屋裏，看見肅真失神的怔坐在一張沙發上，臉上泛溢着似驚似悲的複雜表情，大家抱着滿心的狐疑沉默着。

茶房從外面走了進來道：『先生們，恰才秦秋雲姑娘來了：怎麼沒坐坐就走了？……想是先生們看不上吧：您不要叫別位嗎？……』

孔大可說道：『不要了，你給我們泡壺好茶來吧！』茶房答應着走了出去，忽聽蕭真歎了一口氣道：『你們知道秦秋雲是誰？……就是張蘭因呵！我們分別以後聽說她和小王同居，誰知道她怎麼跑到上海作了暗娼，這真叫人想不到……可是小王也奇怪，上次我問也蘭因在什麼地方？他神色倉慌的說是弄不清。當時我沒注意，現在想起來，才明白了，你們信不信，一定是小王悄悄的走了，她不能自謀生活，……況且年紀又輕，自然很容易被人引誘……噫！諸位同志！這也是革命的一種犧牲呢！……張蘭因她本來是名門閨秀，因為醉心革命，一個人背了父母逃出來，現在是弄到這種悲慘的結局，能說不是革命誤了她嗎？……而且小王那東西專門會勾引人，他一天到晚喊打破舊道德，自由戀愛，他再也不顧到別人的死活，只圖自己開心，把一個好好的女青年，擠到陷坑裏去，而我們還作夢似的，不清楚自己的罪惡，提起來真叫人憤恨……同志們！我不怕你們見怪，我覺得中國要想有光明的前途，大家的生活應當更忠實

些，不然前途只有荆棘了！」

這確是一齣使人氣悶的悲劇，人人的心靈上都有着繁重的壓迫，人間是展露着善的，惡的，正的，迷的，各種不同的道途，怎樣才能使人們離開迷途而走正路呢？呵！這實在是重要的問題呢！

這問題縈繞着大家的心靈，於是他們歡樂的夢醒了，漸漸走到嚴肅緊張的世界裏去了。

選自玫瑰的刺

歸雁

三月四日

北方的天氣真冷，現在雖是初春的時序，然而寒風吹到臉上，仍是尖利如割，十二點多鐘，火車蜿蜒的進了前門的站台，我們從長方式的甬道裏出來，看見馬路兩旁還有許多積雪，雖然已被黃黑色的塵土點污了，而在淡陽的光輝下，兀自閃爍着白

隱隱創作選

二四九

光。屋脊上的殘雪薄冰，已經被日光晒化了，一滴一滴的往下淌水。背陰的牆角下，偶爾還掛着幾條冰箸。西北風抖峭的吹着。我們僱了一輛馬車坐上，把車窗閉得緊緊的，立刻覺得暖過氣來。馬展開牠的鐵蹄，向前途馳去，但是土道上滿是泥濘，所以車輪很遲慢的轉動着，街上的一切很真實的打入我們的眼簾，——街市上車馬稀少，來往的行人，多半是縮肩駝背的小販和勞動者！——那神情真和五六年前不同了，一種冷落蕭條的樣子，使得我很沈悶的吁了一口長氣。

馬車出了城門，往南去街道更加狹窄，也很泥濘，馬車的進度也越加慢了。况且這匹駕車的馬，又是久經風霜的老馬，一步一蹶的掙扎着，後來走過轉角的地方，索性停住不動了；我向車窗外看了看，原來前面的兩個車輪，竟陷入泥坑裏去了。一個瘦老的馬夫，跳下車來，拚命的用鞭子打那老馬，希望牠把這已經淪陷的車輪，努力的拔起，這簡直等於作夢，費了半天的精力，牠只往上竄了一竄便立着不動了。那個小車夫，也跳下車來，從後面去推動那車輪，然而淪陷得太深又加着車上的分量很重，人，箱子大約總有四五百斤吧，又怎樣拔得起來呢？因此我們只得從車上下來，

放在車頂上的箱子也都搬了下來，車上的分量減輕了，那馬也覺得鬆動了，往前一揮，車輪才從泥水裏拔了出來，我們從新上了車，這時我不禁吐了一口氣——世途真的太艱難了！

車子又走了許久，遠遠已看見一座聳立雲端裏的高樓，那是一座古老的祠堂，紅色的牆和綠色的琉璃瓦，都現出久經風日的灰黯色來。但是那已經很能使我驚心怵目，——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，那是我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姊妹住在樓的東面——我姑媽的房子相鄰比的那所半洋式的房子裏，每天晨光照上紗窗的時候，我們就分頭去上學，夕陽射在古樓的一角時，我們又都回來了，晚上預備完功課時都不約而同齊集在母親的房裏，談講學校裏的新聞，或者聽母親述說她年輕的時候的遭遇，呵！這時怎樣的幸福呢，然而一切都如電光石火轉眼就都逝滅了。這番歸來的我，如失羣的迷羊，如畸零的孤雁；母親呢，早到了不可知的世界，因比哥哥妹妹也都各自一方，但是那高高的白牆，和藍色的大門，依然是那樣巍立於寒風淡陽裏。唉！我真不明白這短短的幾年，我竟嘗盡人世的難苦，我竟埋葬了我的青春，人事不太飄渺了嗎？我悄

悄嚙着淚車已到門前了，我下車後我的心靈更感到緊張了，我怔怔的站在門口，車夫替我敲門，不久門開了，與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『您找誰？』我鎮定我的心神，告訴他我的來歷。他知道我是姪小姐，立刻現出十三分的殷勤，替我接過手裏的提箱。正在這時候，裏面又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，我着她很面熟，但一時想不起她姓什麼，她似也認得我，向我臉上注視半天，她失聲叫道：

『您不是姪小姐嗎？怎麼幾年不見就想不起來了呢？』我點頭道：『太太在家嗎？』

『在家呢！快請裏邊去！』她說着便引着我進了那個月洞門，遠遠已看見姑媽站在階沿等我呢。我一見她老人家——兩鬢上添了許多銀絲，面目添了不少的綳紋，比從前衰老多了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想到天真是無情，永永用煩苦慘傷的鞭子，將人們驅到死的路上去。——母親是爲煩苦憂傷而逝了，唉！這殘年的姑媽呵！不久也是要去的，

——我的淚瀾瀾的流下來了！我哽咽着喊了一聲『姑媽』心裏更禁不着酸澀了，淚珠就如同決了口的河水滾滾的打濕了衣襟，姑媽也是紅着眼圈，顫聲道：『天氣冷！快到屋裏坐去，只怕還沒有吃飯吧？』說着用那乾枯的瘦手牽着我進去——屋裏的火爐

正態態的燃着，一股熱氣撲到臉上來，四肢都有了活躍的氣，心呢，也似乎沒有那麼孤寒緊張了。我坐在爐旁的椅上，姑媽坐在我的對面的小床上，她用那昏花的老眼看了我許久，不禁嘆道：『我的兒！我幾年不見你，竟瘦了許多，本來也真難爲你！那一年你母親病重，聽說你在安徽教書，你哥哥打電報給你，你雖趕回去，但是已經晚了，……你母親的病，來得真兇，聽說前前後後不到五天就完了，我們得到電報真是好像半天空打了一個霹靂，……』姑媽說到這裏也擰不着哭了，我更是忍不住痛哭，我們傾瀉彼此久蓄的悲淚，好久好久才止住了。姑媽打發我吃了些東西，她又忙着替我收拾屋子，我依然怔坐在爐旁，心思雜亂極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忽聽見院子裏，許多脚步声和說話聲；跟着進來了一大羣的人，我仔細的一認，原來正是舅母表嫂表弟弟妹們，他們聽說我來了，都來看我。我讓他們坐下後，我看見大舅母是更蒼了，表嫂也失却青春的丰韻，那些表弟弟妹都長大了。唉！一切都變了，我心裏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：又是悵惘，又是欣慰，他們也都細細的打量我，這時大家都是想說話，然而都想不到說那一句話，因此反到默默無言了。

晚上姑媽請我吃飯，請他們做陪，在大家吃過幾杯酒，略有些醉意的時候，才漸漸的談起從前的許多事情來。後來她們談到我的愛人元涵的死，我的神經似乎麻木了，我不能哭，我也不能說話，只怔怔的站着，我失了魂魄，後來我的舅母撫着我的肩，一滴滴的眼淚，都滾落在我的頭髮上，我接受了這同情的淚，才漸漸恢復的情感。我發見我的空虛了，我彷彿小孩般的撲在舅母的懷裏痛哭，後來我的表妹念雪將我扶到床上睡下，她坐在我的身旁安慰我道：『姊姊！千萬不要再傷心了，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好扎掙點，保重你有的身體吧——其實人世也沒有永永不散的筵席，況且你對於元哥也很可以了，聽說他病了一個多月，都是你看護他，他死時，也只有你在他跟前。他一定可以安慰了，——現在你應當保重自己，努力你的事業才是，豈可以把這事放在心裏，倘若傷壞了身體，元哥一定也不安的，……你這次來，我本想請你到我們那裏去住，不過我們那裏也比不得從前了，自從父親去世以後——蘆樹倒糊猴散——沒有作主的人，又如着我們家裏的情形太複雜，所以一切都特別凌亂，因此我也不願請你去；你暫且就住在姑媽這裏吧，好在我們相隔不遠，我可時時

來陪伴你，唉！說起來真夠傷心了，這才幾年呵！……」念雪的眼圈紅了，聲音帶着哽咽，我將頭伏在枕上也淚如泉湧。

今夜念雪因為怕我傷心，沒有回去，就住在我這裏，夜午醒來，看見窗前一片月光，冷森的照在寂靜的院子裏，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攪得念雪也醒了，兩人又談了半夜的話，直到月光斜了，雞聲叫了，我們才又閉上疲倦的眼皮打了一個盹。

三月五日

今天天氣很清明，太陽也似乎沒有昨天那樣黯淡，看見淡黃色的日光，射在水綠色的窗幔上，美麗極了。從窗幔的空隙間，看見一片青天，澄澈清明，沒有飄浮的雲，彷彿月下不波的靜海，偶爾有幾隻飛鳥從天空飛過，好像是水上的沙鷗。我正在神馳的時候，聽見壁上的自鳴鐘響了十下，我知道時候不早了，趕緊翻身坐起，念雪早已打扮好了。

吃完了早點後，我就打電話通知朋友們來了，當然我是希望他們來看我，下午果然文生，萍雲都來了，他們告訴我許多新消息。文生並且已替我找好了事情——在一

個書局裏當編輯，萍雲又告訴我某中學請我教書，當時我毫不遲疑的答應了，因為我自己很明白像我這樣的心情，除了忙，實在沒有更好的安慰了。

文生我們已經五年不見，他還是那樣有興趣，不時說些惹人笑的滑稽話，不過他待人很週到，他一眼就看出我近來的窘狀，臨走時他望我留下三十塊錢。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元涵來了，他若不死我何至如此落魄——到處受別人的憐憫的眼光注視呢！
噫！元涵！！

文生走後，瑩和秀來了，這是我幼年的好友，我們會共同過着青春的美妙的生活，因此我們相見時所感到的也更深刻。在彼此沉默以後，瑩提議遊公園，我也很願意去看看久別的公園；到公園時，柳枝依然是禿的，冷風也依然是砭人肌骨，只有河畔的迎春，牠是吐露了春的消息，青黃色的蕊兒，已經在風前搖擺弄姿了。我們沿着馬路，繞了一圈，大體的樣子雖還依稀可認，但是却也改變了不少，最使我觸目的是那紅綠交輝的十字迴廊，平添了許多富麗的意味。那山上的小松樹也長高了，河畔上的土牆也拆了，用鐵欄杆作了河隄；我們在小茅亭裏可以看見緩緩的春波，不休的

將哀流去，我們今天談得高興，一直到太陽下山了，晚霞灰淡了，我們才分途歸去。

到家時舅母家的王媽正在那裏等我呢，因為舅母今晚請我吃飯，我稍微敬了歌就同王媽走去了。

到了那裏，表嫂們正圍在爐旁談天，見我進來都讓我到堂屋坐——我來到堂屋只見桌上已擺了許多的糖果和瓜子花生。我們都坐好後，我舅母告訴表嫂說：『今晚誰都不許提傷心的話，總得叫著小姐快活快活』，念雪表妹聽了這話就湊趣道：『今晚我們吃完飯，還得來四圈呢，青姊好久沒和我打牌了，一定也贊成，是不是？』我沒有說什麼，只笑了笑。吃飯的時候她們要我喝酒，以為叫我開開心，那裏曉得是酒到愁腸愁更愁？我喝了十杯上下就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心裏被酒拉開了一齣齣的悲劇湧上來，我的眼淚只在眼皮裏亂轉。但是最後我忍住了，我將鹹澀的淚液悄悄的嚥下去，她們看出我的神氣不好，勸我去歇一歇，我趁着這個台階忙忙的出了席，走到我表嫂屋裏睡下，用被蒙住頭悄悄的流淚，好久好久我竟睡着了，醒來時已經十二點了，他們打發馬車送我回來。路上靜寂極了！

三月六日

這幾天的生活真不安定，親友請吃飯，一天總有一兩起，在那盛宴席上，我差不多是每淚和酒並噴的，然而這是他們的善意，我也無法拒絕，因此整天只顧忙碌，什麼事都作不了。

今天上午文生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，沒有喝酒，因此我到吃了一頓安適的飯。回家以後我告訴看門的：今天無論誰來都回絕他——只說我出去了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定心，寫幾封信——姑媽替我收拾的屋子幽雅極了，一間長方形的屋子，靠窗子擺了一張三尺來長的衣櫃，櫃面上放着兩盆盛開的水仙，靠西邊的牆角放着一盆深白的梅花，一陣陣的香氣不住的打入鼻孔。我靜靜的坐在案前，打算給南方的哥哥妹妹寫信，但是提起筆，還沒有寫上兩三句便寫不下去了。心裏只感到深切的悵惘，想到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哥哥送我上火車，在那汽笛尖利的聲響裏，哥哥握住我的手說：『你既是心情不好，暫且到北京去散散也好，不過你那一天覺得厭倦的時候，你那一天再回來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自苦……保重身體努力事業……』妹妹呢，更是依戀不捨的

傍着我，火車開時，我見她還用手巾拭淚呢。噯！一切的情景都逼真的在眼前，然而我們是已相去千里了。况且我又是孤身作客，寄棲在姑媽家裏，聽說她老人家很痛愛我，然而這也不是了局呵！前途茫茫，我將何以自解呢？唉！天呵！

我拭着淚把幾封信勉強寫完，忽接到我二哥哥寄來的快信——我來京的時候他同我的二嫂嫂都在甯波，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我來，不過我臨走的時候會給他們一封信。

二哥的信上說：『……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到北京去了，我敢不放心，你本是個多愁善感的人，况且現在又在失意中，到北京住在舅舅家裏，又是個極複雜的環境，恐怕你一定很難過。去年舅舅死後情形更壞了，至於姑媽呢，聽說近來生意也不好，自然家境也就差了。你豈能再受什麼委曲，所以我想你還是到甯波來吧，你若願意請即電覆，我當寄盤川給你，唉！自從母親死後，我們弟兄姊妹各在一方，我每次想到就不免傷心，所以很希望你能來，我們朝夕相聚，也可以稍殺你的悲懷，你覺得怎樣呢……』

我接到這封信，我的心又立刻緊張起來，我明知道二哥所說的都是實情，然而我

才息征塵，又得跋涉，我實在感到疲乏；可是不走呢，倘若將來發生不如意事又將奈何？我真是委曲不下，晚上我去找文生和他談了許久，但是結果他還是勸我不走，當夜我就寫了一封長信覆我二哥。

今天疲乏極了，十點鐘就睡了。

三月七日

今天早起，文生打電話叫我十點鐘到某書局去，——經理要和我細談，我因怯生就請文生陪我去，他已答應我九點多鐘來。打完電話，袁妹就來了，她說星痕下午來看我，我答應在家候他，不及多談什麼話，文生已經來了，我們一同到了書局的編輯處，遇見仰滌玄文幾個熟人，稍微應酬了幾句，不久經理出來和我們相見——他坐在我的對面，態度很英爽，大約三十多歲，穿着一身靛青嗶嘰呢的西服，面貌很清秀，額上微微有幾道縐紋，表示着很有思想的样子。他見了我，說了許多聞名久仰的客氣話後，慢慢就談到請我到書局編輯教科書的事情，並告訴我每天八點鐘到局，四點鐘出局的辦公規約，希望我明天就去工作，我暗想在家也是白坐著，就答應他，明天可

以去。

我們由書局出來，文生到東城去看朋友，我就回家了。吃完午飯姑媽邀我同去市場買東西，回來的時候已經三點多了，心想星痕一定早來了，因忙忙跑到屋裏，果然星痕正獨自坐在案前，翻小說月報呢。她見我進來抬頭向我看過之後，用着慨嘆的語調說道：『你瘦了！』我握她的手，久久才答道：『你也瘦了！』她眼圈一紅低聲道，『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你，你瘦我安得不瘦？』我聽了這話更覺淒傷，只垂頭注視地上的枯枝淡影，淚一滴一滴的瀉下，星痕只緊緊握住我的手噓了一口長氣，彼此就在這沉寂中，溫理心傷。

今天我們沒有深談，自然星痕也是傷心人，她決不願自己再用錐子去刺那尚未合口的創痕，因此只得緘默的度過這淒涼的黃昏，天快黑的時候她回去了。

選自歸雁

寄吳雲

雁歸創作集

異雲：

我本是抱定決心在人間扮演，不論悲歡離合甜酸苦辛的味兒，我都想嘗。人說這世界太複雜了，然而我嫌它太單調，我願用我全生命的力去，創造一個複音博和的世界；我願意我是爲了這個願望而犧牲的人，我願意我永遠是一齣悲劇的主人；我願我是一首又哀婉又綺麗的詩歌；總之，我不願平凡！——縱使平凡能獲得女王的花冠，我亦將棄之如遺。呵異雲，你不必替我找幸福，不用說幸福是不容易找到，即使找到，我也不見得會收受。你要知道有了絕大的不幸，才有冷鷗，冷鷗便是一切不幸的根蒂。唉，異雲，我怨嗎？我恨嗎？不，不，絕不，我早知道我的生是爲嘔吐血而生的，我是爲點綴沒有生氣的世界而來的，因之荆棘越多，我的血越鮮紅，我的智慧也越高深。

我懷疑作人——尤其是懷疑作幸福的人：什麼夫榮妻貴？子孫滿堂？他們的靈魂便被這一切的幸福遮蔽了，那裏有光芒？那裏有智慧？到世界上走了一趟，結果沒有

懂得世界是什麼樣？自己是什麼東西？呵，那不是太滑稽得可憐了嗎？異雲，我真不願意是這一類的人！在我生活的前半段幾乎已經陷到這種可悲的深淵裏了，幸喜坎坷的命運將我救起，我現在既然已經認識我自己了，我又那敢不把自己捉住，讓它悄悄溜了呢？

世俗上的人都以為我是爲了坎坷的命運而悲歎而流淚，那裏曉得我僅僅是爲了自己的孤獨——靈魂的孤獨而太息而傷心呢？

可是人到底是太蠢了；爲什麼一定要求人了解呢？孤獨豈不更雋永有味嗎？我近來很覺悟此後或者能夠作到不須人了解而處處泰然的地步。呵異雲，那時便是我得救的時候了。

我的心波太平：忽然高掀如錢塘潮水，有時平靜如寒潭靜流；所以我有時是迷醉的，有時是解脫的，這種變幻不定的心，要想在人間求寄託，不是太難了嗎？——呵，我從此將如長空孤雁永不停住於人間的樹上求棲止，人間自然可以遺棄我的，我呢，也應當學着遺棄人間。

異雲，我有些狂了，我也不知說什麼瘋話，請原諒我吧！

昨天你對我說暑假後到廣東去，很好！只要你覺得去與你是有興趣的，你就去吧；我現在最羨慕人有奔波的勇氣，我呢，說來，可憐便連這一點的興趣都沒有！——我的心也許一天要跑十萬八千里，然而我的身體是一塊朽了的木頭，不能挪動，一挪動，好像立刻要瓦解冰銷。每天支持在草屢蹄跡之下奔馳，已經夠受，那裏還受得起驚濤駭浪的掀騰？那裏還過得起戴月披星的生活？呵異雲，我本是秋風裏的一片落葉，太脆弱了！

異雲，我寫到這裏，不期然把你昨天給我的信看了一遍，不知那裏來的一般酸味直衝上來，我的眼淚滿了眼眶，——然而我嚙下去那鹹的澀的眼淚——我是嚙下去了啣！

噯！這世界什麼是值得驚奇的？什麼是值得讚美的？我懷疑！——唉！一切都只是讓我懷疑！

什麼戀愛？什麼友誼？都只是一個太虛渺的幻影！呵！我曾經尋追過，也會經想

捉着過，然而現在，——至少是此刻，我覺得我不須要這些！——但是我須要什麼呢？我須要失却知覺，呵，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樣紊亂呢？除了一瞑不視：我沒有安派我自己的方法。

但是異雲，請你不必爲我悲傷。這種不可捉摸的心波，也許一兩天又會平靜，一樣的酬應於大庭廣衆之中，歡歌狂吟，依然是浪漫的冷鷗。至於心傷，那又何必管它呢？或者還有人爲了我的瘋笑而忌妒我的無憂無慮呢！呵，無窮的人生，如此而已，嘵嘵不休，又有什麼意思？算了罷，就此打住！

冷鷗書

二

親愛的：

我渴，我要喝翡翠葉上的露珠；我空虛，我要擁抱溫軟的玉軀，我眼睛發暗，我要看明媚的心光；我耳朵發聾，我要聽神祕的幽弦；呵！我需要一切一切都對我冷淡，可憐我，這幾天的心徬徨於憂傷。

我悄悄着緘默陰沉的天空虔誠的禱祝，我說：『萬能的主上，在這個世界裏我雖然被萬彙摒棄，然而荼毒我的不應當是你，——我願將我的生命寶藏貢獻在你的丹墀，我將終身作你的奴隸，只求你不要打破我幻影的倩麗！』

但是萬能的主上帝說：『可憐的靈魂呵，你錯了，幸福與坎坷都在你自己。』

呵親愛的，我自從得到神明的詔示後，我不再作無益的悲傷了。現在我要支配我的生命，我要裝飾我的生命，我更要創造我的生命。親愛的，我們是互為生命光明的寶燈，從今後我將努力的描注在我空虛的心宮——不錯，我們只是『一』，誰能夠將我們分析？——只是慣作惡劇的撒旦，他用種種的法則來隔開我們，他用種種陰霾來遮掩我們，故意使我們猜疑，然而這又何濟於事？法則有破碎的時候，陰霾有消散的一天，最後我們還是復歸於『一』。親愛的，現在我真正的心安意定，我們應當感謝神明，它是給了我們絕大的恩惠。

我們的生命既已溶化爲『一』，『那裏還有什麼傷痕？即使自己抓破了自己的手，那也是無怨無忌，輕輕的用唇——溫氣的唇，來拭淨血痕，創傷更變爲神祕。親愛的，

放心吧，你的心情我很清楚，因為我們的心弦正激蕩着一樣的音浪。願你千萬不要為一些小事介意！

這幾天日子過得特別慢，星期六不容易到了。親愛的，你看我是怎樣的需要你呵。你這幾天心情如何？我祝福你

快樂

三

鷗

吳雲——親愛的：

我真不知道怎樣安放我的心！

昨夜我是太興奮了，一直被複雜的思想困苦着，我頭疼心酸——今早醒來時，天上還沒有太陽，只見淒涼的灰銀色的天幕上綴着宵來殘月——這個月下呵，我會向它流過心的淚滴，它似乎不忍離開我，讓我醒來時，再見着它——這時，我禁不住伏在枕上哭了。

唉，吳雲，我是春天的一隻杜鵑鳥，在那時候雖然是被玫瑰茶靡素馨眷愛，但是

天呵，現在是秋天了，杜鵑鳥的本身除了爲悼春而流的淚和血外，沒有別的東西！

而且秋風落葉，甚至於黃花霜楓，它們都是用盡它們的殘忍來壓迫這可憐的落魄者——失掉春天的杜鵑鳥——而你呢？是一隻了解愁苦的夜鶯，並且你也是被一切苦難所壓迫的逃難者。我們是在一個幽默的深夜中恰恰的遇見了；當你發出第一聲嘆息的時候，我的心就已經感到了痛楚，因此我們便不能再分開，我們發誓要互相慰藉，互相哀憐，但是風姨是多麼刻薄，雪花是多麼冷淡，牠們時時聳口諷刺你呵！異雲，我爲了這件於你的傷損，我看見我的血流過血；我現在願意他們赦免了你而來加我比諷刺更甚的毒害。唉，異雲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怎樣來形容我心裏的痛楚！

同時我也知道你爲可憐我忍受一切的麻煩，有時你也爲我流淚；但是我想來想去，我真對你不住，呵，異雲，我現在禱祝皇天給你幸福，縱因此要我死一百次，我也甘願！

異雲呵，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對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於你的人，換一句話說，我自入世以來只有你是唯一認識我而且同情我的人；因此我願爲你受盡一切的苦惱。

再談吧，你的靈魂的恩人！

四

冷 鷗

維繫我心靈的雲！

暮色蒼涼中，一聲再會，使我神癡。呆望前途，但見枯樹籠烟，歸鴉棲遑，不禁
哀淚沾襟。念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春華秋月，享受無幾，而悲痛慘苦，担荷不盡；身非
金石，甯能久持？况名疆利鎖，世俗桎梏，復不時誘惑摧殘，益令人於邑難禁也！

別後心情，益復無聊；憑几默坐，悲緒萬端。唉，吾愛，似此狼狽心身，除投向
君溫柔之懷抱，尙何計以慰其落寞耶？人間名利，不足鼓起我生命之波浪；世上庸
福，不足振興我頹唐之心懷；只有異雲之摯情厚誼，可蘇我已僵之靈魂耳！吾愛，君
誠上帝遣來彌吾之佩憾者！使吾於極痛慘瀆之餘，猶能恢復三春活潑之氣——如此恩
惠，甯不令人感激涕零耶？但願從此與君努力享受生命之光華與美滿，使窮慘之人寰
中，開一朵絢爛豔麗之生命花朵！

今日天氣凝寒，頗有雪意，擁爐而坐，尙無所苦，唯去君遙遠，仍不免惆悵盈

懷。

冷鷗書於燈下

選自雲鷗情書集

給我的小鳥兒們

一

整整兩年了，我不看見你們。

世路太崎嶇，然而我相信你們仍是飛翔空中的自由鳥。在我感到生活過分的嚴重時，我就想躲在你們美麗的羽翼下，求些許時的安息。

唉！親愛的小鳥兒們！——你們最歡喜我這樣的稱呼，不是嗎？當我將要離開你們時，我會經過慮地猜疑你們，我說：「孩子們，我要多看你們幾次，使我的腦膜上深印着你們純潔的印象，一直到我沒有知覺的那一天，……」

「先生！你不是說兩年後就回來嗎？」阿堃誠摯的望着我的臉說。

『不錯，我是這樣計劃着，不過我怕兩年後你們已不像現在的對我熱烈了。我怕失掉這人間的至寶，所以現在我要深深的藏起來。』

『哦！不會的，先生！我們永遠是一隻柔馴的小鳥兒，時常圍繞着您！』

多可愛，你們那清脆的聲音，無邪的眼睛，現在雖然離開了你們整兩年，爲了特別的原因，我不能回到你們那裏，而關於你們的一切，我不時都能想起。

每逢在下課後，你們牽成一個大圈子，把我圍在坎心，你們跳舞、唱歌。有時我急着要走，你們便搶掉我手裏的書包，奪走我披着的大衣。阿莖最頑皮，跑出圈子，悄悄走到整容鏡前，穿上我的大衣，擎着書包，學着我走路的姿勢，一般正經地走過同學們面前，以致惹得他們大笑，而阿莖的臉上却綳得沒有一絲笑紋，這時你們有的笑得俯下身體的叫肚子疼，我却高聲的喊：『小鳥兒們不要吵！』

『是的，大姐姐，我們不再吵了，可是大姐姐得告訴我們夜鶯詩人的故事！』阿莖嬌憨的央求着。而你們也附和着大姐姐講，大姐姐講，亂烘的響成一片。呵！多可愛的小鳥兒們呀！兩年來我不會聽見你們清脆的歌聲了，在江南我雖也教着一羣天真

的女孩；但是她們太嬌婉，太懂事故，使我不能從她們的身上，找出你們的坦白，直爽，無愁無慮，因此我時常熱切的懷念你們。

你們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，在豐潤蘋果般的臉上，不只充溢了坦白的頑皮；有時誠摯感動的光波，是盎然於你們的眼裏。每當我不響的向你們每個可愛的面孔上看時，你們是那模稜，那樣知趣的等待着，自然你們早已摸到我的脾氣，每逢這種時候，我總有些嚴重的話，要敲進你們的心門。唉！親愛的小鳥兒們，現在想來我真覺得罪過，我自己太脆弱易感，可是我有了什麼憂愁和感慨，我不願向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們面前伸訴，而我只喜歡把赤裸的心絃在你們面前彈。說起來我太自私，因為我把得定這聲音能激起你們深切的共鳴，而我忘記這是使你們受苦的。

那一天我給你們講國語，正講到一個愛國童子的故事，那時你們已經夠興奮了，而我還要更使你們興奮到流淚，我把國內政治的黑暗，揭示給你們聽；把險詐的人心在你們面前解剖，立刻我看見你們臉上的笑容淡了；舒展的眉峯慢慢攢聚起來了，你們在地板上擦鞋底的毛病，也陡然改了，課堂裏那樣靜悄悄，我呢，莊嚴的坐在講壇

上，殘忍的把你們的靈魂宰割，好像一個屠夫宰割一羣小羊般。因此每次在我把你們攪擾後，我不知不覺要紅臉，要噙淚。唉！親愛的孩子們，我雖然對你們如是的不能，而你們還是那樣熱烈的信任我；愛戴我，有時候你們遇到困難的問題，不去告訴你們親切的父母，而反來和我商量，當這種時候，竟使我又歡喜又慚愧。在這個到處瀰漫了欺詐的世界上，而你們偏是這樣天真，無邪，這怎能叫我不歡喜呢？但是自己仔細一想，像我這樣寒儉的靈魂，又有什麼修養，究能幫助你們多少？恐怕要辜負了你們的熱望，這種罪惡，比我在一切人羣中，所犯的任何罪惡都來得不容輕赦。唉！親愛的小鳥兒們呀！你們誠意的想從人間學到一切，而你們實是這世界上最光明的先聲。你們有世人久已遺失的靈魂，你們有世人所絕無的純真。你們的器量胸襟，是與萬物神靈相融合的。一個乞丐，被人人所鄙視，而你們看他與天上的神祇沒有分別；便是一隻麻雀也能得你們熱烈友情的愛護。你們是偉大的，我一生不崇拜英雄，我只崇拜你們。

但是殘忍的時光，轉變的流年，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剝蝕你們，層出不窮的人事，

將如毒蛇般毀滅你們的靈魂。在你們含着甜淨的美麗上，刻了輕微的愁苦之紋，漸漸的你們便失去了純真。被快樂的神祇所摒棄。唉！親愛的小鳥兒們！你們應當怎樣抓住你們的青春！你們不願意永遠保持孩子的心嗎？但是你們無法禁止太陽的輪子，繼續不斷的轉，也不能留住你們的青春！只有一件事是你們可以辦得到的，你們永遠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，努力親近大自然，選擇你們的朋友，於春風帶來的鳥聲中；於秋雨灑徧的田野間。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經世故的人類聰明、純潔。這樣你們才能永遠保持孩子純真的心，永遠作隻自由翔空的鳥兒；并且可用你們大公無私的純情來拯救沈淪的人類。

親愛的小鳥兒們，願秋風帶來你們清醇的歌聲，更盼雁陣從這裏過時，給我留下些你們的消息。

我心絃的繁音，將慢慢的向你們彈；我將告訴你們在這分別的兩年中，我所經歷的一切。我更想把江南溫柔女兒的心音；彈給你們聽。

再談了，我親愛的小鳥兒們！願今夜你們的美羽，飛入我的夢魂！

黃昏時你們如一羣小天使般飛到我家裏。莖和璧每人手裏捧着兩束鮮花。花束上的鳳尾草直拖到地上，莖個子太小，又怕踏了他，因此顛起腳來走着，璧先開口說：

『大姐！這是我們送你的紀念品！』

『呵！多謝！我的小鳥兒們！』我說過這話。心裏真有些酸楚，回頭看你們時，也都眼淚汪汪的注視着我，天真的孩子們！我真有些不該，使你們嫩弱的心靈上，受到離別的創傷！我笑着拉你們到房裏。把我預備好了的許多小畫片分給你們，并且每人塞了一塊糖在嘴裏，你們終竟笑了，我才算放了心。

七點多鐘，我們分坐三輛汽車，一同來到東車站，莖和璧還不會忘記那兩束花。可憐的小手臂，一定捧得發酸了吧！我叫你們把牠們放在箱子上，你們只笑着搖頭，直到我的車票買好，上了二等車，你們才恭恭敬敬的把那兩束花放在我身旁的小桌上。這時來送行的朋友親戚竟擠滿了一屋子，你們真乖覺，連忙都退出來，只站在車窗前，兩眼灼灼的望着我。這使我無心應酬那些親戚友朋，丟下他們，跑下車來，果然不出

所料，你們都團團把我圍住。可是你們並沒有多話說。只在你們的神色上，把你們惜別的真情，都深印在我心上了。

不久開車的鈴聲響了。我和你們握過手，跳上車去，那車已漸漸的動起來了。

「給我們寫信！」在人聲喧鬧中，我聽見她這樣叫着，我點頭，搖動手巾，而你們的影子遠了。車子已出了城，我只向着那兩京花出神，好像你們都躲在花心裏，可是當我採下一朵半開的玫瑰細看時，我的幻想被驚破了。哦！我才知道從此我的眼前找不到你們，要找除非到我的心裏去。

不知不覺，車子已到了豐台站，推開窗子。漫天湧着朵朵的烏雲，那上絃的殘月，偶爾從雲隙裏向外探頭，照着荒漠的平原，顯出一種死的寂靜，我靠窗子看了半晌，覺得秋夜的風十分銳利，吹得全身發顫，連忙關上玻璃窗，躲在長椅上休息，正在有些睡意的時候，忽聽見一陣細碎的聲音，敲在窗上，抬起身子細看了，才知道已經下起雨來，這時車已到天津站了。雨越下越緊，水滴從窗子縫裏滴了下來，車廂裏滿了積水，腳不敢伸下去，只好蜷伏着不動。

在聽風聽雨的心情中我竟沉沉睡去，天亮時我醒來，知道雨還不會止，車窗外的天竟墨黑的向下沈，幾乎立刻就要被活埋了。唉，親愛的孩子們！這時我真想回去，同你們在一起唱歌捉迷藏呢！

正在我煩燥極了的時候，忽然車子又停住了。伸頭向外看看正是蓮山車站，我便約了同行的朋友，到飯車去吃些東西，一頓飯吃完了，而車子還沒有開走的消息，我們正在猜疑，忽又遇見一個朋友，從頭等車那面走來，我們談起，才知道前面女兒河的橋被大水衝壞了，車子開不過去，據他說也許隔幾個鐘頭便可修好，因此我們只好悶坐着等，可恨雨仍不止，便連到站台上散散步都辦不到，而且車廂裏非常潮濕，一羣羣的蒼蠅像造反般飛飛。同時廁所裏一陣陣的臭氣，熏得令人作嘔，——而最可惱的是你們送我的那些鮮花，也都低垂了頭，憔悴的望着我。

夜裏八點了，仍然沒有開車的消息，雨呢！一陣密一陣稀的下着，全車上的人，都無精打彩的在打盹，忽然聽見嗚嗚的汽笛聲，跟着從東北開來一輛火車，到站停住，我們以為前面斷橋已經修好，都不禁喜形於色，熱望開車，那曉得這時忽跳上幾

個鐵路的路警，和護車的兵士來，他們滿身滂得水鷄似的，一個身材高高，年紀很輕的兵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他媽的，差點沒幹了，好傢伙，這羣鬍子，夠玩的，要不仗了水深，他們早追上來了，嚇唬開了幾十鎗！……」

「怎麼，沒有受傷嗎？」一個胖子護車警察接着問。

「還好！沒有受傷的，唉，他媽的，我們就沒敢開鎗，也顧不得要開車的牌子，撥轉車頭就跑回來了。」那高身材的兵說。

這個沒頭沒腦的消息，多麼使人可怕，全車的人，臉上都變了顏色，這二等車上有從北戴河上來的外國女人。她們聽說鬍子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也許她們是想到那戲台上所看見披紅鬍子的花臉了嗎？於是一陣破竹般的笑聲，打破了車廂裏的沈悶空氣。

後來經一個中國女醫生，把這鬍子的可怕告訴她們，立刻她們聳了一聳肩，皺皺眉頭，沈嘿了！

車上的客人們，全爲了這件事，紛紛議論，才知道這才那車輛，是從山海關開來

的，車上有幾箱現款，被鬍子探聽到了，所以來搶車，哪些鬍子都在陳家屯高粱地裏埋伏着。只是這時山水大漲，高粱地上水深三尺多，這些鬍子都伏在水裏，因此走得慢，不然把車子包圍了，兩下裏就免不了要開火，那就要苦了車上的客人，所以只好掉頭跑回來了。現在這輛車也停在連山站。就是退回去都休息了，因為上一刻綏中縣也被大水沖了，因此只好都在連山過夜，連山是個小站，買東西極不方便，飯也沒有多少了，這些事情都不免使客人們着急。

夜裏車的電燈都熄了，所有的路警護車兵，都調到站外駐紮去了。滿車烏黑，而且窗外狂風虎吼般的吹着，睡也不能入夢，不睡却苦無法消遣，真窘極了，好容易挨到村外的鷄唱五更東方有些發白了，心才稍稍安定，——親愛的小鳥兒們！我想你們看到這裏也正爲我担着心呢，不是嗎？

我們車上，女客很少，除了幾個外國女人外，還有兩個年輕的姑娘，一個姓唐的，是比你們稍微大些，可是比你們像是懂事。她是一個溫柔沈默的女孩，這次爲了哥哥娶嫂嫂同父親回奉天參加典禮的。另外的那一個姓李，她是女子大學的學生，這

次回家看她的母親，並且會打電報給家裏，派人來接，因此她最焦急，——怕她倚闌盼望的母親担心，她一直愁容滿面的呆坐着，親愛的孩子們！我同那兩個年輕的姑娘，在連山站的站台上，散着步時，我是深切的想到你們，假如在這苦悶的旅途裏有了你們的笑聲歌聲，我一定要快樂得多！而現在呢，我也是苦惱的皺着眉頭。

中午到了，太陽偶爾從雲縫裏透出光來，我的朋友鐵君他忽走來說道：「恐怕這車一時開不成，吃飯睡覺都不方便，約我們到離這裏不遠的高橋鎮去，那裏他有一個朋友，在師範學校作教務主任。真的這車上太悶人，所以我就決定去了。」

到了高橋鎮，小小的幾間破爛瓦房，原來就是車站的辦公室了。走過一條骯髒的小泥路，忽見面前河水漣漪；除變成有翹翼的小天使，是沒法過去的。後來一個鄉下人趕着一輛驢車來了，驢車你們大約都沒有看見過吧！用木頭作成轎子形的一個車廂，下面裝上兩個輪子，用一頭驢子拖着走，這種車子，是從前清朝的時候，王公大人常坐的。可是太不舒服了，不但脚伸不直，而且時時要挨暴栗，——因為這車子四圍都是硬木頭作成的，車輪也是木頭的，走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，一顛一搖的，使

坐在車裏的人，一不小心，頭上就碰起幾個疙瘩來。

那個趕車的鄉下人對我們說：「坐我的車子過去吧！」

「你拖我們到師範學校要多少錢？」我的朋友們問。

「一塊半錢吧！」車夫說。

「怎麼那麼貴？」我們說。

「先生！你不知道這路多難走呢，這樣吧，乾脆你給一塊錢好咧！」

「好，可是你要拖得穩！」

我們把東西先放到車上，然後我坐在車廂最裏面，那兩個朋友一個坐在外面，一個坐在右車沿上，趕車的坐在左車沿，他一聲「于，得，」騾子開始前進了，走不到幾步，那積水越發深了，騾子的四條腿都淹沒在水裏，車廂歪在一邊，我的心嚇得砰砰跳，如果稍稍再歪一些，那車廂一定要翻過來扣在水裏，這是多麼險呀！

這時候車夫用蠻勁的打那騾，打得那騾子左閃右避，腳踝上淌着鮮血，真叫我不忍心，連忙禁止車夫不許打，我們想了方法，先叫一個鄉下人把兩位朋友背過河去，

然後再把東西擎出來，車子輕了，騾子才用勁一跳，離開了那陷坑，我才算脫了險。

下了車子，一脚就踏進黃泥漩裏去，一雙白皮鞋立刻染成淡黃色的了。而且水都滲進鞋裏去，滿脚都覺得濕漉漉的。非常不舒服，顛顛簸簸，最後走到了師範學校了，可是我真不好意思進去，一雙水泥鞋若被人看見了。簡直非紅臉不可，親愛的小鳥兒們！假使你們看見了我這副形像，我想你們一定要好笑，可是你們同時也一定替我找雙乾淨的鞋襪換上。現在呢！我只有讓牠濕着。因為箱子沒有擎來，也無處找乾淨鞋子，只把襪子換了，坐在椅子上等鞋乾。

這個學校房屋破舊極了，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，牆也新塌了幾座，不過這裏的王先生待我們很忠實，心裏也就大滿意了。我們分住在幾間有雨漏的房子裏，把東西放下後，王先生請我們到館子裏去吃飯，可是我們走到所謂的大街上，原來是一條長不到十丈，闊不滿一丈的小土道，在道旁有一家飯館，也就是這鎮上唯一的大店了，我們坐下喝了一杯滿是鹹澀味兒的茶，點起菜來除了豬肉就是羊肉，我被這些肉裝滿了肚子，回來時竟胃疼起來了。

到了晚上，沒有電燈，只好點起洋蠟頭來，正想睡覺，忽聽見遠處哨子的響聲，那令人喪胆的鬚匪影子，又逼真的湧上我的心頭，這一夜我半睜着眼挨到天亮。

一天一天像囚犯坐監般的過去，也就挨過十天了。這時忽得到有車子開回北平的消息，雖然我們不願意折回去，可是通遼甯的車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開。沒有辦法，只好預備先回天津，從天津再乘船到日本去吧！

夜半後夢裏醒來，半天空正下着傾盆的大雨，第二天清晨看見院子裏積了一二尺深的水，叫人到車站問今天幾點鐘有車，誰知那人回來說，軌道又被昨夜的大雨衝壞了。——我們只得把已經打好的行李再打開，苦悶的等，足足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火車，一路走過營盤中等處，軌道都只用沙石暫墊起來的，所以車子走得像一條受了傷的蟲子一般慢。挨到山海關時，車子停下來時，前途又發生了風波，車站上人聲亂烘烘，有的說這車不往南開了。問他為什麼不開，他支支吾吾的更叫人疑心，我們也推測不出其中的奧妙。後來隱約聽見有人在低聲的說，『關裏兵變所以今夜這車不能開。』過了半點鐘光景，我的朋友鐵君又得了一個消息說：『兵變的事，完全是謠言，

車子立刻就開了！」

果然不久車子便動起來，第二天九點鐘到了天津，在天津住了幾天，又坐船到日本，……呵！親愛的孩子們，你們再想不到我又回到天津了吧！按理我應當再到北平和你們玩玩，不過我竟因了許多困難不能如願——而且直到今天我才得工夫，把這一段艱辛的旅途告訴你們，親愛的小鳥兒們，我想在這兩年中，你們一定都長高了，但我願你們還保持着從前那種純真的心！

選自東京小品

月下的回憶

晚涼的時候，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，我們便乘興登大連的南山，在南山之巔，可以看見大連全市。我們出發的時候，已經是暮色蒼茫，看不見嬌媚的夕陽影子了，登山的時候，眼前模糊，只隱約能辨人影；漱玉穿着高底皮鞋，幾次要摔倒，都被淡如扶住，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，不敢大意了。

到了山巔，大連全市的電燈，如中宵的繁星般，密密層層滿佈太空，淡如說是鑽石綴成的大衣，披在淡裝的素娥身上，漱玉說比得不確，不如說我們乘了雲梯，到了清虛上界，下望諸星，吐豪光千丈的情景爲逼真些。

他們兩人的爭論，無形中引動我們的幻想，子豪仰天吟道：『舉首問明月，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？』她的吟聲未竭，大家的心靈都被打動了，互相問道：『今天是陰歷幾時？有月亮嗎？』有的說十五；有的說十七；有的說十六；漱玉高聲道：『不用爭了！今天是十六，不信看我的日記本去！』子豪說：『既是十六，月光應當還是圓的，怎麼這時候還沒看見出來呢？』淡如說：『你看那兩個山巔的中間一片紅潤，不是月亮將要出來的預兆嗎？』我們集中目力，都望那邊看去了，果見那紅光越來越紅，半邊灼灼的天，像是着了火，我們靜悄悄地望了些時，那月兒已露出一角來了；顏色和丹沙一般紅，漸漸大了也漸漸淡了，約有五分鐘的時候；全個團團的月兒，已經高高站在南山之巔，下窺芸芸衆生了，我們都拍着手，表示歡迎的意思；子豪說：『是我們多情歡迎明月？還是明月多情，見我們深夜登山來歡迎我們呢？』這個問題提出來

後，大家議論的聲音，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靜，和夜的消沉，那酣眠高枝的鷓鴣也嚇得飛起來了。

淡如最喜歡在清澹的月下，嫵媚的花前，作蒼涼的聲音讀詩吟詞，這時又在那裏高唱南唐李後主的虞美人，誦到『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』聲調更加悽楚；這聲調隨着空氣震盪，更輕輕浸進我的心靈深處；對着現在玄妙籠月的南山的大連，不禁更回到三日前所看見污濁充滿的大連，不能不生一種深刻的回憶了！

在一個廣場上，有無數的兒童，拿着幾個球在那裏橫穿豎衝的亂跑，不久鈴聲響了，一個一個和一羣蜜蜂般地湧進學校門去了；當他們往裏走的時候，我腦膜上已經張好了白幕，專等照這形形色色的電影，頑皮沒有禮貌的行動；憔悴帶黃色的面龐，受壓迫含抑悶的眼光，一色色都從我面前過去了印入心幕了。

進了課堂，裏頭坐着五十多個學生，一個三十多歲，有一點鬚鬚的男教員，正在那裏講歷史，『支那之部』四個字端端正正寫在黑板上，我心裏忽然一動，我想這是誰的地方啊？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書——教書的又是日本教員——這本來沒有什

麼，教育和學問是沒有國界的，除了政治的臭味——他是不許藩籬這邊的人和藩籬那邊的人握手，以外人們的心都和電流一般相通的——這個很自然……

『這是那里來的，不是日本人嗎？』靠着我站在這邊兩個小學生在那竊竊私語，遂打斷我的思路，只留心聽他們的談話，過了些時，那個較小的學生說『這是支那北京來的，你沒看見先生在揭示板寫的告白嗎？』我聽了這口氣真奇怪，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氣，原來大連人已受了軟化了嗎？不久，我們出了這課堂，孩子們的談論聽不見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我們住的房子裏，燈光格外明亮；在燈光之下有一個瘦長臉的男子，在那里指手畫腳演說：『諸君！諸君！你們知道用瑪啡培養成的果子，給人喫了，比那百萬雄兵的毒還要大嗎？教育是好名詞，然而這種含毒質的教育，正和瑪啡果相同……你們知道嗎？大連的孩子誰也不曉得有中華民國呵！他們已經中了瑪啡果的毒了！……

中了毒無論怎樣，終久是要發作的，你看那一條街上是西崗子一連有一千餘家的

「胡媚，是誰開的，原來是保護治安的警察老爺，和暗探老爺們勾通地棍辦的，警察老爺和暗探老爺，都是喫了瑪啡果子的大連公學校的畢業生呵！」

他說到那里，兩個拳頭不住在桌上亂擊，口裏不住的咀咒，眼淚不竭的湧出，一顆赤心幾乎從嘴裏跳了出來！歇了一歇他又說：——

我有一個朋友，在一天下午，從西崗子路過；就見那灰色的牆根底下每一家的門口，都有一個邪形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，看見他走過去的時候，由第一個人起，連續着打起呼嘯來；這種奇異的暗號，真是使人驚嚇，好像一羣惡魔要捕人的神氣，更奇怪的，打過這呼嘯以後立刻各家的門又都開了；有妖態蕩氣的婦人，向外探頭，我那個朋友，看見她們那種樣子，已明白她們要強留客人的意思，只得低下頭，急急走過，經過他們門前，有的捉他的衣袖，有的和他調笑，幸虧他穿的是西裝，他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來歷，不敢過於造次，他纔得脫了虎口，當他纔走出胡同口的時候，從胡同的那一頭，來了一個穿着黃灰色短衣褲的工人；他們依樣的作那呼嘯的暗號；他回頭一看，那人已被東首第二家的一個高顴骨的婦人拖進去了！

唉！這不是瑪琪景的種子，開的沈淪的花嗎？

我正在回憶從前的種種，忽激玉在我肩上擊了一下說：「好好地月亮不看，却在這漆黑樹影底下發什麼怔。」

激玉的話打斷我的回憶，現在我不再想什麼了，東西張望，只怕辜負了眼前的美景！

遠遠地海水，放出寒慄的光芒來；我寄我的深愁於流水，我將我的苦悶付清光；只是那多事的月亮，無論如何把我塵濁的影子，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塊白石頭上；我對着她，好像憐她，又好像惱她；憐她無故受盡了苦痛的磨折！恨她爲什麼自己要着迹，若沒這有形的她，也沒有這影子的她了，無形無迹，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？……這累得我的靈魂受苦惱……

夜深了！月兒的影子偏了，我們又從來處去了。

選自海濱故人

吳國秋思

自從我們搬到郊外以來，天氣漸漸清涼了。那短籬邊牽延看的毛豆葉子，已露出枯黃的顏色來，白色的小野菊，一叢叢由草堆裏鑽出頭來，還有小朵的黃花在涼勁的秋風中抖顫，這一些景象，最容易勾起人們的秋思，況且身在吳國呢！低聲吟着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之句，這個小小的靈宮，是瀰漫了悵惘的情緒。

書房裏格外顯得清寂，那窗外蔚藍如碧海似的青天，和淡金色的陽光。還有挾着桂花香的陣風，都含了極強烈的，挑撥人類心弦的力量，在這種刺激之下，我們不能繼續那死板的讀書工作了，在那一天午飯後，波便提議到附近吉祥寺去看秋景，三點多鐘我們乘了市外電車前去，——這路程太近了，我們的身體剛剛坐穩便到了。走出長雨道的車站，繞過火車軌道，就看見一座高聳的木牌坊，在橫額上有幾個漢字寫着『井之頭恩賜公園』。我們走進牌坊，便見馬路兩旁樹木蔥蘢，綠陰匝地，一種幽妙的意趣，縈繞腦際，我們怔怔的站在樹影下，好像身入深山古林了。在那枝柯掩映

中，一道金黃色的柔光正蕩漾着。使我想像到一個披着金綠柔髮的仙女，正赤着足，踏着白雲，從這裏經過的情景。再向西方看，一抹彩霞，正橫在那疊翠的峯巒上，如黑點的飛鴉，穿林翻翻，我一縷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派，我要吩咐征鴻把牠帶回故國吧！無奈牠是那樣不着迹的去了。

我們徘徊在這濃綠深翠的帷幔下，竟忘記前進了。一個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，脚上穿着木屐，提塔提塔的來了。他向我們打量着，我們為避免他的覬視，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經過這一帶森林，前面有一條鵝卵石堆成的斜坡路，兩旁種着整齊的冬青樹，只有肩膀高，一陣陣的青草香，從微風裏蕩過來，我們慢步的走着，陡覺神氣清爽，一塵不染，下了斜坡，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東洋式的茶館，裏面設了幾張小矮几和坐褥，兩旁列着櫃台，紅的蜜橘，青的蘋果，五色的雜糖，錯雜的羅列着。

『呀！好醇熟的地方！』我不禁失聲的喊了出來。於是潛藏在心底的印象，陡然一幕幕的重映出來，唉！我的心有些抖顫了，我是被一種感懷已往的情緒所激動，我的雙眼怔住，胸膈間充塞着悲涼，心弦凌緊的搏動着。自然是回憶到那些曾被流年蹂

隨過的往事：

「唉！往事，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！」我悄悄的獨自嘆息着。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副遺真的圖畫在現出來……

一羣驕傲於幸福的少女們，她們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，當她們將由學校畢業的那一年，會隨了她們德高望重的教師，帶着歡樂的心情，渡過日本海來訪蓬萊的名勝。在她們登岸的時候，正是暮春三月櫻花亂飛的天氣。那些綉錦點翠的花樹，都是使她們樂遊忘倦。她們從天色才黎明，便由東京的旅舍出發；先到上野公園看過櫻花的殘粧後；又換車到井之頭公園來。這時疲倦襲擊着她們，非立刻找個地點休息不可。最後她們發現了這個位置清幽的茶館；便立刻決定進去吃些東西。大家團團圍着矮檯坐下，點了兩壺龍井茶，和一些奇甜的東洋點心，她們吃着喝着，高聲談笑着，她們真像是才出谷的雛鶯；只覺眼前的東西，件件新鮮。處處都富有生趣。當然她們是被擱在幸福之神的懷抱裏了。青春的愛嬌，活潑協樂的心情，她們是多麼可豔羨的人生呢！

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毀壞了！誰能相信今天在這裏低徊追懷往事的我，也正是當年幸福者之一呢！哦！流年，殘刻的流年呵！牠帶走了人間的愛嬌，牠蹂躪了英雄的壯志，使我站在這似會相識的樹下，只有嚙淚，我有什麼方法，使年光倒流呢！

唉！是僅僅是九年後的今天。呀，這短短的九年中，我走的是崎嶇的世路，我攀緣過陡峭的崖壁，我由死的絕谷裏逃命，使我嘗着忍受由心頭淌血的痛苦，命運要我喝乾自己的血汁，如同喝玫瑰酒一般……

唉！這一切的刺心回憶，我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淚滴，連忙離開這容易激動感情的地方吧！我們便向前面野草漫徑的小路上走去，忽然聽見一陣悲憫的啼噓聲，我彷彿看見張着灰色翅翼的秋神；正躲在那厚密的枝葉背後。立時那些枝葉都息息索索的顫抖起來。草底下的秋蟲，發出連續的唧唧聲，我的心感到一陣陣的淒冷；不敢向前去，找到路旁一張長木櫬子坐下。我用滯呆的眼光，向那一片陰陰森森的叢林裏睜視，管微風分開枝柯時；我望見那小河裏的潺湲碧水了。水上瀾起一層波紋，一隻小划子，從波紋上溜過。兩個少女搖着槳，低聲唱着歌兒。我看到這裏，又無端感觸起

來，覺得喉頭梗塞，不知不覺嘆道：

『故國不堪回首，』同時那北海的紅漪清波浮現眼前，那些手攜情侶的男男女女。恐怕也正搖着畫槳，指點着眼前清麗秋景。低語款款吧！况且又是菊茂蟹肥時候，料想長安市上，車水馬龍，正不少歡樂的宴聚，這飄泊異國，秋思淒涼的我們當然是無人想起的。不過，我們却深深的眷懷着祖國，渴望得些好消息呢！况且我們又是神經過敏的，揣想到樹葉凋落的北平，淒風吹着，冷雨灑着的這些窮苦的同胞，也許正向茫茫的蒼天悲訴呢！唉，破碎紊亂的祖國呵！北海的風光不能粉飾的寒愴！今雨軒的澄紅酒綠，不能安慰憂患的人生，深深眷念着祖國的我們，這一顆因熱望而顫抖的心，最後是被秋風吹冷了。

選自東京小品

雷峯塔下

——寄到碧落——

涵！記得吧！我們徘徊在言臺塔下，地上芊芊碧草，間雜着幾朵黃花，我們並肩坐在那軟綿的草上，那時正是四月間的天氣，我穿了一件淺芝麻紗的袂衣，你採了一朵黃花插在我的衣襟上，你彷彿怕我拒絕。你羞澀而微怯的望着我，那時我真不敢對你逼視，也許我的臉色變了，我只覺心臟急速的跳動，額際彷彿有些汗濕。

黃昏的落照，正射在塔尖，紅霞濺射於湖心，輕舟鬪槳，又是一雙雙情侶，在我們面前泛過。涵！你放大胆子，悄悄的握住我的手，——這是我們頭一次的接觸，可是我心裏彷彿被利劍所穿，不知不覺落下淚來，你也似乎有些抖顫，涵！那時節我似乎已料到我們命運的多麼多難！

山脚上忽湧起一朵黑雲，遠遠的送過雷聲，——潮上的天氣，晴雨最是無憑，但我們懷戀着，忘記風雨無情的吹淋，頃刻間豆子般大的雨點，淋到我們的頭上身上，我們來時原帶着傘，但是後來看見天色晴朗，就放在船上了。

雨點夾着風沙，一直吹淋。我們拚命的跑到船上，彼此的衣裳都濕透了，我頓感到冷意，伏作一堆，還不寒抖顫，你將那墊的氈子，替我蓋上，又緊緊的靠着我，

涵！那時你還不敢對我表示什麼！

晚上依然是好天氣，我們在湖邊的椅子上坐着，看月。你悄悄對我說：『雷峯塔下，是我們生命史上一個大痕跡！』我低頭不能說什麼，涵！真的！我永遠覺得我們沒有幸福的可能！

唉！涵！就在那夜，你對我表明你的心曲，我本是怯弱的人，我雖然恐懼着可怕的命運，但我無力拒絕你的愛意！

從雷峯塔下歸來，一直四年間，我們是度着悲慘的戀念的生活。四年后，我們勝利了！一切的障礙，都在我們手裏粉碎了。我們又在四月間來到這裏，而且我們還是住在那所旅館，還是在黃昏的時候，到雷峯塔下，涵！我們那時是毫無所拘束了。我們任情的擁抱，任意的握手，我們多麼驕傲！……

但是涵！又過了一年。雷峯塔倒了，我們不是很懷然的惋惜嗎？不過我絕不會想到，就在這一年十月裏你拋下一切走了，永遠的走了！再不想回來了！呵！涵！我從前惋惜雷峯塔的倒塌，現在，呵！現在，我感謝雷峯塔的倒塌，因為牠的倒塌，可以

撲滅我們的殘痕！

涵！今年十月就到了。你離開人間已經三年了！人間漸漸使你淡忘了嗎？噯！父親年紀老了，每次來信都提起你：你們到底是什麼因果？而我和你確是前生的冤孽呢！

涵！去年你的二週年紀念時，我本想爲你設祭，但是我住在學校裏，什麼都不完全，我記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，向空焚化了。你到底有靈感沒有？我總癡望你，給我托一個清清楚楚的夢，但是那有？！

只有一次，我是夢見你來了，但是你爲什麼冷淡？果然是緣盡了嗎？涵你拋得下走了，大約也再不戀着什麼！不過你總忘不了雷峯塔下的痕跡吧！

涵！人間是更悲慘了！你走後一切都變更了，家裏呢；也是樹倒猢猻散，父親的生意失敗了！兩個兄弟都在外洋飄蕩，家裏只贖母親和小弟弟，也都搬到鄉下去住，父親忍着傷悲，仍在洋口奔忙，籌還拖欠的債，涵！這都是你臨死而不放心的事情，但是現在我告訴了你，你也有點眷戀嗎？

我！大約你是放心的，一直扎揸着呢，涵！雷峯塔已經倒塌了，我們的離合也都應驗了。——今年是你死後的三週年——我就把這斷藕的殘絲，敬獻你在天之靈吧！

選自曼麗

著作家應有的修養

所謂著作家，當然不僅是文學的著作家而已，其他如社會科學，哲學等著作亦統稱之爲著作家。但本文所說的著作家，是專指文學的著作家而言，而且還是指文學創作家而言，當然我不是學者，我僅僅是個努力創作的人而已，我所要說的話，也不過是我的本行了。

但是文學創作者，與學者，究竟有什麼不同之點呢？簡略說起來，文學創作者着重感情，富主觀，憑藉於剌那間的直覺，而描寫事物，創造境地；不模倣，不造作，情之所至，意之所極，然後，發爲文章，其效用則在安慰人生，刺激人生，鞭策人生。

至於學者呢，正處於相反的地位，是重理智，要客觀，憑藉於系統的研究攷證諸家之言，博覽羣書，然後整理之，增補之另成一家之言，其效果使人不費若干心力，而能知古往今來一切事實，增加人類知識。

二者的異同如此而已，但亦有例外，即文學創作家亦有略帶學者氣味，而學者亦有略帶文學創作家之精神者，如莎士比亞的歷史戲劇，不得不以歷史為背景，故必須研究歷史事實，又如易卜生的問題劇，乃以社會問題為背景，即不能不研究，當時威的社會情形，尤其帶學者氣味而創作者，即兒童文學家，第一須知兒童的心理，及當時教育的情形，同時亦須有詩的靈魂，美的辭藻，而後才告厥成。

又如英國羅素的數理哲學；即給我們人類正確數上的觀念，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，是用歷史的方法，推繹整理中國古哲學之學說，予吾人一個清楚的觀念。

但是一個大學者能成一家之言者，亦略有創作之成份，如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，其中有一章說到未來的世界與文明，這是根據以前的事實而推測想像未來的世界。唯此與藝術家的創作略有所不同。又如王維的紅樓夢評論即以其個人的人生觀來

解釋紅樓夢的內容，及其真正的價值。

文學創作家，和學者的界限，既已說明，其次就要說到創作家在文化上所佔的地位了。

人類的文化的內在的活動，是在思想方面，其他如政治軍事等都不過是這思想的表現，所以欲改革時代，第一須改革思想。創作家譬如是在人類心靈上建築一些東西，這些東西的活動比什麼都猛烈，如盧騷的寫民約論，愛米爾新愛路意司，於是促成法國的大革命，又如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，其影響於當時青年的思想極大，又如英國的Burns夫人，著黑奴籲天錄，是在林肯時代出版的，因此引起林肯及各國人士的同情，而有「南北」戰爭，黑奴竟得以釋放。又如俄國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中，對無產階級表示同情，杜斯妥也夫斯基，他的小說中，有描寫資本家壓迫平民的，因此而激起共產革命，

照上面的話看來，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上，種種的進展，變化，走到山窮水盡時，都由幾個有力的作家，引導羣衆，另闢一條新路，因之由幾個創作家的作品中，

也可以看出時代的轉變來，——這當然爲了創作家的感覺特別靈敏。同情特別深，所以有此功效。

英國詩人雪萊的西風歌中，有一句話道：「願你當我是一隻喇叭，將新思想吹向人類。」這很可以證明創作家在文化上所佔的地位，如何重要了。

文學的特質，既已說清楚了，現在該說到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了。我以爲創作家的修養，可分兩方面來說：

一、內質方面的修養。

二、外形方面的修養。

內質方面的修養，可分爲思想，想像，感情，三種。

思想方面，創作家的思想，不但直接影響其作品的本身，同時也能影響到社會上的羣衆，所以一個創作家應當怎樣磨礱其思想，應如何盡量吸收社會種種的現象，作爲對社會批評的準則，及引導人類而開闢一條新路徑，都是很重要的問題。例如有許多作家，他們很能忠實的觀察人生，也能很技巧的表現人生，但能給我們以一條新路

的，究竟還是太少，所以創作家尤應在這一點上努力修養。

想像方面，根據既往的經驗，而成功一個新的想像，這就是所謂想像，——而想像力是組織一篇文章必要的元素，如果有了很好的思想，也有了象徵遠想的人物，而作者缺少想像這些人物的個性的能力。那麼這作品必有不真切的描寫，和矯揉造作的弊病了，同時也必失掉文學感人之力，想像力之重要可知而知，所以創作家必努力修養其豐富的想像力，——這當然一部份還是要靠天才，不過果能忠實的生活，細密的生活，也未嘗無助於想像力。

感情方面，這一點要比以上的兩點，與文學發生更密切的關係，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學的特徵，譬如思想，想像，就是哲學家，科學家，也缺少不得的，只有感情，是文學所特別需要的，而是哲學科學所摒棄的。

感情對於文學既有如是密切的關係，然則創作家對於感情應如何修養呢？

在過去的文學上，我們可以找出作家永不朽的感情，那不是小我自私自利的情，而是大我的同情，如鄭板橋，蘇東坡，杜甫這一類的人。那一個不是富於同情心的

呢，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：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——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，及鄭板橋，於淮安舟中寄弟屢書說：「以人爲可愛，而我亦可愛矣，以人爲可惡，而我亦可惡矣，東坡一生覺得世人沒有不好的人，最是他的好處。……」

這些無猜忌，無偏私的博愛的同情心，正是文學家所需要的。如果文學家缺少了同情心，他的作品也就缺少了靈魂，永也不能引起人間的共鳴，慰藉人生；鼓勵人生的功效也要抹煞了。

所以我們在這裏可以得一個結論：就是文學創作家，內質方面的修養；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，有透澈的觀察，能找出人間的癥結，把浮光下的醜惡，不客氣的，忠實的披露出來，使人們感覺有找尋新路的必要。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徬徨的人們，引導他們向前去，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，去溫慰人間的悲苦者，鼓勵世上的怯懦者。

這本不是很容易成功的事，一個作家，能作到這一步，恐怕要盡他畢生的歲月在

修養，在努力，最後才能有與日月爭光的作品，貢獻於人間，著作家勉力吧！

其次當然要討論到外形的方面來了。外形雖然僅僅是技巧問題，但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問題，一個作家內在的精神，能夠表現到幾分，那就要看他的技巧有幾分了。你如有十分的技巧，當然可以表現你十分的內在精神，否則你縱有好思想，好材料，而沒有剪裁的能力，結構的方法，調協音律的功夫，便不能引人入勝。好像一個鄉下的土財主，他縱有幾千幾萬的財產，但他不會運用，只是挖個土窖，把財產埋在裏面。誰又知道他是個大財主呢！創作家只有內在的精神，而無表現的能力，也正如土財主不會運用他的財產一樣的可惜。

技巧既然如是重要，那麼我們的創作家，又應怎樣修養呢？我以為除去多寫多看之外，還應當多改，修改，對於文字技巧的進步，是極有效的，所以我們的作家託爾斯泰，他每次作稿，總要多次的修加，把一章原稿，改得幾乎都看不清了。然後經他的夫人替他騰清，放在他的書桌上，預備他第二天寄出去，那曉得他第二天從樓上走下來，把那騰清的稿子，看了一遍，又不知不覺的要改削起來，直改到連自己都覺得

對不起替他騰清的夫人了，於是他對夫人說：『吾愛！我一定不再改了。』但這又有什麼用呢，不久他仍然還是要改的。有時甚至這稿子已經寄出去了，他忽覺得某兩字不妥當，便立刻打電報去更正，由此可見他對於文學的技巧，是如何的苦修，又是如何的忠實了。

有了好的技巧，又有好的思想，豐富的想像，熱烈的感情，便可以作一個成功的創作家了。有志於文學的人，你們讀了這篇文章，當知所努力了吧！

選自東京小品

今後婦女的出路

時代的輪子不停息的在轉動，易卜生早已把婦女的出路指示了我們。當然娜拉的出走，是不容更有所遲疑的。不過在事實上，娜拉究竟是少數，而大多數的婦女呢，仍然作着傀儡家庭中的主角。而且有一些懶散慣的婦女，她們拏擁護母權作擋箭牌，暗地裏過着寄生的享樂生活。另有一部份人呢，因為腦子裏仍存着封建時代的餘

毒；認定「男治外女治內」的謊謬議論，含辛茹苦作一個無個性的柔順賢妻，操持家務的良母。同時許多男性中心的教育家，惟恐婦女有了本事，不利於男人們；便極力的反對婦女到社會上去，什麼婦女的智力體力趕不上男人囉，又是賢妻良母是婦女唯一的天職囉，擎這些片面之辭的帽子壓到婦女頭上，使她們不得不回到家裏去。

其結果呢，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。二失掉了社會的地位。三埋沒了個性。真是爲害不淺呢！不信，聽我細細說來：

一、失掉了獨立的人格婦女回到家裏去，她們的世界除了家庭還是家庭，她們所應付的，也僅僅是家庭裏的幾個人，她們的能力，也僅僅懂得一些瑣碎雜務的操持，一旦叫她們離開家庭到社會上來，對於一切都感到陌生，無法應付，結果只好躲在男人背後；受盡他們的支配，任他們去宰割，愛之當寶貝，惡之棄若敝屣；而婦女呢，還得繼續受下去。因爲她們已失掉了獨立的人格。這種結果，便造成畸形的病態的社會了。

二、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不論男女，天經地義的應取得社會地位。人類對於社會負

有義務，當然也應享有權利。而婦女們對於社會似乎不負責任，當然社會的一切利權，設施，也只以男子爲對象。但是婦女爲什麼對社會不負責任？爲什麼不想享受社會上的權利？不怪別的！只怪她們錯誤了。她們把自己鎖在家裏，使男子得有壟斷社會事業的機會，使男子的勢力膨脹到，壓得婦女不能喘氣，唉，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呢！

三、埋沒了個性 婦女的天性，果然有些和男子不同，但不同，同，也要看環境的，如果男女的環境完全一樣，其不同之點，與其說是心理上的，不如說是生理上的更多些，而生理上的不同，也可以加以人力，而使之能力方面，無所差別。比如說鄉間的婦女，她們能鋤地，挑柴。男人呢，也能作裁縫理髮等細膩工作，如此看來，人類只有個性的差異，而無男女間的軒輊，所以婦女們雖有喜歡在家庭操持家務，撫育兒女的，但也有許多人是喜歡作科學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工程師、醫生種種的事業，而既往的婦女，也爲了回到家裏去，埋沒了個性，牛馬般的作着不願意作的工作。這不但是婦女的損失，也是國家的損失，甚至還是人類的損失呢！

就以上三點看來，主張婦女回到家裏去的論調，當然算不得正確。不過在家庭制度還存在的今日，我們也不能說所有的婦女都到社會上去，置家事於不顧。那麼如之何而後可呢？我以為家庭是男女共同組織成的，對於家庭的經濟，固然應當男女分担；對於家庭的事務，也應當男女共負。除了婦女在生育期中，大家都當就其所長服務社會，求得各人經濟之獨立。男女間只有互助的，共同的生活，而沒有倚賴的生活。

至於對於家務的料理，子女的教養，職業婦女似乎有不能兼顧之弊，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，并且也不是絕對沒有補救的方法，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性近於家事，而妥當的保姆，替我們整理家務，保育子女，在她們也是一種職業，不害她們的人格獨立，經濟獨立，個性發展，種種方面，這所謂之兩不相害而且相成。

所以我對於今後婦女的出路，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，逃出傀儡去過人類應過的生活，不僅僅作個女人，還要作人，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了。

選自東京小品



一九三六年八月初版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
實價國幣二角四分

編者 侯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上海自來水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開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廬隱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廿六年二月四日

